

儒林外史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次序：—

- | | | |
|------|---------------------|--------------|
| (1) | <u>吳敬梓傳</u> | <u>胡適</u> |
| (2) | <u>吳敬梓年譜</u> | <u>胡適</u> |
| (3) | <u>新敍</u> | <u>陳獨秀</u> |
| (4) | <u>新敍</u> | <u>錢玄同</u> |
| (5) | <u>原敍</u> | <u>閑齋老人</u> |
| (6) | <u>原跋</u> | <u>上元，金和</u> |
| (7) | <u>原敍</u> | <u>惺園退士</u> |
| (8) | <u>四版校讀後記</u> | <u>汪原放</u> |
| (9) | <u>標點符號說明</u> | <u>汪原放</u> |
| (10) | <u>目錄</u> | 五十五回 |
| (11) | <u>正書</u> | 五十六回 |
| (12) | <u>附錄</u> | (即第五十六回) 一回 |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188
15
v1

吳敬梓傳

胡適

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櫟，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生於清康熙四十年，死於乾隆十九年（西歷一七〇一

——一七五四）他生在一個很闊的世家，家產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錢，不久就成了一

個貧士。後來他貧的不堪，甚至於幾日不能得一飽。那時清廷開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

趙國麟薦他應試，他不肯去。從此，「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後來死在揚州，年紀只有五十四歲。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詩集七卷，文五卷（據金和儒林外史跋）詩說七卷（同）

又儒林外史小說一部（程晉芳吳敬梓傳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評本五十

六卷，齊省堂本六十卷）據金和跋，他的詩文集和詩說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



傳世間，爲近世中國文學的一部傑作。

他的七卷詩，都失傳了。

王又曾（穀原）丁辛老屋集裏會引他兩句詩：『如何父師

訓，專儲制舉材。』這兩句詩的口氣，見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晉芳拜書亭

稿也引他兩句：『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煙委麴塵。』——可以想見他的詩文集裏定有

許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傳了，我們只能用儒林外史來作他的傳的材料。

儒林外史這部書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見識高超，技術高明。這書的『楔子』一回，

借王冕的口氣，批評明朝科舉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

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全書的宗旨。

書裏的馬二先生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

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

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到本朝用

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段話句句是恭維舉業，其實句句是痛罵舉業。末卷表文所說：「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於資格，則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這個道理。國家天天掛着孔孟的招牌，其實不許人「說孔孟的話」，也不要人實行孔孟的教訓，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試帖詩；其餘的「文行出處」都可以不講究，講究了又「那個給你官做？」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醜態，知道官的醜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學問比八股文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了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看他寫周進，范進那樣熱中的

可憐，看他寫嚴貢生，嚴監生那樣貪吝的可鄙，看他寫馬純上那樣酸，匡超人那樣辣。又看他反過來寫一個做戲子的鮑文卿那樣可敬，一個武夫蕭雲仙那樣可愛。再看他寫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諸人學問人格那樣高出八股功名之外——這種見識，在二百年前，真是可驚可敬的了！

程晉芳做的吳敬梓傳裏說他生平最恨做時文的人；時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們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罵八股文人，有幾處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來指出。我單舉兩處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寫范進的文章，周學臺看了三遍之後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寫范進死了母親，去尋湯知縣打秋風，湯知縣請他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舉人因為居喪不肯舉杯箸。湯知縣換了磁杯象牙箸來，他還不肯用。

『湯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後來看見他在

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這種絕妙的文學技術，絕高的道德見解，豈是姚鼎、方苞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最妙的是寫湯知縣、范進、張靜齋三人的談話：

張靜齋道：『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

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

靜齋道：『諱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

五名。』

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

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鐸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上惱了，把

劉老先生貶爲青田縣知縣，又用毒藥擺死了。』湯知縣見他說的一口若懸

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

這一段話寫兩個舉人和一個進士的『博雅』寫時文大家的學問，真可令人絕倒。這又豈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夢見的嗎？

這一篇短傳裏，我不能細評儒林外史全書了。

這一部大書，用一個做裁縫的荆元做

結束。

這個裁縫每日做工有餘下的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歡喜做詩。

朋友問他道：『你

既要做雅人，爲甚麼還要做你這貴行？

何不同學校裏人相與相與？

他道：『我也不是

要做雅人。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

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

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

況且那些學校裏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

我相與？

我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

我又不

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是真自由，真平等，——這是我們安徽的一個大文豪吳敬梓想要造成的社會心理。

本傳附錄

以下四種附錄都是從程晉芳的集子裏鈔出來的。程晉芳字魚門，是程廷祚

（綿莊）的族姪孫。程綿莊即是儒林外史的莊紹光，程魚門大概即是他的

姪子莊濯江（名潔）。我本想替儒林外史做一篇考證，不幸我病了，不能做

文章，只能把這篇舊傳來充數。手邊恰巧有程魚門的集子，就叫我的姪兒們

鈔出這幾篇做附錄，要使人知道儒林外史的考證材料並不十分難尋。程魚

門還有弔馮粹中（即馬純上）的詩，又有弔朱草衣（即牛布衣）的詩，也都

可用作材料，但與本傳無關，故不鈔了。胡適。

（一）吳敬梓傳

程晉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

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口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

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嘍，未嘗爲來日計。

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恆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

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悵悵，欲構

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哀囊中

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

先是，先生子煊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穀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

其殯於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

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倣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

爭傳寫之。

子三人，長即煊也，今官寧武府同知。

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於敏軒。抵淮訪余，檢其橐，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

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有筆墨，不煩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

窳其躬，傳其學，天之於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二) 懷人詩 十八首之一

程晉芳春帆集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遊

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牕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

寐，歸去澄江邊。白門三日雨，竈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春焉。外史紀儒林，刻

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三) 寄懷嚴東有三首之一

程晉芳白門春雨集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

書牖，發詠驚鷗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烟青。頻蠟雨中屐，

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烟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

鏤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青。

(四) 哭吳敏軒

程晉芳拜書亭稿

三年別意語纏綿，記得維舟水驛前。轉眼詎知成永訣，拊膺直欲問蒼天。
 生耽白下殘烟景，死戀揚州好墓田。(1)塗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贖典衣錢！
 沈醉鑪邊落拓身，從教吟鬢染霜新。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慮我貧。
 曾擬篇章爲社侶，空將雞黍問陳人。板橋倦柳絲絲在，誰倚春風咏麴塵？(2)
 促膝閉窗雨洒燈，重尋歡讌感偏增。艷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3)
 身後茅堂餘破漏，當年丹篆想飛騰。過江寒浪連天白，忍看靈車指秣陵。

(1) 時客死邗上。

前一夕，屢誦禪智山光之句。

(2) 君詩有云：『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塵。』

爲時所稱。

(3) 君好爲禪說，故及之。

儒林外史

吳敬梓傳



吳敬梓年譜

(一) 家世

全椒吳氏，遠祖以永樂時『從龍』的功勞，『賜千戶之實封，邑六合而剖符。』迨轉弟而讓襲，歷數葉而遷居。』(文木山房集移家賦) 按先生自注，轉弟是遷到全椒的始祖。他家起先業農，後來行醫；移家賦說：

爰負耒而橫經，治青囊而業醫……翻玉版之真切，研金匱之奧奇。(參看儒林

外史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

吳敬梓的高祖吳沛，沛父吳謙，謙父吳鳳。(陳廷敬吳國對墓誌，見耆獻類徵卷百十五)

吳沛字海若，是一個廩生；陳廷敬說他『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他的事蹟見全椒

志卷十，頁四四。移家賦寫他的高祖很詳細；有云：

自束髮而能文，及勝衣而稽古；紹絕學於關閩，問心源於鄒魯……貧居有等身之書，干時無通名之謁。

吳沛著有詩經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志，卷十五）

吳沛生子五人，『四成進士，一爲農，終布衣。』這五人的名字是：國鼎，國器，國縉，國對，

國龍。（次第見吳國對墓誌）

吳國鼎，字玉鉉，崇禎癸未進士，（明進士題名錄注六合籍）授中書舍人。有蕙園集

及詩經講義。（志十，參志十五）

吳國龍，字玉駟，也是崇禎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清順治時，他降了清朝；康熙初，授工

科給事中，改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後來轉到禮科掌印給事中。他雖是貳臣傳中人物，但做

諫官時頗有聲名，有吳給諫奏稿八卷，心遠堂集三十四卷。（志十，頁十六；參志十五）

吳國縉，字玉林，順治壬辰進士，改教職，做江寧府教授。志上稱他『性開敏，於書無所

不讀。』有詩韻正五卷，世書堂集四十卷（志十，又十五）。

吳國器，字玉質，以布衣終老，道德甚高，王士禛有『用韋左司寄全椒道士韻，追贈國器，甚稱美之』（志十一）。

移家賦自注云，『布衣公無疾而終，人傳仙去。』

這四人是吳敬梓的伯叔曾祖。他本身的曾祖吳國對，字玉隨，號默巖，和國龍是雙生的。國對排行第四，但他登第却在最後，直到順治甲午中舉人，戊戌中第一甲第二人（俗稱探花）。

移家賦說：

似子固兄弟四人，吾先人獨傷晚遇。常發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三殿臚

傳，九重溫語，宮燭宵分，花磚月午。張珊瑚於海隅，懸藻鑑於畿輔。詔分玉局

之書，渴飲金莖之露。羨白首之詞臣，久赤墀之記注。

海隅的珊瑚指他典試福建，畿輔的藻鑑指他提督順天學政。末兩聯指他由編修做到侍讀。賦中說他『發憤揣摩，遵道得路』也是寫實的。他是一個八股大家，方嶠做文木山

房集序曾說：

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內；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李文貞公其一也。

但方嶠又說他的『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全椒志（十，頁四五）也說他『才學優贍，工詩賦，善書；言論丰采爲一時館閣所推重』（全椒新修的志，末尾附有他的序）陳廷敬作他的墓誌說：

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爲詩；其愁憂懽愉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恆發之於詩，名曰詩乘。

他的遺集後來編爲賜書樓集二十四卷。（全椒志十五）

据陳廷敬的吳國對墓誌，國對生三子，長子名旦，次名勛，次名昇。

吳旦即是吳敬梓的

祖父，字卿雲，增監生，考授州同知，是一個孝子，事蹟見全椒志孝友傳。

陳廷敬說：『旦賢而有文。』

但他死的很早，故移家賦不提到他的歷史。全椒志藝文志說他有月潭集。

吳旦的親弟吳勛也在孝友傳，幼弟吳昇是一個舉人。吳國龍的兒子吳昺，中康熙三

十年榜眼，很有文名，著有卓望山房集及玉堂應奉集，曾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選掌局官。他的哥哥吳晟也是康熙年間的進士，也有文學的名譽。

所以吳敬梓自己寫他會祖以後的家世道：

五十年中，家門鼎盛。陸氏則機雲同居，蘇家則軾轍並進。子弟則人有鳳毛，門巷則家誇馬糞。綠野堂開，青雲路近……厄茜有千畝之榮，木奴有千頭之慶……故物唯存於簪笏，舊業不繫於貂璫……圖史與肘案相錯，綺襦與軒冕俱忘……鼎文有證謬之辨，金根無誤改之傷。羨延陵之蜀子，擅海內之文章……（移家賦）

這一段可以比較儒林外史第三十回郭鐵筆說的『尊府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尙書』一大段。三鼎甲其實只有兩個：一個榜眼，一個探花。杜少卿的會祖，外史說是狀元，其實是探花吳國對。國對有賜書樓集，外史第三十一回寫杜少卿的家中，『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可以互證。

吳敬梓的父親生在這個環境裏，看慣了富貴與文學，覺得不很可貴，所以他立志要做聖賢了。移家賦注裏說他父親曾做「贛榆教諭捐貲破產興學宮」。我們靠這一點線索，在全椒志卷十二，頁二四上，尋出他名叫吳霖起，（陳廷敬也說吳旦生一子，名霖起）是康熙丙寅（一六八六）的拔貢，做江蘇贛榆縣的教諭。志裏沒有他的傳，但移家賦說他的生平很詳細：

吾父於是仰而思，坐以待；網羅於千古，縱橫於百代；爲天下之楷模，識前賢之紀載。……講學鄒嶧，策名帝都。摩石鼓之文，聽圓橋之書。當捧檄之未決，念色養之堪娛。……方遂茅容之願，遽下臯魚之泣；肝乾肺焦，形變骨立。……喪葬既畢，精業維勤；卷之萬象，揮之八垠；守子雲之玄，安黔婁之貧。觀使才於履屐，作表帥於人倫。……馬帳溢執經之客，鹿車駢問字之人。

贛榆在江蘇的東北海邊，故賦中說：

暮年鬻舍，遠在海濱；時矩世範，律物正身。……鮭菜蕭然，引觴徐酌；見橫舍之既

修歌泮水而思樂。

末二句指他捐產修學宮的事。後文又有注云，

先君於壬寅年（一七二二）去官，次年辭世。

儒林外史裏寫杜少卿的父親「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第三十四回），又說他做「江西贛州府知府」（第三十一回）。贛州是暗射贛榆縣；因為要說他做知府，所以不能不說中進士了。第三十一回杜慎卿說：

我那伯父是個清官，家裏還是祖宗丟下的些田地。

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

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是個馱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馱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拏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

這一段說他父親丟官的原因，可以補志傳的不完。

吳霖起死後，家業遂衰。移家賦接着說：

於是君子之澤，斬於五世。兄弟參商，宗族詬詈。假蔭而帶狐令，賣婚而締雞肆。……侯景以兒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販鬻祖曾，竊貲阜隸。若敖之鬼，餒而廣平之風衰矣！

總結上文，作為一表：



(三) 年譜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他的事蹟略見程晉芳做的傳，和我前年做的小傳。近年我買得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四卷。這是意外的發見，不可不說是『吳迷』的報酬。因此，我用此書做底本，參考別的書，做成這篇年譜，略補我的前傳缺漏的罪過。

康熙四十，辛巳（一七〇二）先生生。

是時，顧炎武已死了二十年，黃宗羲已死了六年。

先生的朋友程廷祚（生一六九一）已生了十年。

康熙四一，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二歲。

是年萬斯同死。

康熙四三，甲申（一七〇四）先生四歲。

閻若璩死，顏元死，尤侗死。

康熙四四，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歲。

全祖望生。

康熙四八，己丑（一七〇九）先生九歲。

朱彝尊死。

康熙五十，辛卯（一七一）先生十一歲。

王士禎死。

康熙五二，癸巳（一七一三）先生十三歲。母死。

集中贈僧宏明詩，『昔余十三齡，喪母失所恃。』

康熙五三，甲午（一七一四）先生十四歲，隨父到贛榆縣教諭任所。

贈僧宏明詩，『十四從父宦，海上一千里。』

康熙五五，丙申（一七一六）先生十六歲。

毛奇齡死。袁枚生。

康熙五七，戊戌（一七一八）先生十八歲。

友人程晉芳生。同里親友金兆燕（棕亭）生。

康熙五九，庚子（一七二〇）先生二十歲。中秀才。

庚戌除夕詞，『落魄諸生十二年。』

康熙六一，壬寅（一七二二）先生二十二歲。父去官。

移家賦注，『先君於壬寅年去官，次年辭世。』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先生二十三歲。父死。

是年戴震生。

雍正三，乙巳（一七二五）先生二十五歲。

蔣士銓生。

雍正八，庚戌（一七三〇）先生三十歲。有庚戌除夕客中的減字木蘭花詞八首。

八首詞裏，頗多傳記材料，今摘錄一些：

第一首云：

今年除夕，風雪漫天人作客。三十年來，那得雙眉時暫開？

第二首云：

昔年游冶，淮水鍾山朝復夜。金盡床頭，壯士逢人面帶羞。王家曇首，伎識歌

聲春載酒。白板橋西，贏得才名曲部知。

第三首云：

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馬輕裘笑我貧！

依這兩首看來，吳敬梓的財產是他在秦淮河上嫖掉了的。儒林外史裏的杜少卿，似

乎還少寫了這一方面。但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說他

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

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這就是『田廬盡賣，鄉里傳爲子弟戒』一句的說明了！

第五首云：

哀哀吾父，九載乘箕天上去。一按先生之父死於癸卯，至庚戌只有八年，此云九年，是算到次年元旦。弓冶箕裘，手捧遺經血淚流。劬勞慈母，野屋荒棺拋露久。未卜牛眠，何日瀧岡共一阡？

据此，先生之母也死了幾年了，到庚戌還不會安葬。

第六首云：

閨中人逝，取冷中庭傷往事。買得厨娘，消盡衣邊荀令香。愁來覽鏡，憔悴二

毛生兩鬢。欲覓良緣，誰喚江郎一覺眠？

据此，先生之妻也死了。此時只有一妾，尙未續娶。集中有輓外舅葉草牕翁詩云：

吳中有耆碩，轉徙淮南地。自號草牕翁，所師儲貸季。愛女適狂生，時人嘆高義……

是先生之妻姓葉，是一個儒醫的女兒。

第八首云：

奴。逃。僕。散，孤。影。尚。存。渴。睡。漢。明日。明年，踪。跡。浮。萍。劇。可。憐。秦。淮。十。里，欲。買。數。椽。常。寄。此。風。雪。喧。豕，何。日。笙。歌。畫。舫。開。

這首前半說的是王鬚子拐了銀子逃走的影子；後半已有移家南京的意思了。末

句還是做『笙歌畫舫』的夢！

雍正九，辛亥（一七三一），先生三十一歲。

友人嚴長明生。

雍正十一，癸丑（一七三三），先生三十三歲。二月，移家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

有買陂塘二首，序云：『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諸君子高宴，各賦看新

漲二截見贈；余既依韻和之，復為詩餘二闕，以志感焉。』第一首上半云：

少。年。時，青。谿。九。曲，畫。船。曾。記。遊。冶。緋。纒。維。處，聞。簫。管，多。在。柳。隄。月。榭。朝。復。夜，

費蜀錦吳綾，那惜纏頭價！臣之壯也，似落魄相如，窮居仲蔚，寂寞守蓬舍。

第二首下半云：

人間世，只有繁華易委；關情固自難已。偶然買宅秦淮岸，殊覺勝於鄉里。饑欲死，也不管干時似浙矛頭米。身將隱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

先生又作移家賦：序五百七十二字，賦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可說是他文集集中的第一巨作。序中有云：

晏嬰爽塏，先君所置；燒杵掘金，任其易主。百里駕此艫艇，一日達於白下……

梓家本膏華，性耽揮霍。生值承平之世，本無播遷之憂。乃以鬱伊既久，薪纒

成疾。梟將東徙，渾未解於更鳴；烏巢南枝，將竟托於戀燠……雖無揚意之薦

達之天子，桓譚之賞傳於後人，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千戶之侯，百工之技，天

不予梓也，而獨文梓焉。追爲此賦，歌以永言。悲切怨憤，涕唾流沫……

全賦先叙吳氏遠祖，次寫他的高祖，次寫曾祖弟兄，次寫曾祖，次寫曾祖以下五十年的

家門盛況，次寫他的父親，次寫父死後家門不振的狀況。（以上略引見前篇）次寫全椒鄉土風俗的澆薄：

彼互郎與列肆，乃販脂而削脯；既到處而輒留，能額瞬而目語。魚鹽漆絲，齒革毛羽；漉沙搗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遷其地而仍良，皆雜處於吾土。山操人面，窮奇鋸牙；細旃廣廈，錦帷香車。馬首之金匱幣，腰間之玉辟邪。昔之列戟鳴珂，加以紫標黃榜，莫不低其顏色，增以悽愴；口囁嚅而不前，足盤辟而欲往。

儒林外史裏的宋爲富，萬雪齋，方老六，彭老五，大概都在這一段裏了。以下一長段，寫他自己：

梓少，有六甲之誦，長餘四海之心。推雞坊而爲長，戲鵝欄而忿深。嗟早年之集蓼，託毀室於冤禽。淳于恭之自筮不見，陳太邱之家法難尋。熏爐茗椀，藥臼霜碓；竟希酒聖，聊托書淫。旬鍛季鍊，月弄風吟。談諧不爲塞默，交遊不入僉

壬……有瑰意與琦行，無捷徑以窘步；吾獨好此媿修，乃衆庶之不譽……閉戶而學書空，叩門而拙言辭。至於眷念鄉人，與爲游處，似以冰而致蠅，若以狸而致鼠。見幾而作，逝將去汝……既而名紙毛生，進退維谷。歎積案而成箱，亦連篇而累牘，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斲於拙目。鬼嗤謀利之劉龍，人笑苦吟之周朴。竟有造請而不報，或至對賓而杖僕。誰爲倒屣之迎，空有溺廬之辱……五世長者知飲食，三世長者知被服。彼錢癖與寶精，枉秤珠而量玉。遂所如而齟齬，困窮途而悉縮……

全椒人只曉得他是一個敗子，不認得他是一個名士。故他最不满意於他的本鄉人。外史中借五河縣來痛罵他的本縣（看第四十七回）他所以要離開鄉土，寄居南京，大半也是由於他厭惡全椒人的心理。

雍正十二，甲寅（一七三四）先生三十四歲。

有除夕乳燕飛詞：

令節窮愁裏，念先人生兒不孝，他鄉留滯。風雪打牕寒徹骨，冰結秦淮之水。

自昨歲移居住此。三十諸生成底用？賺虛名，浪說攻經史！捧卮酒，淚痕滓。

家聲科第從來美。嘆顛狂，齊竽難合，胡琴空碎。數畝田園生計好，又把膏腴輕

棄。應媿煞穀貽孫子。倘博將來椎牛祭，總難酬罔極恩深矣，也略解，此時恥。

此詞寫他的懺悔，見解却不甚高明。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先生三十五歲。

是時政府詔令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辭』的學者。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先生三十六歲。三月，安徽巡撫趙國麟考取先生，行文到全

椒，取具結狀，將正式薦舉他入京應博學宏辭的考試。先生病了，不能上路，才作罷。（文集

唐時琳序）先生從此不應鄉舉考試。（程晉芳作的傳）

儒林外史寫杜少卿裝病辭薦辟（第三十三回）全椒志（十，頁四七）也說他『乾

隆間以博學鴻詞徵，辭不就。』程晉芳給他作傳說。

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

這三種說法，都不很確實。我只採取唐時琳的序，因為他當時做江寧教授，又是推薦

吳敬梓的人，他說的話應該最可靠。況且唐序又說，

兩月後，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憔悴，非託為病辭者……

況且先生自己有丙辰除夕述懷詩，也說，

相如封禪書，仲舒天人策。夫何採薪憂，遽為連茹阨！人生不得意，萬事皆慙

慙。有如在網羅，無由振羽翮。

可見他的病是真病，不是裝病。當時他還很歎惜他因病不得被薦。事後追思，落得

弄真成假說，

我做秀才，有了這一場結局，將來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罷！（外史三十四回）

我這樣說法，並不是要降低吳敬梓的人格。做秀才希望被薦做博學鴻詞，這也算不得什麼卑鄙的事。現在文木山房集裏，賦中有正聲感人賦，題下注「撫院取博學鴻詞試帖」。詩中有試帖詩三首，詞試帖；又有繼明照四方賦，下注「學院取博學鴻詞試帖」。可見吳先生自己並不諱飾他會去應考省中博學鴻詞的考試；又可見他確然覺得這是做秀才的一場很光榮的結局。至於程晉芳說趙國麟「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那是錯的。趙國麟後來並不曾薦他。杭世駿的詞科掌錄記趙國麟保舉的，只有文木集中（卷三二頁二）說的江若度梅淑伊李岑森三人，而沒有吳敬梓的名字。這是鐵證。

是年詞科被薦者，有先生的從兄吳槩（字青然，號岑華，有咫聞齋詩鈔，陽局詞鈔，清耳珠談等書；即外史中的杜慎卿）和友人程廷祚（綿莊，即外史中的莊徵君）皆不第。

程晉芳作程廷祚的墓誌銘，說：

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

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寧。（勉行堂文集卷六）

這一件事，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大學士太保公一節參看。

文木集有減字木蘭花詞一首，注云：

識舟亭阻風，喜遇朱乃吾，王道士崑霞。

詞云：

卸帆牕下，一帶江城渾似畫。羽客凭闌，指點行舟杳靄間。故人白首解贈

青銅沽濁酒，話別怱怱，萬里連檣返照紅。

這就是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在識舟亭遇來霞士和韋四太爺的一件故事。

乾隆二，丁巳（一七三七）先生三十七歲。

先生有關於詞科的詩幾篇。一篇酬青然兄，中有云：

兄昔膺薦牘，驅車赴長安，待詔三殿下，簪筆五雲端。月領少府錢，朝賜大官餐。

卿士交口言，『屈宋堪銜官！』如何不上第，蕉萃歸江干？酌酒呼弟言，『却聘爾良難！』……

這是杜少卿不滿意於杜慎卿的口氣了。

又有貧女行二首：

蓬髮荆釵黯自羞，嘉時曾以禮相求。自緣薄命辭徵幣，那敢逢人怨蹇修？
阿姊居然賈佩蘭，踏歌連臂曲初殘。歸來細說深宮事，村女如何敢正看！

這似乎也是嘲玩杜慎卿的詩。

趙國麟原取四人，吳敬梓因病作罷，餘三人入京應試。試畢，三人中之李岑森病死在京。先生因作傷李秀才詩，大有『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之意（詩不佳，不錄）。那時詞科落第的一些名士，紛紛回南，演出種種醜態；先生冷眼旁觀，格外覺悟了。所以他又作美女篇：

夷光與修明，艷色天下殊。一朝入吳宮，權與人主俱。不妬比姦斯，妙選聘名

姝。紅樓富家女，芳年春華敷。頭上何所有？木難間珊瑚。身上何所有？
金縷繡羅襦。佩間何所有？環珥皆瑤瑜。足下何所有？龍綺覆氍毹。歌
舞君不顧，低頭獨長吁。遂疑入宮嫉，毋乃此言誣？何若漢臯女，麗服佩兩珠，
獨贈鄭交甫，奇緣千載無？

丁巳以前，先生還有窮秀才氣；丁巳以後，先生覺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了。試看他寧可作自由解珮的漢臯神女，不願作那紅氍毹上的吳宮舞腰，這便是大覺悟的表示了。

是年紀昀生。

乾隆三，戊午（一七三八）先生三十八歲。

有送別曹明湖詩，可考定爲是年作的。因此推知前後諸詩大概也是這時候作的。

中有病中憶兒娘一首，前四句云：

自汝辭余去，身違心不違。有如別良友，獨念少寒衣。

『有如別良友』五個字，沒有人道過。

吳字荀叔，號杉亭，後來成爲一個大算學家，疇人傳四十二有他的傳。他少年時就很

聰明，文木集附有他的詩一卷，詞一卷。詩中有三首是他十五歲時做的。怪不得儒

林外史三十二回裏婁太爺對杜少卿說，『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他們家已

貧了，故吳煥少年時即出門謀生活。文木集還有一首除夕寧國旅店憶兒煥詩，自注

云：『兒年最幼，已自力於衣食。』

是年章學誠生，任大椿生。

乾隆四己未（一七三九）先生三十九歲。

有真州客舍詩，中有云，『七年羈建業，兩度客真州。』
細雨僧廬晚，寒花江岸秋。

有生日內家嬌詞云：

行年三十九，懸弧日酌酒淚同傾。嘆故國幾年，草荒先壠；寄居百里，煙暗臺城。

空消受徵歌招畫舫，賭酒醉旗亭。壯不如人，難求富貴。老之將至，羞夢公卿。

行吟憔悴久，靈氛告，須歷吉日將行。擬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見重華協帝，陳詞敷衽，有娥佚女，弭節揚靈。恩不甚兮輕絕，休說功名。

這一首詞在詞集的最末。大概這一部文木山房集是編到這一年為止了。

文木山房集前有黃河一篇序，中說：

余方謀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軒薄遊真州，可村方先生愛爲同調，遽損囊中金，先我成此盛舉。

又方嶠序云：

敏軒今將薄遊四方，余遂捐篋中金，梓其有韻之文。

這一年先生正在真州，此集當刻于此年，或下一年。集中無三十九歲以下的詩詞，正是因此。

乾隆五，庚申（一七四〇），先生四十歲。
是年趙翼生。

全椒志云：

江寧雨花臺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五百餘人。（金和跋作二百三十人。）

祠圯久，敬梓倡捐復其舊。費罄，則鬻江北老屋成之。

此事不知在何年。以志有『年四十而產盡』一語，故附於此。

乾隆六，辛酉（一七四一），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惠士奇死。

是年吳槩中舉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參看外史三十一回杜

慎卿對鮑廷璽說的話）

先生始見程晉芳，時年二十四。（程晉芳嚴東有詩序）

程晉芳的族伯祖麗山與先生有姻連。先生在南京，常常絕糧；麗山時時周濟他。程

晉芳說：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

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嘏，未嘗爲來日計。（文木先生傳）

這位程麗山，他處無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寫莊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許就是此人。莊濯江是莊徵君之姪，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晉芳；但程晉芳見先生時，還是二十四歲的少年，而莊濯江四十年前與杜少卿的父親相聚，此時已是『清清疎疎，三縉白鬢』了。

程晉芳又寫先生的貧狀如下：

「先生」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日夕自娛。窮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口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文木先生傳）

汪京門不可考。樊聖口原缺一字，今考定爲樊聖謨。按江寧府志文苑傳：

樊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博學而精思。其於古人禮樂車服，皆考覈而制其器。有受教者，舉器以示之，不徒爲空言也。著書四十餘種，尤詳金石之學。

這自然是外史裏的遲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一七四二）先生四十二歲。

程晉芳說：

辛酉壬戌間，延「先生」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

程家是淮安鹽商，袁枚作程晉芳的墓誌說：

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

先生到程家時，程家尚在這樣興盛的時代。

乾隆九，甲子（一七四四）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姚鼎生，錢坫生，汪中。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錯的。

乾隆十，乙丑（一七四五）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吳縻中進士。

余蕭客生，武億生。

乾隆十一，丙寅（一七四六）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一七四九）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方苞死，黃景仁生。

程晉芳春帆集（起戊辰，盡庚午之二月，故繫於此年）有懷人詩十八首，中有一

首注『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詩云：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魄中南遷。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牕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數月之事。）白門三日雨，竈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春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這一首詩極有用，因爲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這個時候，——戊辰至庚午（一七四八至一七五〇）——儒林外史已成書了，已有朋友知道了。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

月，隔齋老人」的一篇序。這個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於乾隆元年三月在安慶應

考博學鴻詞的省試，前一月似無作小說序之餘暇。況且書中寫杜少卿莊紹光應試

事，都是元年的事，決無元年二月已成書之理。況且那時的吳敬梓只有三十六歲，見

解還不會成熟，還不脫熱心科名的念頭，元年除夕述懷詩可以爲證。那時的吳敬梓

決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來！

我們看他對於科第功名的大覺悟，起於乾隆二年以後（說見上文）。我們可以推測他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於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一七四〇—一七五〇）之間。到程晉芳作懷人詩時，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吳敬梓是一個八股大家的曾孫，自己也在這裏面用過一番工夫來，經過許多考試，一旦大覺悟之後，方才把八股社會的真相——醜態——窮形盡致的描寫出來。他是八股國裏的一個叛徒。程晉芳說他

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則尤嫉之。

他為什麼這樣痛恨八股呢？我們在他的詩集裏尋出一篇哭舅氏的詩，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間做的；這詩大可以表出他那時候對於科舉時文的態度：

河干屋三楹，叢桂影便娟。緣以荆棘籬，架以蒿牀眠。南鄰侈豪奢，張燈奏管絃。西鄰精心計，秉燭算緡錢。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殘編。弱冠爲諸生，六十猶屯。遭皎皎明月光，揚輝屋東偏。秋蟲聲轉悲，秋藜爛欲然。主人既抱病，強坐。

芸窗前。其時遇賓興，力疾上馬。羈夜沾荒店露，朝衝隔江煙。射策不見收，言歸泣涕漣。嚴冬霜雪凝，偃臥小山巔。酌酒不解歡，飲藥不獲痊。百憂摧肺肝，抱恨歸重泉。吾母多弟兄，惟舅友愛專。諸舅登仕籍，俱已謝塵緣。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堅！士人進身難，底用事丹鉛？貴爲鄉人畏，賤受鄉人憐。寄言名利者，致身須壯年。

他這一位母舅簡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進范進。認得了這一位六十歲『抱恨歸重泉』的老秀才，我們就可以明白吳敬梓發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的時代，八股的勢力並不很大，八股的毒燄並不曾阻礙經學史學與文學的發達。何以吳敬梓單描寫那學者本來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

豈不是俗話說的打死老虎嗎？』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覺得儒林外史的時代不像那

康熙乾隆的時代。但我現在明白了。看我這篇年譜的人，可以看出吳敬梓的時代。恰當康熙大師死盡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奇齡

最後死。學問方面，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學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禛也死了。當吳敬梓三十歲時，戴震只有八歲，袁枚只有十五歲，四庫全書的發起人朱筠只有兩歲，汪中、姚鼐都還不會出世呢。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八股的氣燄忽然又大盛起來了。我可以引章學誠的話來作證：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僕年十五六時（一七五二—一七五三）當吳敬梓將死的時候，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章氏遺書卷四，答沈楓墀論學書）（『四書文』即八股時文）

這正是吳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時代。懂得這一層，我們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價值了。

乾隆十五，庚午（一七五〇）先生五十歲。

金兆燕有寄吳文木先生詩：

文木先生何嶽崎！行年五十仍書癡。航頭屋壁搜姚姒，醬翁蔑叟訪孔羲。

昔歲鶴版下綸扉，嚴徐車馬紛疾馳。蒲輪覓徑過蓬戶，鑿坏而遁人不知。有

時倒著白接羅，秦淮酒家杯獨持。鄉里小兒或見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晚年

說詩更鮮匹，師伏翼蕭俱辟易。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一言解

頤妙義出，凱風為洗萬古誣。喬木思舉百神職。（先生注詩，力闢凱風原註「不

能安室」之謬。南有喬木云，祀漢神也。）溝猶瞽儒刪鄭衛，何異索塗冥摘

埴？昨聞天子坐明堂，欲柴衡霍巡南方。特重經術求賢良，仲讓講義誇兩行。

欽明八風舞廻翔。負薪老子露印綬，妻孥竦息趨路旁。先生何為獨深藏，企

脚高臥向榻床？金陵美酒一千斛，粼粼素盃皴紅玉。何時典我青綺裘，共君

復醉鍾山麓？申公轅公老且禿，驅之不堪填礪谷。先生速起為我折五鹿。

秋風多，江水波，寄君一曲之高歌。歌殘星斗橫秋河。屠販唾手亦富貴，安能

佐治無偏頗？先生抱經老岩阿，吁嗟如此蒼生何！

詩中說先生『晚年說詩』一段，可與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論詩經一大段參

看。全椒志卷十二說先生有詩說七卷。但現在不傳了。我們現在只知道他的五

條詩說：

(1) 漢廣（南有喬木）『為祀漢江神女之詞』（金和儒林外史跋）

(2) 凱風『古人二十而嫁，養到第七個兒子，又長大了，那母親也該有五十多歲

了，那有想嫁之理？所謂『不安其室』者，不過因衣服飲食不稱心，在家吵

鬧；七子所以自認不是』（外史）

(3) 女曰雞鳴『這夫婦兩個絕無一點心想到功名富貴上去；彈琴飲酒，知命樂

天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齊家之君子』(外史)

(4) 溱洧：『也只是夫婦同游』(外史)

(5) 爰采唐矣：『爲戴嬌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金和跋)

程晉芳說：

「先生」與余族綿莊(程廷祚)爲至契。

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

曰：『此人生立命處也。』

程廷祚與吳敬梓都是乾嘉經學的先鋒。

乾隆十六，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乾隆帝南巡，先生之子吳煥迎鑾，召試奏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煥習算學，師事

劉湘塗。後來吳煥做到寧夏府同知，署過一回知府，因病告歸。他著有周髀算經圖

註，乾隆戊子刊成，沈大成作序，序文引見疇人傳。此外還有勾股算法，五音反切圖說，

杉亭詩文集，詞集。我所見的春華小草一卷，靚粧詞鈔一卷，是他少年時代的詩詞。

是年程廷祚六十一歲，被舉『經明行修』入京，復報罷。（程晉芳綿莊先生墓誌）

是年嚴長明二十一歲。嚴是江寧人，少年有才名，先生很稱許他。（程晉芳嚴東有詩

序）嚴長明的詩集久不傳，近年（一九一一）葉德輝刻出他的詩集十卷，其中歸

求草堂詩集六卷，是編年的。辛未年有『吳丈敏軒招集文木山房分詠南史隱逸傳，

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二篇，又有『過顧氏息廬和敏軒丈韻』一篇。壬申年

有『晤程二魚門有贈』一首，起句云，『昨年傾蓋阜陵吳』（自注，敏軒丈）道汝聲名

似『顧』『廚』』。据此，先生識嚴長明，始於辛未。

乾隆十七，壬申（一七五二）先生五十二歲。

程晉芳到南京鄉試，先生同嚴長明去訪他。嚴愛程詩，爲他作駢體序，千餘言。程自

叙，『風晨雨夕，余三人往來最密也』（程嚴東有詩序）嚴贈程詩，有『意氣直凌滄

海日，鬚眉如對列仙圖』之句；程有寄懷嚴東有詩，有『今年游江南，快意觀才子』之句。

程晉芳寄懷嚴東有詩共三首，第二首專說吳敬梓：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鷗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烟青。頻蠟雨中屐，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煙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鏤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青。（勉行堂詩集五）

此詩可考見先生當時的生活情形。

程晉芳是年又有『聞滁州馮粹中沒於京師，詩以哭之，並告諸友，謀歸其喪』二詩。滁州馮粹中即是儒林外史中的處州馬純上。程詩第一首有云：

海上松期方本幻，一原注，『馮會遇假仙於浙水』一塚中文字燄猶騰。

此可證外史第十五回馬二先生遇洪憨仙的事。程詩第二首有『涇流渭水濁兼清』之語，又有『俠魄』之稱，可以考見馮粹中雖只是一個八股選家，確是濁中有清，確有

一點俠氣，可以使程晉芳吳敬梓一班名士恭敬他。吳敬梓雖痛恨八股文家，但他對

於馬二先生，刻畫儘管盡致，却始終是褒詞多於貶詞。這也可見馮粹中的人格，又可

見吳敬梓的公允了。（金兆燕棕亭詩鈔卷七也有哭馮粹中一詩。）

乾隆十九甲戌（一七五四）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在揚州，遇程晉芳。程家本很富，那幾年鹽務大虧耗，晉芳又不能治生產，家

遂貧。（參看袁枚作的墓誌。）晉芳自叙此會說：

歲甲戌，與余遇於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

處也。奈何！』

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悵悵，欲構句相贈，而澀於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

据此，是先生死於十月十四日。但金兆燕是當日親見先生死的人，他說是『孟冬晦前夕』是十月二十九日。我們似當信金說。

程晉芳記云：

先數日，哀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

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生子煨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穀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歿而歸其殯於江寧。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儒林外史評引）有『書吳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序云：

慕又木名數年不得見。乾隆甲戌，始相見於揚州館驛前舟中。其夕即無疾而終。

那時金兆燕在揚州，和先生往來最密，並且親見先生臨死的情形。他有『甲戌仲冬

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長詩一篇，我們全鈔於此：

寒霜棲城闔，白日照江湄。送君登孤舟，千載從此辭。布帆乘風張，一覘驚驟

馳。三號不可見，我行將安之？自我來蕪城，旅舍恒苦飢。客中遇所親，歡若

龍躩踞。我居徐寧門，君隣后土祠，听夕相過從，風雨無愆期。峨峨瓊花臺，鬱

鬱冬青枝，與君攀寒條，淚下如連絲。憤來揜短袂，作達靡不爲。金屋戲新婦，

（吳一山納妾，招同飲。）碧觀尋髻緇；（石莊上人寓碧天觀，屢同訪之。）飽啖
「肉笑鬻」，「酣引」玉練槌；「櫃坊與茶閣，到處隨狂嬉。」款款買人子，廣廈擁
厚貲，牢盆牟國利，質庫朘民脂；高樓明月中，笙歌如沸糜。誰識王明歎，齋鐘愧
闌黎？嗟哉末俗頽，滿眼魍魎。執手渺萬里，對面森九嶷。丈夫抱經術，進
退觸藩羝。於世既不用，窮餓乃其宜。何堪伍羣小，顛倒肆詆欺！先生豁達
人，餽糟而啜醢。小事聊糊塗，大度乃滑稽。安所庸芥蒂，且可食蛤蜊。逝將
買扁舟，卒歲歸茅茨。梅花映南榮，曝背樂無涯。小子聞斯言，背面揮涕洟。未
見理歸裝，已愁臨路歧。誰知近死別，乃與悲生離。孟冬晦前夕，寒風入我
帷。獨客臥禪關，昏燈對牟尼。忽聞叩門聲，奔馳且驚疑。中衢積寒冰，怒芒
明參旗。踉蹌至君前，瞪目無一詞。左右爲余言，頃刻事太奇。今晨飽朝餐，雄
談盡解頤；乘暮謁客歸，呼尊醕一卮。薄醉遂高眠，自解衫與綦。安枕未終食，痰
壅如流澌；圭七不及投，撒手在片時。幼子哭牀頭，痛若遭鞭笞。作書與兩兄，

血淚紛淋漓。仲兄其速來，待汝視耨耜。伯兄聞赴奔，何日發京師？擗踊如
壤牆，見者爲酸嘶。燕也骨肉親，能不摧肝脾！憶昔九髻年，殘燭同裁詩。每
言雛鳳聲，定不儕伏雌。歲月何飄忽，逝景不可追。蹭蹬一無成，干時鈍如
鎚。負米無長策，高堂艱晨炊。四海誠茫茫，舉足皆隄陲。奔走困飢寒，慚彼
壹宿離。羨君解散袞，萬事擲若遺。著書壽千秋，豈在骨與肌？江山孫伯符，
風月邵僧施。生平愛秦淮，吟魂應戀茲。一笑看凌雲，橫江天四垂。

(三) 後記

先生有子三人，（金詩，又程傳）長即吳煊，餘二子不可考。
先生所著的書，全椒志載有

詩說 七卷，

文木山房詩文集 十二卷，

儒林外史 五十卷。

金和跋儒林外史說：

詩說七卷。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鈔本，亂後遺失。）是書（儒

林外史）爲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先生著書

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

人妄增『幽榜』一卷……宜刪之。

金和的話也有小錯。（1）詩文集有兩本：先生四十歲左右曾刻過一本，凡賦一卷，詩二

卷，詞一卷，共四卷；後附吳煇詩詞各一卷。此本無先生四十歲以後的詩詞。此外尚有一

種全集，即全椒志所記之十二卷本。王又曾書文木山房詩集後十首之一云：

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盧仝月食心。但詆父師專制舉，此言便合鑄黃金。

原注云：

『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詩中句也。

這兩句極有關係的詩，我的一部文木山房集裏竟沒有。可見此本不曾收先生晚年的詩。(2)無論詩文集四卷或十二卷，這都是偶數，金和『先生著書皆奇數』的通則，已不能成立了。況且儒林外史原本止有五十卷，程晉芳和全椒志都是如此說的。同治年間的六十回本固是後人增加的；五十六回本的末一回，確如金和所說，是後人增加的；餘下的五十五回之中，大概還有後人增加的五回。

金和說，儒林外史是金兆燕做揚州府教授時刻板印行的。金兆燕於乾隆三十三年做揚州府教授，直做到乾隆四十四年（一七六八—一七七九）。這部書當是這十年內刻的，是爲初刻本。初刻本和原稿本有什麼異同，初刻本是否五十回，這兩個問題我們都不能解決了。現存的最古本是嘉慶丙子（一八一六）的五十六回本（就是汪原放君這一次標點的底本）。到了七十年後，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的補本出現，方添了四回，叙沈瓊枝的事，共六十回。

詩說七卷，大概先生死時尙無刻本，故王又曾詩有『詩說紛紛妙注箋，好憑棗木急流

傳』的話。不知後來有無刻本。

關於儒林外史的書，有下列的各種：

(1) 儒林外史評二卷。此書是天目山樵的評語和當塗黃小田的評語合刻的；

有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刻書者當塗黃安謹的序。

(2) 儒林外史評語。南匯張文虎嘯山著。未見。朱記榮行素堂目觀書錄內

四十二載有此書。

本篇的參考書舉要：

(1) 吳敬梓，文本山房集四卷，附吳烺詩詞各一卷。有上海唐時琳，會昌吳湘臯，

上元程廷祚，儀徵方濬，江寧黃河，江都李本宣，山陰沈宗淳的七篇序。以方

黃二序考之，是書大概刻於乾隆五年左右。

(2) 程晉芳，勉行堂全集，詩二十四卷，文六卷。嘉慶戊寅（一八一八）刻。

(3) 嚴長明，嚴東有詩集十卷。宣統辛亥（一九一一）長沙葉德輝刻。

(4) 金兆燕，國子先生全集，古文十卷，駢文八卷，詩鈔十八卷，詞鈔七卷。道光丙

申（一八三六）刻。

(5) 全椒縣志十六卷。民國九年排印。

此外如疑年錄四種，明清進士題名錄等，不備舉了。

十一，十二，三。胡適。

儒林外史新敘

陳獨秀

中國文學有一層短處，就是：尚主觀的『無病而呻』的多，知客觀的『刻畫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難能可貴，就在他不是主觀的，理想的，——是客觀的，寫實的。這是中國文學書裏很難得的一部章回小說。

看了這部書的，試回頭想一想：當時的社會情形是怎麼樣？當時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麼樣？當時的平民又是怎麼樣？——那一件事不是歷歷如在目前？那一個人不是維妙維肖？

吳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創造出這類的文學，已經可貴；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裏寫鮑廷璽的婚姻：他的母親不管王太太是一個什

麼樣的婦人，也不管鮑廷璽自己的意見——他說：『我們小戶人家，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的好。』——錯不錯，一味信着金次福說的話，『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到後來，把個鮑廷璽弄得顛顛倒倒——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吳敬梓極不滿意於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裏寫王玉輝的女兒殉夫一事，他的女兒要死的時候，王玉輝說：『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還攔阻你？』女兒死後，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輝反勸道：『你這個老人家真正是個馱子！三女兒他而今已經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輝轉覺傷心。後來到蘇州遊虎邱的時候，看見一個少年穿白婦人，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熱淚直滾出來——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吳敬梓對於貞操問題，覺得是極不自然。

二十五回裏倪老爹說：『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

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書，拿不得輕，負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裏寫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種許多田地過活，何等自由，何等適意——這兩處又很可以看得出吳敬梓把『工』比『讀』看得重。

這三個問題，吳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們認作問題，可見他的思想已經和當時的人不同了。

國人往往鄙視小說，這種心理，若不改變，是文學界一大防礙。我從前在新青年裏說過有幾句話，現在把他寫在後面作一結束：

『喜歡文學的人，對於歷代的小說——無論什麼小說——都應該切實研究一番。』

民國九年十月二十五號，陳獨秀。

儒林外史

新叙



儒林外史新敍

中國近五百年來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只有水滸，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三部書；我常常希望有人將這三部書加上標點符號，分段分節，重印出來，以供研究文學者之閱讀。

我懷這種希望者有三四年，好了好了！現在居然有一位汪原放先生把這三部書加上標點符號，並且分段分節，陸續印行了！

我的朋友胡適之先生因為我平日是主張白話文學的，於上舉三書之中，尤其愛讀儒林外史，於是就來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對於『文學』實在沒有甚麼研究，這儒林外史在『文學』上有怎樣的價值，我現在還不敢強作解人來說外行話。我現在做這篇文章，不是批評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覺得儒林外史這部書，不但是文學的研究品，並且大可以列為現在中等學校的『模範國

語讀本』之一。以下的話，都是就着這個意見來說的。

我以為水滸，儒林外史和紅樓夢三書，就作者的見解，理想和描寫的藝術上論，彼此都具有很高的價值，不能軒輊於其間；但就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方面着想，則水滸和紅樓夢還有小小地方不盡適宜，惟獨儒林外史，則有那兩書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我認為這是青年學生的良好讀物，大可以拿他來列入現在中等學校的模範國語讀本之中。

我覺得儒林外史有三層好處，都是適宜於青年學生閱讀的。其中一層為儒林外史與水滸，紅樓夢所共有的，兩層為儒林外史所獨有的。

(1) 描寫真切，沒有膚泛語，沒有過火語。這一層，不是儒林外史獨有的好處，那水滸和

紅樓夢都是如此。文學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於描寫。描寫得恰到好處，使看的人覺得

文中的景物，歷歷如在目前，逼住他們引起愉快，悲哀，憤怒種種情感，這就是最好的文學。

適之先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一段論描寫的話道：

「描寫的方法，千頭萬緒，大要不出四條：(1)寫人，(2)寫境，(3)寫事，(4)寫情。寫

人與舉動，口氣，身分，才性……都要有個性的區別；件件都是林黛玉，決不是薛寶釵；件件都是武松，決不是李逵。寫境要一喧，一靜，一石，一山，一雲，一鳥……也都要有個性的區別：老殘遊記的大明湖，決不是西湖，也決不是洞庭湖；紅樓夢裏的家庭，決不是金瓶梅裏的家庭。寫事要線索分明，頭緒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寫情要真，要精，要細膩婉轉，要淋漓盡致——有時須用境寫人，用情寫人，用事寫人；有時須用人寫境，用事寫境，用情寫境……這裏面的千變萬化，一言難盡。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中國古今的文章，雖說可以『汗牛充棟』，但是能够這樣工於描寫的好文學，却實在不多。一般人認爲文學的如駢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們要講究甚麼『對偶』，甚麼『聲律』，甚麼『義法』，甚麼『起伏照應』，甚麼『畫龍點睛』，所以他們做的那些陳貓古老鼠式的甚麼『論』，『記』，『傳狀』，『碑誌』，『贈序』，『壽頌』之類，都是搖曳作態，搔首弄姿，或誇對仗之工整，或詡義法之謹嚴，按之實際，則滿紙盡是膚泛語。

他們對於一件事實，一種現象，往往不願作平情的判斷，『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載文和曲筆諸篇所舉之例，觸目皆是；由此可見他們又愛做過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膚泛和過火兩種毛病，當然不能真切了。還有那班做無聊的，惡濫的小說的人，描寫他理想中的人物，總愛寫的不近人情：如天雨花之寫左維明，九尾龜之寫章秋谷，叫人看了，真要肉麻，真要惡心；至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簡直成了一個妖怪了。——《西游記》也是一部好小說。書中寫孫行者，原是要寫一個本能超越人類的神猴，所以越描寫得神通廣大，越覺其談諧有趣。這是不能和文素臣等相提並論的。他們描寫陰險小人，又往往寫成『壽頭』或白痴。一部書中羅列乞丐，皇帝，官吏，幕友，員外，安人，公子，小姐，妖怪，強盜……其性情，言語，動作，等等，都是一付板子印出來的。這也是犯了過火和膚泛的毛病。青年學生血氣未定，識力未充，多讀此類不真切的文章，則作文論事，很容易犯模糊和武斷的弊病。要救這種弊病，惟有多讀描寫真切的好文學。中國抒情之文如三百篇，漢魏的樂府，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諸人的詩，李煜，歐陽修，蘇軾，辛棄疾諸人的詞，元朝的南北曲等；說理之文

如莊子等記載之文如左傳，國策，史記，水經注，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等，其中頗有些描寫真切的好文學。此外就要數到儒林外史等幾部好小說了。現在單就儒林外史說，他描寫各人的性情，言語，動作，都能各還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遠的人，自不必說；如楊執中和權勿用，婁公子和蘧公孫，杜少卿和遲衡山，虞博士和莊徵君……很容易寫得相像，他却能夠寫得彼此絕不相同；又如他描寫胡屠戶，嚴貢生，馬二先生，成老爹諸人，真是淋漓盡致，各極其妙，而又沒有一句不合實情的膚泛語和過火語。閑齋老人的序中說：『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這句話，真能道出儒林外史之好處。這種『寫實』的大本領，斷非那些慣做諛慕文章的古文家所能夢見的！

(2) 沒有一○句○淫○穢○語。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中國人做到詩，詞，戲曲和小說，大概總要說幾句淫穢語。那些假造的古書如飛燕外傳和雜事秘辛之流，及一切『色情狂的淫書』和『黑幕書』，作者本意即專在描寫淫穢，那是不用去提他了。此外如宋詞元曲之中，就有涉及淫穢的地方。水滸和紅樓夢，其文學雖好，但是也還有幾段淫穢的。獨有

儒林外史最爲乾淨，全書中不但沒有一句描寫淫穢之語，並且沒有那些中國文人照例要說的肉麻話。這不是他的大特色嗎！照這一層看來，青年學生可讀的舊小說，自然以儒林外史爲最適宜了。坊間所售石印齊省堂本儒林外史，忽然增加了四回。這四回中，有許多描寫淫穢的話；不知是甚麼妄人加入的。吳敬梓的原本固然沒有這四回，就是齊省堂的改訂本也沒有這四回，有木板的齊省堂本可證。

(3) 是國語的文學。

適之先生的水滸傳考證中說：『這部七十回的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我以為這話說的很對。但是白話文學之中，有『方言的文學』和『國語的文學』之區別。水滸還是方言的文學，儒林外史却是國語的文學了。水滸和儒林外史之間，並沒有國語的文學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說他是中國國語的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中國白話文學的動機，起於中唐以後，如白居易諸人，很有幾首白話詩。到了宋朝，柳永，辛棄疾諸人的詞，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九淵諸人的說理之文和信札，很多用白話來做的。但那時的做白話文章，並不是有堅決

的主張，不過文學家要很真切的發表自己的情感，哲學家要很真切的發表自己的學說，有時候覺得古語不很適用，就用當時的白話來湊補，所以把古文和白話夾雜起來，自由使用。這時候文章中的白話，不過站在補綴古文的地位，不但去國語的文學尚遠，就連方言的文學也還夠不上說。自從元曲出世，關漢卿，馬致遠，白仁甫，鄭德輝這班大文學家才把以前的文體打破，自由使用當時的北方語言來做新體文學。元曲中間，常常夾雜古書中的成語，甚而至於拉上許多四書五經中的古奧句子，生吞活剝的嵌入當時北方語言之中。這種文言白話夾雜的狀態，驟然看來，似乎和宋詞一樣，其實大不相同：宋詞是以古語為主而以當時的白話補其不足，元曲是以當時的白話為主而以古語補其不足；所以元曲可以說是方言的文學。不過曲文是要歌唱的，雖用白話來做，究竟不能很合語言之自然；很自然的方言的文學完全成立，總要從水滸算起。水滸中所用的語言，不知是那處的話，這個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考證明白。不過總不是元明之間的普通話，這是可以斷定的；因為他所描寫的是一種特別的社會——強盜社會——的口吻，若用當時的普通話來描寫，未免有不能

真切的地方。水滸以後明朝最著名的小說，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寫一種下流無恥，齷齪不堪的惡社會，自然更不能用普通話了。元明以來的普通話，和唐宋時代大不相同。現在江浙閩廣等處的特殊語言，大概是唐宋時代的普通話。（現在江浙閩廣等處的特別聲音，多半與廣韻之音相合，可證。）自從宋朝南渡以後，到了元朝，蒙古人在中國的北方做了中國的皇帝，就用當時北方的方言作為一種『官話』；因為政治上的關係，這種方言很佔勢力。明清以來，經過幾次的淘汰，去掉許多很特別的話，加入其他各處較通行的方言，就漸漸成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話。這種普通話，就是俗稱為『官話』的，我們因為他有通行全國的能力，所以稱他為『國語』。儒林外史就是用這種普通話來做成的一部極有價值的文學書，所以我說他是國語的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這種國語，到了現在還是沒有甚麼變更。近年以來，有智識的文學家主張文學革命，提倡國語的文學，明白道理的教育家應時勢之需求，提倡國語普及，把學校中的國文改授國語；因此，要求國語的文學書和國語讀本的人非常之多。其實這兩件事是不能分開的：要研究文學，固然

應該讀國語的文學書，要練習做國語文，練習講國語，也決不是靠着幾本沒有趣味的國語讀本——甚而至於專說無謂的應酬話的國語會話書——所能收效的，惟有以國語的文學書爲國語讀本，拿他來多看多讀，才能做出好的國語文，講出好的國語。（所謂『好』者，是指內容的美，不是指甚麼『音正腔圓』。須知各人發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調，這是不能矯揉造作的；而且也決不應該矯揉造作，硬叫他統一，把活人的嘴都變成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片子！）孔丘說的好，『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又說，『不學詩，無以言。』這就因爲詩是文學，一個人研究了文學，講起話來才能善於辭令。我們要會作國語文，會講國語，也應該先讀國語的文學書。兩三年來，新出板的書報很多，其中可以供青年學生作爲國語讀本用的『國語詩』、『國語小說』和『國語論文』，自然很有幾篇，可是還不算多。據我看來，這部儒林外史雖然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人做的，但是他的文學手段很高，他的國語又做得很好，這中間的國語到了如今還沒有甚麼變更，那麼，現在的青年學生大可把他當做國語讀本之一種看了。

我寫到這裏，覺得關於『國語』這個問題，還有幾句應該說明的話。從儒林外史以來，到我們現在做白話文所用的國語，是把元明以來的北方方言爲主而加入其他各處較通行的方言所成的。這是上文已經說過了。這種國語，雖然到了現在還沒有甚麼變更，但是今後的國語，却不可就以此爲限，應該使他無限制的擴充起來。以現在這國語爲主而儘量吸收方言，古語和外國語中的詞句，以期適於應用。所以如儒林外史，如今人所做的國語詩，國語小說和國語論文，雖然都可以作爲國語讀本用，但若一味將他們來句摹字擬，爲他們所限制，以爲他們沒有用過的詞句就是不可用的，那就大謬不然了。要知道從儒林外史出世以來，國語的文學雖然成立，但是到了現在，他的內容還很貧乏。那豐富的新國語還在將來；負製造這豐富的新國語之責任者就是我們。我們都應該努力才是！近來有一班人，不知道打了甚麼主意，不但不打算擴充現在的國語，使他豐富適用，就連這點好容易支持了三四百年之貧乏的國語還不肯讓他存在，口口聲聲說他是『偽國語』，非取消他不可。他們主張以純粹的北京話爲國語，說道：『非如此辦法，則不能統一。』我且不

問國語統一是否可能。就算他是可能，試問統一了有甚麼好處？清朝末年，有做京話報的，有做京音字母的，這些人的意思，也是要以北京話爲國語，以期達到統一之目的；但是到了如今，他的效果安在？倒還是這位二百年前的吳敬梓用了不統一的普通話做了這樣一部儒林外史，直到現在，我們做國語文，提倡國語，還大受其賜。這就可見國語並無統一之必要了。至於有人因爲中華民國之國民公僕的辦事房在北京，竟稱北京爲『首都』，以爲應該以這『首都』之語爲國語，甚至杜撰事實，說『德國以柏林語爲國語，英國以倫敦語爲國語』，這竟是『情鍾勢耀』者口吻，更沒有一駁的價值了。

以上的話，都是爲介紹一部國語的文學作品儒林外史給青年作國語讀本而說的。至於吳敬梓著儒林外史的見解和理想，則非把這書專門研究一道，是不能亂下批評的；我現在決不配來批評這書。不過我平日愛看這書，覺得其中描寫那班『聖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們的心事，妙不可言。現在把他摘錄兩段，如左：

『馬二先生道：『……『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

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朱程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第十三回）

『高老先生道：……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個敗類。他家祖上幾十代行醫，廣積陰德，家裏也掙了許多田產。到了他家殿元公，發達了去，雖做了幾十年官，却不會尋一個錢來家。到他父親，還有本事中個進士，做一任太守，已經

是個馱子了：做官的時候，全不曉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圖着百姓說好；又逐日講那些『敦孝悌，勸農桑』的馱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裏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他這兒子就更胡說，混穿混喫，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與，却不肯相與一個正經人；不到十年內，把六七萬銀子弄的精光，天長縣站不住，搬在南京城裏，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館吃酒，手裏拿着一個銅盞子，就像討飯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這樣子弟！學生在家裏往常教子姪們讀書，就以他爲戒：每人讀書的桌子上，寫一紙條貼着，上面寫道：『不可學天長杜儀！』」（第二十四回）

這種見解，本是從前那班『業儒』的人的公意，一經吳敬梓用文學的藝術描寫，自然令人看了覺得難過萬狀——但是我要請那班應民國新舉業的文官考試之青年學生仔細看看！問問他們看了作何感想？

吳敬梓對於『烈婦殉夫』這件事，還不敢公然的排斥，這是爲時代所限的原故；但是

他已經感覺到這種『青史留名』、『倫紀生色』的事之不近人情。請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寫王玉輝的女兒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王先生：到了女婿家，看見女婿果然病重；……一連過了幾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辭別公婆父親，也便尋一條死路，跟着丈夫一處去了！……王玉輝：……向女兒道：『我兒！你既如此，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親家再三不肯。王玉輝執意，一逕來到家裏，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犖了！一個女兒要死，你該勸他，怎麼倒叫他死！這是甚麼話說！』王玉輝道：『這樣事，你們是不曉得的。』老孺人聽見，痛哭流涕，連忙叫了轎子去勸女兒，到親家家去了。王玉輝在家，依舊看書寫字，候女兒的信息。老孺人勸女兒，那裏勸的轉！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親坐，只是茶飯全然不吃。母親和婆婆着實勸着，千方百計，總不肯吃。餓到六天上，

不能起床，母親看着，傷心慘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來，在家睡着。又過了三日，二更天氣，幾個火把，幾個人來打門，報道：「三姑娘餓了八日，在今日午時去世了！」老孺人聽見，哭死了過去，灌醒回來，大哭不止。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獸子！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這死的好！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門去了。

這一段，描寫三姑娘餓死之悽慘和王玉輝的議論態度之不近人情，使人看了，覺得這種『吃人的禮教』真正是要不得的東西。但是王玉輝究竟是個人，他的良心究竟也和平常人一樣；他居然忍心害理的，看着女兒餓死，毫不動心，這是他中了禮教之毒的原故，並非他生來就是『虺蜴爲心，豺狼成性』的；所以他的女兒死了以後，他的天良到底發現了。再看這段的下文：

「過了兩個月，……製主入祠，門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安了位，……」

祭了一天。在明倫堂擺席，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說他生這樣好女兒，爲倫紀生色。王玉輝到了此時，轉覺心傷，辭了不肯來。」

「王玉輝說起，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下不忍。」

「王玉輝……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兒，悽悽惶惶。」

「……路旁一個茶館，王玉輝走進去坐下……看了一會，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又想起女兒，心裏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

這幾段描寫王玉輝的天良發現，何等深刻！拿來和前段對看，更足證明禮教是「殺人不自覺」的惡魔了！

吳敬梓在二百年前，（吳氏的生卒是一七〇一——一七五四）能夠訕笑舉業，懷疑禮教，這都可以證明他在當時是一個很有新思想的人。

錢玄同 一九二〇，一〇，三一，於北京。

閑齋老人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

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談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勿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興廢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卽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

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

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

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

是書有焉。

甚矣！

有水滸金瓶

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不若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夫。

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上元金和跋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固全椒望族。先生尤負雋才，年又少，不可一世，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贏金盡矣。

雍正乙卯舉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從兄青然先生（名繫）應，堅臥不赴。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焉。四方文酒之士，推先生爲盟主，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工鉅，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姻戚故舊官中外者千百計，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子名焜，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音韻之學，著書甚富）賣文爲活，卒葬金陵鳳臺門花田。

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溱洧篇」數語，他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爰采唐矣」爲戴嬌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是書則

先生嬉笑怒罵之書也。

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

蒙泉，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至交。

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書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

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

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鎮臺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苟，嚴貢

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婁公子之爲浙江梁

（或曰桐城張）韋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即戴名世詩

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

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抄本，亂後遺失。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

府教授時梓行，自後刻本非一。

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本五十五卷，於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

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襲積而成，陋劣可哂，宜刪之以復其舊。

薛慰農觀察知先生於余爲外家，垂詢及之，敢以所聞於母氏者，（余母爲青然先生女孫）略陳顛末如此。

同治八年冬十月，上元金和識。

儒林外史

上元金和跋



惺園退士序

士人束髮受書，經史子集，浩如煙海，博觀約取，曾有幾人？惟稗官野乘，往往愛不釋手。其結構之佳者，忠孝節義，聲情激越，可師可敬，可歌可泣，頗足興起百世觀感之心，而描寫奸佞，人人吐罵，視經籍牖人爲尤捷焉；至或命意荒謬，用筆散漫，街談巷語，不善點化，斯亦不足觀也已！

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真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覩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其云「慎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

余素喜披覽，輒加批注，屢爲友人攫去。近年原板已毀，或以活字擺印，惜多錯誤。偶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閒居無事，復爲補輯，頓成新觀，坊友請付手民。余惟是書

善善惡惡，不背聖訓。先師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者以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幾稗官小說亦如經籍之益人，而足以興起觀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爾。

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書。

四版校讀後記

梁任公先生的最苦與最樂一文裏有幾句話道：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錯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我一鼓勇氣點讀的儒林外史出版之後，在兩年之內，印了三版，社會對於我的這種試驗的許可和鼓勵，真叫我感激；但我於今看來，初次的標點符號和分段等等還是不滿意，我不但對於讀者抱歉，對於原著者也很慚愧！我這次乘着四版的機會，努力修正一次，重校一次，再排一次，我的心裏稍稍寬鬆，稍稍自慰了。

我因為初次是參照四個本子校改的，這次是單用那四種本子之中的最可靠的嘉慶木板本作底本的，所以把不甚有關係的初版校讀後記和再版後記都一齊刪了。

我初次用的四種本子在這裏却還有一一列在下面的必要：

- 第一種：藝古堂木印本。嘉慶丙子版。五十六回本。
- 第二種：齊省堂木板本。同治丙戌版。五十六回本。
- 第三種：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五十六回本。有天目山樵評。
- 第四種：民國三年育文書局翻印的石印本。根據齊省堂本增補的。有

光緒十四年『惜紅生』一序。

我的初版校讀後記裏面有幾句話道：『嘉慶本和同治本的句子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嘉慶本失之太繁，同治本又失之太簡，實在不能不參照兩本，一取其所長，舍其所短。』並且舉了許多證明的例。我當時根據『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八個字做去，頗

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我現在不就先前的本子修正，而單用一個嘉慶本作底本，這是什麼原故呢？我的理由是：

(1) 去年（一九二一）我點讀的西遊記，用的底本是乾隆本；今年（一九二二）點讀的三國演義，用的底本是咸豐本。我近來益發認定着手點讀之先第一件要緊的事是要訪得一部可靠的本子用來作底本的重要，並且還應當特別注意兩件事：一是那個本子印行的時代，二是那個本子校對精不精。我前面說的第一種和第二種兩個本子都是木板本，都是很可靠的，——根據他的紙張和校對——因第一種比第二種更古更好，所以我決用嘉慶本作底本，間用同治本校正他的有證據的錯誤。

(2) 嘉慶本和同治本，（同治本是後人根據嘉慶本整理過翻印的，）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我始終承認是事實，但我於今不能不認『取其所長，舍其所短』是不妥當的辦法了。我且舉一例：

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着眼道：

「我這地要出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眼睛剜掉了！」
 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
 余殷道：「怎的不發？」
 就要發！并
 不等三年五年！」（四十五回十一頁）

這一處，「就要發」一句，同治本作「自然發」。『就要發』和『自然發』的神氣很難分出好歹，用什麼做標準而定去取呢？我再舉一個例：

成老爹道：「不是這樣說；說你大爺寬宏大量，不像他們刻薄，而今所以來成。成你的。不知你的銀子可現成？」（四十七回三頁）

惣心作孔切
 俗作惣字
 左思吳都賦：
 物有流而為長
 但不知何解

這一處，「惣成」兩字，鴻文本作「作成」，天日本作「作成」，同治本作「作成」，連我從前用四種本子校成的本子裏也是作「作成」。要不懂得「惣成」是我們安徽的土話，這個地方又難定去取了。即此兩個例，已足證明「取其所長，舍其所短」的艱難和危險，又足證明嘉慶本實比同治本可靠了。

(3) 同治本的一例言「裏有一條是對於書裏的事實的研究，很可作為一種參攷的資

料。但當時有力『代爲修飾一二，并將冗泛字句稍加刪潤，以歸簡括』的整理的人尙且說是『至於書中時代年月，難以考究，悉照原本不動』我更不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現在不如取『原本不動』的穩妥的態度把他錄在下面：

(a) 范進家離城四五十里，何以張靜齋聞報卽來？

(b) 婁太保爲蘧太守之岳，兩公子是內姪，而魯太史爲太保門生，兩公子又與『兄弟』相稱，究竟太保是祖是父？

(c) 牛布衣客死至牛奶奶奶尋夫時相隔太久，而和尚因此入都，後在四川，竟不提及，亦是缺筆。

(d) 杜少卿稱虞博士爲『世叔』而叙其淵源，似差一代。

(e) 萬里冒官被拏，鳳鳴岐說秦中書代爲捐實，一面到台州投案，不及半月，乃云捐官知照已到，浙江撫台行轅斷無如此之速。

我很感謝胡適之先生從前指點我把天目山樵的跋（近於考據的）一概作附錄排印進去，又把第五十六回作爲一個附錄。

我很感謝金仍珠一士曉風三位先生切實指出幾處錯誤的地方使我這次有所參攷而改正。

嘗試集裏有幾句詩道：『請看藥聖試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我這次還不過是第二次的試驗，一定還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深望讀者切實的批評和嚴格的指教！

一九二二，十二，二四，汪原放。

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一。表一句的收束。

例：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吃酒去了。

二，表一頓或一讀。

例：太太忍氣吞聲，脫了錦緞衣服，繫上圍裙，走到廚下，把魚接在手內，拏刀刮了三四刮，拾着尾巴，望滾湯鍋裏一攪。

三；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

例：問五河縣有甚麼山川風景，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有甚麼出產希奇之物，是有個彭鄉紳；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德行，是奉承彭鄉紳；問那個有才情，是專會奉承彭鄉紳。

四：（甲）表冒下文。

例：五河的風俗：說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裏笑；說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他就眉毛都會笑。

（乙）表總結上文。

例：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

五？表疑問。

例：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分法？

六！（甲）表驚嘆。

例：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

（乙）表命令。

例：左右的！趕了出去！

(丙) 表感情的招呼。

例：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

(丁) 表希望。

例：你家有銀子，不愁弄不得一個人來，放我一條生路去罷！

七

……

(甲) 表刪節。

例：當年胡三公子約了趙雪齋，景蘭江，楊執中先生，匡超人，馬純上，……一班大名士，

大會鶯脰湖，分韻作詩，我還切記得趙雪齋先生是分的「八齋」。

(乙) 表不盡的意思。

例：莫不是他有甚事怪我……

八

——

(甲) 表忽轉一個意思。

例：這是不該訪的，——也罷，訪訪也好。

(乙) 表總結上文幾小段。(同四條(乙)例。)

(丙) 表夾註的字句。

例：那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

(丁) 在字的左邊，表一切私名。

例：南京 五河縣 陶紅鎮 杜少卿

九

『』 (甲) 表直接會話。

例：『先生貴姓？』

(乙) 表引用詞句的起迄。

例：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煞人！』

(丙)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句子。

例：『人頭會』『大司客』『梨園榜』『所以然』

十 『』 表引用句子裏特別提出的名詞，字句。

例： 加一個字，「『問』桃花何苦紅如此，」便是一句好詞。

十一

在字的右邊或左邊，表書名，篇名，詞調名，等。

例：

女曰雞鳴

寄生草

沁園春



儒林外史

本書所用的標點符號說明



儒林外史目錄

- 第一回……說楔子敷陳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
- 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 第三回……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 第四回……薦亡齋和尚吃官司……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 第五回……王秀才議立偏房……嚴監生疾終正寢
- 第六回……鄉紳發病鬧船家……寡婦含冤控大伯
- 第七回……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 第八回……王觀察窮途逢世好……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 第九回……婁公子捐金贖朋友……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 第十回……魯翰林憐才擇婿……蘧公孫富室招親
- 第十一回……魯小姐制義難新郎……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 第十二回……名士大宴鶯脰湖……俠客虛設人頭會
- 第十三回……蘧駝夫求賢問業……馬純上仗義疎財
- 第十四回……蘧公孫書坊送良友……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 第十五回……葬神仙馬秀才送喪……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 第十六回……大柳莊孝子事親……樂清縣賢宰愛士
- 第十七回……匡秀才重遊舊地……趙醫生高踞詩壇
- 第十八回……約詩會名士攜匡二……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 第十九回……匡超人幸得良朋……潘自業橫遭禍事
- 第二十回……匡超人高興長安道……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 第二十一回……冒姓氏小子求名……念親戚老夫臥病

- 第二十二回……認祖孫玉圃聯宗……愛交遊雪齋留客
- 第二十三回……發陰私詩人被打……嘆老景寡婦尋夫
- 第二十四回……牛浦郎牽連多訟事……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 第二十五回……鮑文卿南京遇舊……倪廷璽安慶招親
- 第二十六回……向觀察陞官哭友……鮑廷璽喪父娶妻
- 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鮑廷璽兄弟相逢
- 第二十八回……季葦蕭揚州入贅……蕭金鉉白下選書
- 第二十九回……諸葛佑僧寮遇友……杜慎卿江郡納姬
- 第三十回……愛少俊訪友神樂觀……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 第三十一回……天長縣同訪豪傑……賜書樓大醉高朋
- 第三十二回……杜少卿平居豪舉……婁煥文臨去遺言
- 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夫婦遊山……遲衡山朋友議禮



- 第三十四回……議禮樂名流訪友……備弓旌天子招賢
- 第三十五回……聖天子求賢問道……莊徵君辭爵還家
- 第三十六回……常熟縣真儒降生……秦伯祠名賢主祭
- 第三十七回……祭先聖南京修禮……送孝子西蜀尋親
- 第三十八回……郭孝子深山遇虎……甘露僧狹路逢讐
- 第三十九回……蕭雲仙救難明月嶺……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 第四十回……蕭雲仙廣武山賞雪……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 第四十一回……莊濯江話舊秦淮河……沈瓊枝押解江都縣
- 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說科場……家人苗疆報信息
- 第四十三回……野羊塘將軍大戰……歌舞地酋長劫營
- 第四十四回……湯總鎮成功歸故里……余明經把酒問葬事
- 第四十五回……敦友誼代兄受過……講堪輿回家葬親

第四十六回	三山門賢 餞別	五河縣勢利薰心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廟	方鹽商大鬧節孝祠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婦殉夫	秦伯祠遺賢感舊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談龍虎榜	中書冒占鳳凰池
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真義氣代友求名
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第五十三回	國公府雪夜留賓	來賓樓燈花驚夢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樓算命	呆名士妓館獻詩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來	彈一曲高山流水
附錄	神宗帝下詔旌賢	劉尚書奉旨承祭

儒林外史

目錄



六

儒林外史

第一回

說楔子敷陳大義

借名流隱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

「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謝知何處？」

這一首詞，也是個老生常談。不過說人生富貴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

雖然如此說，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個嶽崎磊落的人。這人姓王，名冕，在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

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耽

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

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家伙，當的當了，賣的賣了；只靠着替人家做些針黹生活尋來的錢，如

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間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你又有現

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

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

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着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

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顆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

就在湖邊上飲水。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可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

的，每日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百事勤謹些，休嫌怠慢。」

他母親謝了擾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口裏說道：「你在此須

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王冕應諾，母親含着兩眼眼淚去了。王冕

自此在秦家放牛，每到黃昏，回家跟着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拏

塊荷葉包了來家，遞與母親。每日點心錢，他也不買了吃，聚到一兩個月，便偷個空，走到村

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又過了三四年。王冕看書，心下也着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

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

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

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

來滾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他幾枝……」

正存想間，只見遠遠的一個夯漢，挑了一擔食盒來，手裏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掛着一塊毡條，來到柳樹下，將毡條鋪了，食盒打開。那邊走過三個人來，頭帶方巾，一個穿寶藍夾紗直裰，兩人穿元色直裰，都是四五十歲光景，手搖白紙扇，緩步而來。那穿寶藍直裰的是個胖子，來到樹下，尊那穿元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來斟。

吃了一回，那胖子開口道：「危老先生回來了。新買了住宅，比京裏鐘樓街的房子還

大些，值得二千兩銀子。因老先生要買，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圖個名望體面。前月

初十搬家，太尊縣父母都親自到門來賀，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

那瘦子道：「縣尊是壬午舉人，乃危老先生門生，這是該來賀的。」那胖子道：「敝親家也

是危老先生門生，而今在河南做知縣。前日小婿來家，帶二斤乾鹿肉來見惠。這一盤就是了。這一回小婿再去，託敝親家寫一封字來，去晉謁晉謁危老先生。他若肯下鄉回拜，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放了驢和豬在你我田裏吃糧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個學者了。』那鬍子說道：『聽見前日出京時，皇上親自送出城外，攜着手走了十幾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辭了，方才上轎回去。看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個不了。王冕見天色晚了，牽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着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拏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好西孝敬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着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

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着鞭子，口裏唱着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頑耍，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却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愛他，時時和他親熱，邀在草堂裏坐着說話兒。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頭帶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禮坐下。這人姓翟，是諸暨縣一個頭役，又是買辦。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叫他乾爺，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秦老慌忙叫兒子烹茶，殺雞，煮肉，款留他，就要王冕相陪。

彼此道過姓名，那翟買辦道：「這位王相公，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秦老道：「便

是了；親家，你怎得知道？」
翟買辦道：「縣裏人，那個不曉得？」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副花卉冊頁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聞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徑來尋親家。今日有緣，遇着王相公，是必費心畫一畫。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一併送來。」

秦老在傍，着實攛掇。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只得應諾了，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翟頭役稟過了本官，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翟買辦扣剋了十二兩，只拏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將冊頁取去。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送與危素，作候問之禮。危素受了禮物，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愛玩不忍釋手；次日，備了一席酒，請時知縣來家致謝。

當下寒暄已畢，酒過數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臺所惠冊頁花卉，還是古人的呢？還是現在人畫的？」時知縣不敢隱瞞，便道：「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叫做王冕，年紀也不甚大。想是才學畫幾筆，難入老師的法眼。」危素歎道：「我學生出門久了，故鄉有

如此賢士，竟然不知，可爲慚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臺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時知縣道：「這個何難；門生出去，即遣人相約。他聽見老師相愛，自然喜出望外了。」

說罷，辭了危素，回到衙門，差翟買辦持個侍生帖子去約王冕。翟買辦飛奔下鄉，到秦老家，邀王冕過來，一五一十，向他說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動頭翁上覆縣主老爺，說王冕乃一介農夫，不敢求見；這尊帖也不敢領。」翟買辦變了臉道：「老爺將帖請人，誰敢不去！况這件事，原是我照顧你的；不然，老爺如何得知你會畫花？論理，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才是！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覆得老爺？難道老爺一縣之主，叫不動一個百姓麼？」

王冕道：「頭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爲了事，老爺拏票子傳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將帖來請，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願去，老爺也可以相諒。」翟買辦道：「你這都說的是甚麼話！票子傳着倒要去，帖子請着倒不去！這不是不識擡舉了！」秦老勸道：「王

相公也罷；老爺拏帖子請你，自然是好意，你同親家去走一回罷。自古道，「滅門的知縣。」你和他拗些甚麼？」

王冕道：「秦老爺，頭翁不知，你是聽見我說過的。不見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麼？」
「我是不願去的。」
翟買辦道：「你這是難題目與我做，叫我拏甚麼話去回老爺？」
秦老道：「這個果然也是兩難。若要去時，王相公又不肯；若要不去，親家又難回話。我如今倒有一法。親家回縣裏，不要說王相公不肯，只說他抱病在家，不能就來，一兩日間好了就到。」
翟買辦道：「害病，就要取四鄰的甘結！」

彼此爭論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方才應諾去了，回覆知縣。知縣心裏想道：「這小廝那裏害甚麼病！想是翟家這奴才，走下鄉，「狐假虎威」，着實恐嚇了他一場，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我不如竟自己下鄉去拜他。他看見賞他臉面，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自然大

着膽見我，我就便帶了他來見老師，却不是辦事勤敏……」又想到：「堂堂一個縣令，屈尊去拜一個鄉民，惹得衙役們笑話……」又想到：「老師前日口氣甚是敬他；老師敬他十分，我就該敬他一百分。況且屈尊敬賢，將來志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篇。這是萬古千年不朽的勾當，有甚麼做不得？」

當下定了主意。次早傳齊轎夫，不用全副執事，只帶八個紅黑帽夜役軍牢，翟買辦扶着轎子，一直下鄉來。鄉裏人聽見鑼響，一個個扶老攜幼，挨擠了看。轎子來到王冕門首，只見七八間草屋，一扇白板門緊緊關着。翟買辦搶上幾步，忙去敲門。敲了一會，裏面一個婆婆，拄着拐杖，出來說道：「不在家了。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尙未回來。」翟買辦道：「老爺親自在這裏傳你家兒子說話，怎的慢條斯理！快快說在那裏，我好去傳！」那婆婆道：「其實不在家了，不知在那裏。」說畢，關着門進去了。

說話之間，知縣轎子已到。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小的傳王冕，不在家裏，請老爺龍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小的再去傳。」扶着轎子，過王冕屋後來。屋後橫七豎八，幾稜窄

田埂，遠遠的一面大塘，塘邊都栽滿了榆樹，桑樹。塘邊那一望無際的幾頃田地，又有一座山，雖不甚大，却青葱樹木，堆滿山上。約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還聽得見。

知縣正走着，遠遠的有個牧童，倒騎水牯牛，從山嘴邊轉了過來。翟買辦趕將上去，問

道：『秦小二漢，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哩？』小二道：『王大叔麼？

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吃酒去了。這牛就是他的，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

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知縣變着臉道：『既然如此，不必進公館了！』即回衙門去

罷！時知縣此時心中十分惱怒，本要立即差人拏了王冕來責懲一番，又恐怕危老師說

他暴躁，且忍口氣回去，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中擡舉，再處置他也不遲。知縣去了。

王冕並不曾遠行，即時走了來家。秦老過來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執意了。他是

一縣之主，你怎的這樣怠慢他？』王冕道：『老爺請坐，我告訴你。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

要在這裏酷虐小民，無所不爲。這樣的人，我爲甚麼要相與他？但他這一番回去，必定向

危素說。危素老羞變怒，恐要和我計較起來。我如今辭別老爹，收拾行李，到別處去躲避。

幾時，——只是母親在家，放心不下。」

母親道：「我兒，你歷年賣詩賣畫，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柴米不愁沒有。我雖年老，又無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時。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難道官府來拏你的母親去不成？」

秦老道：「這也說得有理。况你埋沒在這鄉村鎮上，雖有才學，誰人是識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處，或者走出些遇合來，也不可。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替你扶持便了。」

王冕拜謝了秦老。

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

次日五更，王冕起來收拾行李，吃了早飯，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辭了母親，又拜了秦老兩拜，母子洒淚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個小白燈籠，直送出村口，洒淚而別。秦老手拿燈籠，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風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這山東雖

是近北省分，這會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處，盤費用盡了，只得租個小菴門面屋，賣卜測字；也畫兩張沒骨的花卉貼在那裏，賣與過往的人。每日問卜賣畫，到也擠個不開。

彈指間，過了半年光景。濟南府裏有幾個俗財主，也愛王冕的畫，時常要買；又自己不來，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叫，鬧的王冕不得安穩。王冕心不耐煩，就畫了一條大牛貼在那裏；又題幾句詩在上，含着譏刺。也怕從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個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裏，只見許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過，——也有挑着鍋的，也有籬擔內挑着孩子的，——一個個面黃肌瘦，衣裳襤褸。過去一陣，又是一陣，把街上都塞滿了。也有坐在地，上求化錢的。問其所以，都是黃河沿上的州縣，被河水決了，田廬房舍，盡行漂沒。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覓食。

王冕見此光景，過意不去，歎了一口氣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了，我還在這裏做甚麼！』將些散碎銀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舊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聽得危素已

還朝了，時知縣也陞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見母親。看見母親康健如常，心中歡喜。母親又向他說秦老許多好處。他慌忙打開行李，取出一匹繭紬，一包耿餅，拏過去拜謝了秦老。秦老又備酒與他洗塵。自此，王冕依舊吟詩作畫，奉養母親。

又過了六年，母親老病臥牀。王冕百方延醫調治，總不見效。一日，母親吩咐王冕道：「我眼見得不濟事了。但這幾年來，人都在我耳根前說你的學問有了，該勸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榮宗耀祖的事？我看見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場。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禍來，反爲不美。我兒可聽我的遺言，將來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墳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閉！」

王冕哭着應諾。他母親淹淹一息，歸天去了。王冕擗踊哀號，哭得那鄰舍之人，無不落淚。又虧秦老一力幫襯，制備衣衾棺槨。王冕負土成墳，三年苦塊，不必細說。

到了服闋之後，不過一年有餘，天下就大亂了。方國珍據了浙江，張士誠據了蘇州，陳

友諒據了湖廣，都是些草竊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陽，得了金陵，立爲吳王，乃是王者之師；提兵破了方國珍，號令全浙，鄉村鎮市，並無騷擾。

一日，日中時分，王冕正從母親墳上拜掃回來，只見十幾騎馬竟投他村裏來。爲頭一人，頭戴武巾，身穿團花戰袍，白淨面皮，三絳髭鬚，真有龍鳳之表。那人到門首下了馬，向王冕施禮道：『動問一聲，那裏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這裏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來晉謁。』

吩咐從人下馬，屯在外邊，把馬都繫在湖邊柳樹上。那人獨和王冕攜手進到屋裏，分

賓主施禮坐下。王冕道：『不敢拜問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臨這鄉僻所在？那人道：

『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號滁陽王；而今據有金陵，稱爲吳王的便是。因平方國珍到此，特

來拜訪先生。』王冕道：『鄉民肉眼不識，原來就是王爺。但鄉民一介愚人，怎敢勞王爺

貴步？』吳王道：『孤是一個粗鹵漢子，今得見先生儒者氣像，不覺功利之見頓消。孤在

江南，卽慕大名，今來拜訪，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後，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

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豈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雖弱，恐亦義不受辱。不見方國珍麼？」

吳王歎息，點頭稱善。兩人促膝談到日暮，那些從者都帶有乾糧，王冕自到廚下烙了一斤麵餅，炒了一盤韭菜，自捧出來陪着。吳王吃了，稱謝教誨，上馬去了。這日，秦老進城回來，問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說就是吳王，只說是軍中一個將官，向年在山東相識的，故此來看我一看。說着就罷了。

不數年間，吳王削平禍亂，定鼎應天，天下一統，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鄉村人，各各安居樂業。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進城裏，回來向王冕道：「危老爺已自問了罪，發在和州去了。我帶了一本邸抄來與你看。」

王冕接過來看，才曉得危素歸降之後，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稱老臣，太祖大怒，發往和州守余闕墓去了。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

王冕指與秦老看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說着，天色晚了下來。此時正是初夏，天時乍熱。秦老在打麥場上放下一張桌子，兩人小飲。須臾，東方月上，照耀得如同萬頃玻璃一般。那些眠鷗宿鷺，闐然無聲。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貫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話猶未了，忽然起一陣怪風，刮的樹木都颼颼的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王冕同秦老嚇的將衣袖蒙了臉。少頃，風聲略定，睜眼看時，只見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憐見，降下這一夥星君去維持文運，我們是不及見了！』

當夜收拾傢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後，時常有人傳說，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徵聘王冕出來做官。初時不在意裏，後來漸漸說的多了，王冕並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連夜逃往會稽山中。

半年之後，朝廷果然遣一員官，捧着詔書，帶領許多人，將着綵緞表裏，來到秦老門首，見秦老八十多歲，鬚鬢皓然，手扶拄杖。那官與他施禮。秦老讓到草堂坐下。那官問道：

「王冕先生就在這莊上麼？」而今皇恩授他咨議參軍之職，下官特地捧詔而來。」秦老道：「他雖是這裏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

秦老獻過了茶，領那官員走到王冕家，推開了門，見蠅蚋滿室，蓬蒿滿徑，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歎息了一回，仍舊捧詔回旨去了。

王冕隱居在會稽山中，並不自言姓名；後來得病去世，山鄰斂些錢財，葬於會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壽終於家。

可笑近來文人學士，說着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這不過是個「楔子」，下面還有正文。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

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

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

嘗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

恆着高簷帽，衣綠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

特愛重之，爲拜其母。

良爲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冕笑

不言，置其履而去。

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

所居倚士壁度釜，執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爲常。

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良。良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

求於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

居歲餘，投書謝駟，東遊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華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爲？』

翰林學士危素，冕不識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冕揖之坐，不問姓名。忽曰：『公非住鐘樓街者也？』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爲誰，笑曰：

『此必危大樸也。吾嘗誦其文，有詭氣；今觀其人，舉止亦然！』

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尤長畫梅，以胭脂作沒骨體。燕京貴人爭求

畫，乃以一幅張壁，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人曰：『黃河北流，

天下且大亂矣！』乃攜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

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

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爲動。兵執之，與

俱見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爲義，誰敢不服？若爲非義，誰則非敵？』

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參軍，而冕死矣。

——錄曝書亭集——

附錄二

天目山樵跋：

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胡大海軍中曾效策攻越城，恐傳聞之誤。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學識同科

周蒙師暮年登上第

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個鄉村，叫做薛家集。這集上有百十來人家，都是務農爲業。村口一個觀音庵，殿宇三間之外，另還有十幾間空房子，後門臨着水次。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個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這庵裏來同議。

那時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時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約齊了，都到庵裏來議『鬧龍燈』之事。到了早飯時候，爲頭的申祥甫帶了七八個人走了進來，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來與諸位見節，都還過了禮。申祥甫發作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歲，也該把菩薩面前香燭點勤些！阿彌陀佛！受了十方的錢鈔，也要消受！』又叫：『諸位都來看看：這琉璃燈內，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內中一個穿齊整些的老翁，說道：『不論別人，

只這一位荀老爹，三十晚裏還送了五十斤油與你。白白給你炒菜吃，全不敬佛！

和尚陪着小心，等他發作過了，拏一把鉛壺，撮了一把苦丁茶葉，倒滿了水，在火上燎的滾熱，送與衆位吃。荀老爹先開口道：『今年龍燈上廟，我們戶下各家，須出多少銀子？』

申祥甫道：『且住，等我親家來，一同商議。』

正說着，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兩隻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鬚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筆一般，手裏拿着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衆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舊年新參的總甲。

夏總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驢牽在後園槽上，卸了鞍子，將些草喂的飽飽的。我議完了事，還要到縣門口黃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過了和尚，把腿蹺

起一隻來，自己拏拳頭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說道：『俺如今到不如你們務農的快活了。想起這新年大節，老爺衙門裏，三班六房，那一位不送帖子來？我怎好不去賀節？每日騎着這

個驢，上縣下鄉，跑得昏頭暈腦，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前失，把我跌了下來，跌

的腰胯生疼。」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備了個豆腐飯邀請親家，想是有事不得來了？」

夏總甲道：

「你還說哩。從新年這七八日，何曾得一個閒？恨不得長出兩張嘴來，還吃不退。就像

今日請我的黃老爹，他就是老爺面前站得起來的班頭。他擡舉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

申祥甫道：「西班牙黃老爹，我聽見說，他從年裏頭就是老爺差出去了。他家又無兄弟，兒子，

却是誰做主人？」夏總甲道：「你又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請。李老爹家

房子褊窄，所以把席擺在黃老爹家大廳上。」

說了半日，才講到龍燈上。夏總甲道：「這樣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煩管了。從前年

年是我做頭，衆人寫了功德，賴着不拏出來，不知累俺賠了多少。况今年老爺衙門裏，頭班，

二班，西班牙快班，家家都興龍燈，我料想看個不了，那得功夫來看鄉裏這條把燈？但你們說

了一場，我也少不得搭個分子，任憑你們那一位做頭。像這苟老爹，田地廣，糧食又多，叫他

多出些，你們各家照分子派，這事就舞起來了。」

衆人不敢違拗，當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其餘衆戶也都派了，共二二三兩銀子，寫在紙上。和尚捧出茶盤，一雲片糕，紅棗，和些瓜子，豆腐乾，栗子，雜色糖，一擺了兩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來。申祥甫又說：『孩子大了，今年要請一個先生。就是這觀音庵裏做個學堂。』衆人道：『俺們也有好幾家孩子要上學。只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時刻有縣主老爺的牌票，也要人認得字。——只是這個先生，須是要城裏去請才好。』

夏總甲道：『先生倒有一個。你道是誰？就是咱衙門裏戶總科提控顧老相公家請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進，年紀六十多歲。前任老爺取過他個頭名，却還不會中過學。顧老相公請他在家裏三個年頭，他家顧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學，和咱鎮上梅三相一齊中的。那日從學裏師爺家迎了回來，小舍人頭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紅紬，騎着老爺棚子裏的馬，大吹大打，來到家門口。俺合衙門的人都攔着街遞酒。』

『落後請將周先生來，顧老相公親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點了一本戲，是梁灝八十歲

中狀元的故事。顧老相公爲這戲，心裏還不大喜歡。落後戲文內唱到梁灝的學生却是十七八歲就中了狀元，顧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兒子發兆，方才喜了。你們若要先生，俺替你把周先生請來。」

衆人都說是好。吃完了茶，和尚又下了一斤牛肉麵吃了，各自散訖。次日，夏總甲果然替周先生說了，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每日二分銀子在和尚家代飯，約定燈節後下鄉，正月二十開館。

到了十六日，衆人將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備酒飯，請了集上新進學的梅三相做陪客。那梅玖戴着新方巾，老早到了。直到巳牌時候，周先生才來。聽得門外狗叫，申祥甫走出

去迎了進來。衆人看周進時，頭戴一頂舊毡帽，身穿元色紬舊直裰，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脚下一雙舊大紅紬鞋，黑瘦面皮，花白鬚子。申祥甫拱進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的

立起來和他相見。周進就問：「此位相公是誰？」衆人道：「這是我們集上在庠的梅相公。」

周進聽了，謙讓不肯僭梅玖作揖。梅玖道：「今日之事不同。」周進再三不肯。衆人道：「論年紀也是周先生長，先生請老實些罷。」梅玖回顧頭來向衆人道：「你衆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只是今日不同，還是周長兄請上。」

原來明朝士大夫稱儒學生員叫做「朋友」，稱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進了學，不怕十幾歲，也稱爲「老友」；若是不進學，就到八十歲，也還稱「小友」。就如女兒嫁人的嫁時稱爲「新娘」，後來稱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與人家做妾，就到頭髮白了，還要喚做「新娘」。

閑話休題。周進因他說這樣話，到不同他讓了，竟僭着他作了揖。衆人都作過揖坐下。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吃過了茶，擺兩張桌子杯筯，尊周先生首席，梅相公二席，衆人序齒坐下，斟上酒來。周進接酒在手，向衆人謝了擾，一飲而盡。隨即每桌擺上八九碗，乃是豬頭肉，公雞，鯉魚，肚肺肝腸之類。叫一聲請，一齊舉筋，

却如風捲殘雲一般，早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時，一筋也不會下。

申祥甫道：「今日先生爲甚麼不用肴饌？却不是上門怪人？」揀好的遞了過來。

周進攔住道：「實不相瞞，我學生是長齋。」衆人道：「這個倒失於打點。却不知先生因

甚吃齋？」周進道：「只因當年先母病中在觀音菩薩位下許的，如今也吃過十幾年了。」

梅玖道：「我因先生吃齋，倒想起一個笑話，是前日在城裏我那案伯顧老相公家聽見他說的。有個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詩。」

衆人都停了筯聽他念詩。他便念道：「一獸。秀才。吃長齋。鬚鬚滿腮。經書不

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念罷，說道：「像我這周長兄如此大才，獸

是不獸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長齋，鬚鬚滿腮」竟被他說一個着！」

說罷，哈哈大笑。衆人一齊笑起來。周進不好意思。

申祥甫連忙斟了一杯酒道：「梅三相該敬一杯。顧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

梅玖道：「我不知道，該罰該罰！但這個話不是爲周長兄，他說明了是個秀才。但這吃齋

也是好事。先年俺有一個母舅，一口長齋；後來進了學，老師送了丁祭的胙肉來，外祖母道：「丁祭肉若是不吃，聖人就要計較了：大則降災，小則害病。」只得就開了齋。俺這周長兄，只到今年秋祭，少不得有胙肉送來，不怕你不開哩。」

衆人說他發的利市好，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只得承謝衆人，將酒接在手裏。廚下捧出湯點來，一大盤實心饅頭，一盤油煎的杠子火燒。衆人道：「這點心是素的，先生用幾個。」周進怕湯不潔淨，討了茶來吃點心。

內中一人問申祥甫道：「你親家今日在那裏？」何不來陪先生坐坐？」申祥甫道：「他

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又一個人道：「李老爹這幾年在新任老爺手裏着實跑起

來了，怕不一年要尋千把銀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賭，不如西班牙黃老爹，當初也在這些事裏

頑耍，這幾年成了正果，家裏房子蓋的像天宮一般，好不熱鬧。」荀老爹向申祥甫道：「你

親家自從當了門戶，時運也算走順風。再過兩年，只怕也要弄到黃老爹的意思哩。」申

祥甫道：「他也要算停當的了。若想到黃老爹的地步，只怕還要作幾年的夢。」

梅相公正吃着火燒，接口道：『做夢倒也有些准哩。』因問周進道：『長兄這些年考校，可曾得個甚麼夢兆？』周進道：『倒也沒有。』梅玖道：『就是微倖的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夢見在一個極高的山上，天上的日頭，不差不錯，端端正正掉了下來，壓在我的頭上，驚出一身的汗，醒了摸一摸頭，就像還有些熱。彼時不知甚麼原故，如今想來，好不有準！』於是點心吃完，又斟了一巡酒。直到上燈時候，梅相公同衆人別了回去。申祥甫拏出一副藍布被褥，送周先生到觀音庵裏歇宿；向和尚說定，館地就在後門裏這兩間屋內。直到開館那日，申祥甫同着衆人領了學生來，七長八短幾個孩子，拜見先生。衆人各自散了，周進上位教書。晚間學生家去，把各家贄見拆開來看，只見荀家是一錢銀子，另有八分銀子代茶，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來個錢的，合攏了不彀一個月飯食，周進一總包了，交與和尚收着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時照顧不到，就溜到外邊去打瓦踢球，每日淘氣不了。周進只得捺定性子，坐着教導。

不覺兩個多月，天氣漸暖。周進吃過午飯，開了後門出來，河沿上望望。雖是鄉村地方，河邊却也有幾樹桃花柳樹，紅紅綠綠，間雜好看。看了一回，只見濛濛的細雨下將起來。周進見下雨，轉入門內，望着雨下在河裏，烟籠遠樹，景致更妙。這雨越下越大。却見上流頭一隻船冒雨而來。那船本不甚大，又是蘆蓆篷，所以怕雨。將近河岸，看時，中艙坐着一個人，船尾坐着兩個從人，船頭上放着一担食盒。將到岸邊，那人連呼船家泊船，帶領從人，走上岸來。

周進看那人時，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三綵髭鬚，約有三十多歲光景。走到門口，與周進舉一舉手，一直進來，自己口裏說道：『原來是個學堂。』周進跟了進來作揖。那人還了個半禮道：『你想就是先生了？』周進道：『正是。』那人問從者道：『和尚怎的不見？』

說着，和尚忙走了出來道：『原來是王大爺。請坐。僧人去烹茶來。』向着周進道：『這王大爺就是前科新中的。先生陪了坐着，我去拏茶。』那王舉人也不謙讓，從人擺

了一條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進下面相陪。王舉人道：「你這位先生貴姓？」周進知

他是個舉人，便自稱道：「晚生姓周。」王舉人道：「去年在誰家作館？」周進道：「在縣

門口顧老相公家。」王舉人道：「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師手裏會考過一個案首的？」

說這幾年在顧二哥家做館，不差。周進道：「俺這顧東家，老先生也是相與的。」

王舉人道：「顧二哥是俺戶下冊書，又是拜盟的好弟兄。」

須臾，和尚獻上茶來吃了。周進道：「老先生的硃卷是晚生熟讀過的。後面兩大股

文章，尤其精妙。」王舉人道：「那兩股文章不是俺作的。」周進道：「老先生又過謙

了。却是誰作的呢？」王舉人道：「雖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那時頭場，初九日，

天色將晚，第一篇文章還不會做完，自己心裏疑惑，說：「我平日筆下最快，今日如何遲了？」

正想不出來，不覺磕睡上來，伏着號板打一個盹。只見五個青臉的人跳進號來，中間一人，

手裏擎着一枝大筆，把俺頭上點了一點，就跳出去了。隨即一個戴紗帽紅袍金帶的人，揭

開簾子進來，把俺拍了一下，說道：「王公請起。」那時俺嚇了一跳，通身冷汗，醒轉來，擎筆

在手，不知不覺寫了出來。可見貢院裏鬼神是有的。弟也曾把這話回稟過大主考座師，座師就道弟該有鼎元之分。」

正說得熱鬧，一個小學生送做來批，周進叫他攔着。王舉人道：「不妨，你只管去批做，俺還有別的事。」周進只得上位批做。王舉人吩咐家人道：「天已黑了，雨又不住，你們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來，叫和尚拏升米做飯。船家叫他伺候着，明日早走。」向周進道：「我方才上墳回來，不想遇着雨，耽擱一夜。」

說着，就猛然回頭，一眼看見那小學生的做紙上的名字是荀玫，不覺就吃了一驚。一會兒啞嘴弄唇的，臉上做出許多怪物像。周進又不好問他，批完了做，依舊陪他坐着。他

就問道：「方才這小學生幾歲了？」周進道：「他才七歲。」王舉人道：「是今年才開蒙？」

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周進道：「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開蒙的時候，他父親央及集

上新進梅朋友替他起名。梅朋友說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個「王」旁的名字發

發兆，將來好同他一樣的意思。」

王舉人笑道：「說起來，竟是一場笑話。俺今年正月初一日夢見看會試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說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攸。弟正疑惑我縣裏沒有這個姓荀的孝廉，誰知竟同着這個小學生的名字。難道和他同榜不成！」說罷，就哈哈大笑起來道：「可見夢作不得准！況且功名大事，總以文章為主，那裏有甚麼鬼神？」周進道：「老先生，夢也竟有準的。前日晚生初來，會着集上梅朋友，他說也是正月初一日，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他頭上，他這年就飛黃騰達的。」王舉人道：「這話更作不得准了。比如他進過學，就有日頭落在他頭上；像我這發過的，不該連天都掉下來，是俺頂着的了？」彼此說着閑話，掌上燈燭，管家捧上酒飯，鷄魚鴨肉，堆滿春臺。王舉人也不讓周進，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落後和尙送出周進的飯來，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周進也吃了。叫了安置，各自歇宿。次早，天色已晴，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鷄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

自這一番之後，一薛家集的人都曉得荀家孩子是縣裏王舉人的進士同年，傳爲笑話。這些同學的孩子趕着他就不叫荀孜了，都叫他『荀進士』。各家父兄聽見這話，都各不平，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說他是個『封翁太老爺』，把個荀老爹氣得有口難分。申祥甫背地裏又向衆人道：『那裏是王舉人親口說這番話！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俺前日聽見說：荀家炒了些麵筋，豆腐干，送在庵裏；又送了幾回饅頭，火燒。就是這些原故了！』衆人都不歡喜，以此周進安身不牢；因是碍着夏總甲的面皮，不好辭他，將就混了一年。後來夏總甲也嫌他獸頭獸腦，不知道常來承謝，由着衆人把周進辭了。來家那年，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

一日，他姊丈金有餘來看他，勸道：『老舅，莫怪我說你。這讀書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難了。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幾時？我如今同了幾個大本錢的人到省城去買貨，差一個記帳的人，你不如同我們去走走。你又孤身一人，在客

夥內，還是少了你吃的，穿的？」

周進聽了這話，自己想：「一灘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有甚虧負我？」隨即應允

了。金有餘擇個吉日，同一夥客人起身，來到省城雜貨行裏住下。周進無事閑着，街上走

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被看門的大鞭子

打了出來。晚間向姊夫說，要去看看。金有餘只得用了幾個小錢，一夥客人都也同了去

看；又央及行主人領着。行主人走進頭門，用了錢的並無攔阻。到了龍門下，行主人指道：

「周客人，這是相公們進來的門了。」進去兩邊號房門，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

自進去看看。」

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

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只因這一死，有分教：

累年蹭蹬，忽然際會風雲；終歲淒涼，竟得高懸月旦。

未知周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話說周進在省城要看貢院，金有餘見他真切，只得用幾個小錢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號，就撞死在地下。衆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這貢院裏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着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裏，借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着，灌了下去，喉嚨裏咯咯的響了一聲，吐出一口稠涎來。衆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來。周進看着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衆人勸着不住。金有餘道：『你看，這不是瘋了麼？』好好到貢院裏來耍，你家又不曾死了人，爲甚麼這麼號淘痛哭？』

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着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

哭，哭的衆人心裏都悽慘起來。金有餘見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膀子。他
那裏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衆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抬了出
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裏坐下，勸他吃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心不止。內中一個
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爲甚到了這裏，這等大哭起來？却是哭得利害。』金有餘
道：『列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
也不會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

自因這一句話道着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衆人，又放聲大哭起來。又一個客人道：
『論這事，只該怪我們金老客。周相公既是斯文人，爲甚麼帶他出來做這樣的事？』金
有餘道：『也只爲赤貧之士，又無館做，沒奈何上了這一條路。』又一個客人道：『看令舅
這個光景，畢竟胸中才學是好的；因沒有人識得他，所以受屈到此田地。』金有餘道：『他
才學是有的，怎奈時運不濟！』那客人道：『監生也可以進場。周相公既有才學，何不捐
他一個監進場？中了，也不枉了今日這一番心事。』金有餘道：『我也是這般想。只是

那裏有這一注銀子？」

此時周進哭的住了。那客人道：「這也不難。現放着我這幾個弟兄在此，每人拿出幾十兩銀子借與周相公納監進場。若中了做官，那在我們這幾兩銀子？就是周相公不還，我們走江湖的人，那裏不破掉了幾兩銀子？何況這是好事？你衆位意下如何？」衆人一齊道：「君子成人之美。」又道：「見義不爲，是爲無勇。」俺們有甚麼不肯？只不知周相公可肯俯就？」周進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幾個頭。衆人還下禮去。金有餘也稱謝了衆人。又吃了幾碗茶，周進再不哭了，同衆人說說笑笑，回到行裏。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備了二百兩銀子，交與金有餘。一切多的使費，都是金有餘包辦。周進又謝了衆人和金有餘。行主人替周進備一席酒，請了衆位。金有餘將着銀子，上了藩庫，討出庫收來。正直宗師來省錄遺，周進就錄了個貢監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進頭場，見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覺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

花團錦簇一般。出了場，仍舊住在行裏。金有餘同那幾個客人還不曾買完了貨。直到放榜那日，巍然中了。衆人各各喜歡，一齊回到汶上縣，拜縣父母，學師。那典史拏晚生帖子上門來賀。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忙了個把月。

申祥甫聽見這事，在薛家集歛了分子，買了四隻鷄，五十個蛋和些炒米歡團之類，親自上門來賀喜。周進留他吃了酒飯去。苟老爹賀禮是不消說了。看看上京會試，盤費衣服，都是金有餘替他設處。到京會試，又中了進士，殿試三甲，授了部屬。在萬三年，陞了御史，欽點廣東學道。

這周學道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却自己心裏想道：「我在這裏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着幕客，屈了真才。」主意定了，到廣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掛牌。先考了兩場生員。第三場是南海番禺兩縣童生。周學道坐在堂上，見那些童生紛紛進來，也有小的，也有老的，儀表端正的，獐頭鼠目的，衣冠齊楚的，藍縷破爛的。落後點進一個童生來，面黃肌瘦，花白鬚鬚，頭上戴一頂破氈帽。廣東雖是地氣

溫暖。這時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還穿着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接了卷子，下去歸號。

周學道看在心裏，封門進去。出來放頭牌的時節，坐在上面，只見那穿麻布的童生上

來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爛了，在號裏又扯破了幾塊。周學道看看自己身上，緋袍錦帶，何等

輝煌？因翻一翻點名冊，問那童生道：『你就是范進？』范進跪下道：『童生就是。』學

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紀了？』范進道：『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童生實年五十四歲。』

學道道：『你考過多少回數了？』范進道：『童生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餘次。』學

道道：『如何總不進學？』范進道：『總因童生文字荒謬，所以各位大老爺不曾賞取。』

周學道道：『這也未必盡然。你且出去，卷子待本道細細看。』

范進磕頭下去了。那時天色尚早，並無童生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

了一遍，心裏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

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心裏想道：『何不把范進的卷子再看一遍？』倘

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從頭至尾，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却有

一個童生來交卷。

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爺面試。』學道和顏道：『你的文字已在這裏了，又面試些

甚麼？』那童生道：『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學道變了臉道：『當今

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

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

自然荒廢，都是些粗心浮氣的話，看不得了！左右的！趕了出去！』

一聲吩咐過了，兩傍走過幾個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脖子，一路跟頭，又到大

門外。周學道雖然趕他出去，却也把卷子取來看看。那童生叫做魏好古，文字也還清通。

學道道：『把他低低的進了學罷。』因取過筆來，在卷子尾上點了一點，做個記認；又取過

范進卷子來看。看罷，不覺歎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後，才

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塗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

十名。將各卷彙齊，帶了進去。發出案來，范進是第一。謁見那日，着實贊揚了一回。點到二十名，魏好古上去，又勉勵了幾句『用心舉業，休學雜覽』的話。鼓吹送了出去。

次日起馬，范進獨自送在三十里之外，轎前打恭。周學道又叫到跟前，說道：『龍頭

屬老成。』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到了，即在此科，一定發達。我復命之後，在京專候。』

范進又磕頭謝了，起來立着。學道轎子，一擁而去。范進立着，直望見門鎗影子抹過

前山，看不見了，方才回到下處，謝了房主人。他家離城還有四十五里路，連夜回來，拜見母

親。家裏住着一間草屋，一廈披子，門外是個茅草棚。正屋是母親住着，妻子住在披房裏。

他妻子乃是集上胡屠戶的女兒。

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正待燒鍋做飯，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裏拿着一

副大腸和一瓶酒，走了進來。范進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戶道：『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

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帶挈你中了個

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

范進唯唯連聲，叫渾家把腸子煮了，燙起酒來，在茅草棚下坐着。母親自和媳婦在廚

下造飯。胡屠戶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比如我這

行事裏都是些正經有臉面的人，又是你的長親，你怎敢在我跟前粧大？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上都無光了。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免得惹人笑話。」

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胡屠戶又道：「親家母也來這裏坐着吃飯。老人家每

日小菜飯，想也難過。我女孩兒也吃些。自從進了你家門，這十幾年，不知豬油可曾吃過

兩三回哩。可憐！可憐！」說罷，婆媳兩個，都來坐着吃了飯。吃到日西時分，胡屠戶吃的

醺醺的。這裏母子兩個，千恩萬謝。屠戶橫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次日，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魏好古又約了一個同案的朋友，彼此來往。因是鄉試

年，做了幾個文會。不覺到了六月盡頭，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范進因沒有盤費，

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道：

「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起天鵝屁」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

一頓夾七夾八，罵的范進摸門不着，辭了丈人回來，自心裏想：「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自古「無場外的舉人，」如不進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因向幾個同案商議，瞞着丈人，到城裏鄉試。出了場，即便回家，家裏已是餓了兩三天，被胡屠戶知道，又罵了一頓。到出榜那日，家裏沒有早飯米，母親吩咐范進道：「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你快拿集上去賣了，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吃。」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

范進慌忙抱了雞，走出門去。才去不到兩個時辰，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范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裏；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着要喜錢。

正在吵鬧，又是幾匹馬，二報三報到了，擠了一屋的人，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鄰居都來了，擠着看。老太太沒奈何，只得央及一個鄰居去尋他兒子。那鄰居飛奔到集上，一地里尋不見；直尋到集東頭，見范進抱着雞，手裏插個草標，一步一踱的，東張西望，在那裏尋人買。鄰居道：『范相公，快些回去。恭喜你中了舉人。報喜人擠了一屋裏。』

范進道是哄他，只裝不聽見，低着頭，往前走。鄰居見他不理，走上來，就要奪他手裏的

雞。范進道：『你奪我的雞怎的？你又不買。』鄰居道：『你中了舉人，叫你家去打發報

子哩。』范進道：『高鄰，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要賣這隻雞去救命，爲甚麼拏這話來混我？

我又不同你頑，你自回去罷，莫誤了我賣雞。』

鄰居見他不信，劈手把鷄奪了，攢在地下，一把拉了回來。報錄人見了道：『好了，新貴人回來了。』正要擁着他說話。范進三兩步進屋裏來，見中間報帖已經升掛起來，上寫

道：『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京報連登黃甲。』

范進不看便罷，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着，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醒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他爬將起來，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說，就往門外飛跑，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走出大門不多路，一脚踹在塘裏，掙起來，頭髮都跌散了，兩手黃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衆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衆人大眼望小眼，一齊道：『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老太太哭道：『怎生這樣苦命的事！中了一個甚麼舉人，就得了這個拙病！這一瘋了，幾時才得好！』娘子胡氏道：

『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却是如何是好！』衆鄰居勸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們而今且派兩個人跟定了范老爺。這裏衆人家裏拏些鷄蛋酒米，且管待了報

子上的老爺們，再爲商酌。』

當下衆鄰居，有拏雞蛋來的，有拏白酒來的，也有背了斗米來的，也有捉兩隻鷄來的。娘子哭哭啼啼，在廚下收拾齊了，拏在草棚下。鄰居又搬些桌凳，請報錄的坐着吃酒，商議

『他這瘋了，如何是好？』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在下倒有一個主意，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

衆人問如何主意。那人道：『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只因他歡喜很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如今只消他怕的這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說：『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你並不會中。』他吃這一嚇，把痰吐了出來，就明白了。』衆人都拍手道：『這個主意好得緊，妙得緊！』范老爺怕的，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爹。好了！快尋胡老爹來。他想着還不知道，在集上賣肉哩。』又一個人道：『在集上賣肉，他倒好知道了；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還不會回來。快些迎着去尋他。』

一個人飛奔去迎，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戶來，後面跟着一個燒湯的二漢，提着七八斤肉，

四五千錢，正來賀喜。進門見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告訴了一番。胡屠戶詫異道：『難道這等沒福！』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走了出來。衆人如此這般，同他商議。

胡屠戶作難道：『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得齋公門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拏去打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麼！胡老爹！你每日殺豬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甚麼要緊？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閻王叙功，從地獄裏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報錄的人道：『不要只管講笑話。』胡老爹，這個事須是這般。你沒奈何，權變一權變。』

屠戶被衆人局不過，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壯一壯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拏出來，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衆鄰居五六個都跟着走。老太太

趕出來叫道：『親家，你只可嚇他一嚇，却不要把他打傷了！』衆鄰居道：『這個自然，何消吩咐？』

說着，一直去了。來到集上，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着，散着頭髮，滿臉污泥，鞋都跑掉了一隻，兀自拍着掌，口裏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戶兇神一般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麼？』一個嘴巴打將去。衆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着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第二下。

范進因這一個嘴巴，却也打暈了，昏倒於地。衆鄰居齊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漸漸喘息過來，眼睛明亮，不瘋了。衆人扶起，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跳駝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着，再也灣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着。

范進看了衆人，說道：『我怎麼坐在這裏？』

又道：『我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夢裏一

般。」衆鄰居道：「老爺，恭喜高中了。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方才吐出幾口痰來，好了。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范進說道：「是了。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

范進一面自縮了頭髮，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尋了來，替他穿上。見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來罵。胡屠戶上前道：「賢婿老爺，方才不是我敢大膽，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來勸你的。」鄰居內一個人道：「胡老爹方才這個嘴巴打的親切，少頃范老爺洗臉，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又一個道：「老爹，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

胡屠戶道：「我那裏還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着麼？我每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得罪你們說，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却是認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的，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果然不錯！」

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笑起來。看着范進洗了臉。郎中又拏茶來吃了，一同回家。

范舉人先走，胡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着頭替

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戶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老太太迎着出來，見兒子不

瘋，喜從天降。衆人問報錄的，已是家裏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范進見了

母親，復拜謝丈人。胡屠戶再三不安道：「些須幾個錢，還不彀你賞人哩。」

范進又謝了鄰居。正待坐下，早看見一個體面的管家，手裏擎着一個大紅全帖，飛跑

了進來道：「張老爺來拜新中的范老爺。」說畢，轎子已是到了門口。胡屠戶忙躲進女

兒房裏，不敢出來。鄰居各自散了。范進迎了出去。只見那張鄉紳下了轎進來，頭戴紗

帽，身穿葵花色員領，金帶皂靴。他是舉人出身，做過一任知縣的，別號靜齋。同范進讓了

進來，到堂屋內平磕了頭，分賓主坐下。

張鄉紳先攀談道：「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范進道：「晚生久仰老先生，

只是無緣，不曾拜會。」張鄉紳道：「適才看見題名錄，貴房師高要縣湯公，就是先祖的門

生。我和你是親切的世弟兄。』

范進道：『晚生微倖，實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門下，可爲欣喜。』

張鄉紳將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道：『世先生果是清貧。』隨在跟的家人手裏拏過一封銀子來，說道：『小弟却也無以爲敬，謹具賀儀五十兩，世先生權且收着。這華居，其實住不得，將來當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東門大街上，三進三間，雖不軒敞，也還乾淨，就送與世先生。搬到那裏去住，早晚也好請教些。』范進再三推辭。張鄉紳急了道：『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見外了。』

范進方才把銀子收下，作揖謝了。又說了一會，打躬作別。胡屠戶直等他上了轎，才敢出堂屋來。范進即將這銀子交與渾家打開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細絲錠子，即便包了兩錠，叫胡屠戶進來，遞與他道：『方才費老爹的心，拏了五千錢來。這六兩多銀子，老爹拏了去。』屠戶把銀子搭在手裏，緊緊的把拳頭舒過來道：『這個，你且收着。我原是賀你的，怎好又拏了回去？』范進道：『眼見得我這裏還有這幾兩銀子；若用完了，再來問老爹討。』

來用。」

屠戶連忙把拳頭縮了回去，往腰裏揣，口裏說道：「也罷，你而今相與了這個張老爺，何愁沒有銀子用？他家裏的銀子，比皇帝家還多些哩！他家就是我賣肉的主顧，一年就是無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銀子何足爲奇！」又轉回頭來望着女兒說道：「我早上拏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去給他用，只怕姑老爺還不希罕哩。』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拏了銀子家去罵這死砍頭短命的奴才！」說了一會，千恩萬謝，低着頭，笑迷迷的去了。

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他：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爲僕，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范進家奴僕丫鬢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張鄉

紳家又來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裏，唱戲擺酒，請客，一連三日。

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來吃過點心，走到第三進房子內，見范進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

銀絲髮髻；此時是十月中旬，天氣尚暖，穿着天青緞套，官綠的緞裙；督率着家人，媳婦，丫鬢，洗碗盞杯箸。

老太太看了，說道：『你們嫂嫂姑娘們要仔細些，這都是別人家的東西，不要弄壞了。』家人媳婦道：『老太太，那裏是別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這些東西？』丫鬢和媳婦一齊都說道：『怎麼不是？豈但這個東西是，連我們這些人和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聽了，把細磁碗盞和銀鑲的杯箸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聲，往後便跌倒。忽然痰湧上來，不醒人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會試舉人，變作秋風之客；多事貢生，長爲興訟之人。

不知老太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三回



第四回

薦亡齋和尚吃官司

打秋風鄉紳遭橫事

話說老太太見這些傢伙什物都是自己的，不覺歡喜，痰迷心竅，昏絕於地。家人媳婦和丫鬢娘子都慌了，快請老爺進來。范舉人三步作一步走來看時，連叫母親不應，忙將老太太擡放牀上，請了醫生來。醫生說：『老太太這病是中了臟，不可治了。』連請了幾個醫生，都是如此說，范舉人越發慌了。夫妻兩個，守着哭泣，一面製備後事。挨到黃昏時候，老太太奄奄一息，歸天去了。合家忙了一夜。

次日，請將陰陽徐先生來寫了七單，老太太是犯三七，到期該請僧人追薦。大門上掛了白布球，新貼的廳聯都用白紙糊了。合城紳衿都來弔唁。請了同案的魏好古，穿着衣巾，在前廳陪客。胡老爹上不得臺盤，只好在廚房裏，或女兒房裏，幫着量白布，秤肉，亂竄。

到得二七過了，范舉人念舊，拏了幾兩銀子，交與胡屠戶，託他仍舊到集上庵裏請平日相與的和尙做攬頭，請大寺八衆僧人來念經，拜「梁皇懺」放焰口，追薦老太太生天。

屠戶拏着銀子，一直走到集上庵裏滕和尚家。恰好大寺裏僧官慧敏也在那裏坐着。

僧官因有田在左近，所以常在這庵裏起坐。滕和尚請屠戶坐下，言及「前日新中的范老

爺得病在小庵裏，那日貧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虧門口賣藥的陳先生燒了些茶水，替我做

個主人。」胡屠戶道：「正是，我也多謝他的膏藥。今日不在這裏？」滕和尚道：「今日

不曾來。」又問道：「范老爺那病隨即就好了，却不想又有老太太這一變。」胡老爹這幾

十天想總是在那裏忙？不見來集上做生意。」

胡屠戶道：「可不是麼？自從親家母不幸去世，合城鄉紳那一個不到他家來？就是

我主顧張老爺，周老爺，在那裏司賓，大長日子，坐着無聊，只拉着我說閒話，陪着吃酒吃飯。

見了客來，又要打躬作揖，累個不了。我是個閒散慣了的人，不耐煩作這些事！欲待躲着

些——難道是怕小婿？惹紳衿老爺們看喬了，說道：「要至親做甚麼呢？」說罷，又

如此這般把請僧人做齋的話說了。和尚聽了，屁滾尿流，慌忙燒茶，下麵；就在胡老爹面前轉託僧官去約僧衆，並備香燭紙馬寫疏等事。胡屠戶吃過麵去。

僧官接了銀子，才待走進城，走不到一里多路，只聽得後邊一個人叫道：「慧老爺，爲甚麼這些時不到莊上來走走？」僧官忙回過頭來看時，是個戶何美之。何美之道：「你老人家這些時這等財忙！因甚事總不來走走？」僧官道：「不是，我也要來，只因城裏張大房裏想我屋後那一塊田，又不肯出價錢，我幾次回斷了他。若到莊上來，他家那個戶又走過來，嘴舌舌，纏個不清。我在寺裏，他有人來尋我，只回他出門去了。」何美之道：「這也不妨。想不想由他，肯不肯由你。今日無事，且到莊上去坐坐。況且老爺前日煮過的那半隻火腿，吊在竈上，已經走油了；做的酒，也熟了，不如消繳了他罷。今日就在莊上歇了去，怕怎的？」

和尚被他說的口裏流涎，那脚由不得自己，跟着他走到莊上。何美之叫渾家煮了一隻母雞，把火腿切了，酒舀出來燙着。和尚走熱了，坐在天井內，把衣服脫了一件，敞着懷，腆

着個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

須臾，整理停當，何美之捧出盤子，渾家拎着酒，放在桌子上擺下。和尚上坐，渾家下陪，

何美之打橫，把酒來斟。吃着，說起三五日內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齋。何美之渾家說道：

「范家老奶奶，我們自小看見他的，是個和氣不過的老人家。只有他媳婦兒，是莊南頭胡

屠戶的女兒，一雙紅鑲邊的眼睛，一窩子的黃頭髮。那時在這裏住，鞋也沒有一雙，夏天鞞

着個蒲窩子，歪腿爛脚的。而今弄兩件尸皮子穿起來，聽見說做了夫人，好不體面。你說

那裏看人去！」

正吃得興頭，聽得外面敲門甚兇，何美之道：「是誰？」和尚道：「美之，你去看一看。」

何美之才開了門，七八個人一齊擁了進來。看見女人和尙一桌子坐着，齊說道：「好快活！

和尚婦人，大青天白日調情！好僧官老爺！知法犯法！」何美之喝道：「休胡說！這是

我田主人！」衆人一頓罵道：「田主人！連你婆子都有主兒了！」不由分說，拏條草繩，

把和尚精赤條條，同婦人一繩捆了，將個槓子，穿心擡着，連何美之也帶了，來到南海縣前一

個關帝廟前戲臺底下，——和尙同婦人拴做一處。——候知縣出堂報狀。

衆人押着何美之出去，和尙悄悄叫他報與范府。范舉人因母親做佛事，和尙被人拴

了，忍耐不得，隨即拏帖子向知縣說了。知縣差班頭將和尙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領了家去；

一班光棍帶着，明日早堂發落。

衆人慌了，求張鄉紳帖子在知縣處說情。知縣准了，早堂帶進，罵了幾句，扯一個淡，趕

了出去。和尙同衆人倒在衙門口用了幾十兩銀子。僧官先去范府謝了，次日方帶領僧

衆來鋪結壇場，掛佛像，兩邊十殿閻君。吃了開經麵，打動鐃鈸叮嚙，念了一卷經，擺上早齋

來。八衆僧人，連司賓的魏相公，共九位，坐了兩席。

才吃着，長班報客到。魏相公丟了碗出去迎接進來，便是張周兩位鄉紳，烏紗帽，淺色

員領，粉底皂靴。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靈前去了。內中一個和尙向僧官道：『方才進去

的，就是張大房裏靜齋老爺。他和你是田鄰，你也該過去問訊一聲才是。』

僧官道：『也罷了！張家是什麼有意思的人！想起我前日這一番是非，那裏是甚麼

光棍，就是他的佃戶，商議定了，做鬼做神，來弄送我；不過要簸掉我幾兩銀子，好把屋後的那一塊田賣與他！一使心用心，反害了自身！落後縣裏老爺要打他莊戶，一般也慌了，腆着臉，拏帖子去說，惹的縣主不喜歡！又道：『他沒脊骨的事多哩！就像周三房裏，做過巢縣家的大姑娘，是他的外甥女兒。三房裏曾託我說媒，我替他講西鄉裏封大戶家，好沒有錢。張家硬主張着許與方才這窮不了的小魏相公，因他進個學，又說他會作個甚麼詩詞。前日替這裏作了一個薦亡的疏，我拏了給人看，說是倒別了三個字。像這都是作孽！眼見得那二姑娘也要許人家了，又不知撮弄與個甚麼人！』

說着，聽見靴底響，衆和尚擠擠眼，僧官就不言語了。兩位鄉紳出來，同和尚拱一拱手，魏相公送了出去。衆和尚吃完了齋，洗了臉和手，吹打拜懺，行香放燈，施食散花，跑五方，整整鬧了三晝夜，方才散了。

光陰彈指，七七之期已過，范舉人出門謝了孝。

一日，張靜齋來候問，還有話說。

范舉

人叫請在靈前一個小書房裏坐下，穿着衰絰，出來相見，先謝了喪事裏諸凡相助的話。張靜齋道：「老伯母的大事，我們做子姪的理應効勞。想老伯母這樣大壽歸天，也罷了，只是誤了世先生此番會試。看來想是祖塋安葬了？可曾定有日期？」范舉人道：「今年山向不利，只好來秋舉行。但費用尙在不敷。」張靜齋屈指一算：「銘旌是用周學臺的銜。墓誌託魏朋友將就做一篇，却是用誰的名？其餘殯儀，桌席，執事吹打，以及雜用，飯食，破土，謝風水之類，須三百多銀子。」

正算着，捧出茶來吃了。張靜齋又道：「三載居廬，自是正理；但世先生爲安葬大事，也要到外邊設法使用，似乎不必拘拘。現今高發之後，並不曾到貴老師處一候；高要地方肥美，或可秋風一二。弟意也要去候敵世叔，何不相約同行？一路上舟車之費，弟自當措辦，不須世先生費心。」范舉人道：「極承老先生厚愛，只不知大禮上可行得？」張靜齋道：「禮有經亦有權，想沒有甚麼行不得處。」

范舉人又謝了。張靜齋約定日期，雇齊夫馬，帶了從人，取路往高要縣進發。於路上

商量說：『此來一者見老師；二者先太夫人墓誌，就要借湯公的官銜名字。』

不一日，進了高要城。那日知縣下鄉相驗去了，二位不好進衙門，只得在一個關帝廟

裏坐下。那廟正修大殿，有縣裏工房在內監工。工房聽見縣主的相與到了，慌忙迎到裏

面客位內坐着，擺上九個茶盤來。工房坐在下席，執壺斟茶。

吃了一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方巾闊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鬍子。那人一

進了門，就叫把茶盤子撤了，然後與二位叙禮坐下，動問那一位是張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

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賤姓嚴，舍下就在咫尺。去歲宗師案臨，倖叨歲薦，

與我這湯父母是極好的相與。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舊？』

二位各道了年誼師生，嚴貢生不勝欽敬。工房告過失陪，那邊去了。嚴家家人撥了

一個食盒來，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開盒蓋，九個盤子，都是鷄鴨糟魚火腿之類。嚴貢

生請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過來，說道：『本該請二位老先生降臨寒舍，一來蝸居恐怕褻尊；

二來就要進衙門去，恐怕關防有礙，故此備個粗碟，就在此處談談，休嫌輕慢。』二位接了

酒道：『尙未奉謁，倒先取擾。』嚴貢生道：『不敢，不敢。』立着要候乾一杯。二位恐怕臉紅，不敢多用，吃了半杯放下。嚴貢生道：『湯父母爲人廉靜慈祥，真乃一縣之福。』張

靜齋道：『是敝世叔也，還有些善政麼？』

嚴貢生道：『老先生，人生萬事，都是個緣法，真個勉強不來的！湯父母到任的那日，敝

處闔縣紳衿，公搭了一個綵棚，在十里牌迎接，小弟站在綵棚門口。須臾，鑼旗傘扇吹手，夜役，一隊一隊都過去了。轎子將近，遠遠望見老父母兩朶高眉毛，一個大鼻梁，方面大耳，我

心裏就曉得是一位豈弟君子。却又出奇：幾十人在那裏同接，老父母轎子裏兩隻眼睛只

看着小弟一個人。那時有個朋友，同小弟並站着，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又把眼望一望小弟，悄悄問我：『先年可曾認得這位父母？』小弟從實說：『不曾認得。』他就癡心，只道

父母看的是他，忙搶上幾步，意思要老父母問他甚麼。不想老父母下了轎，同衆人打躬，倒

把眼望了別處，才曉得從前不是看他，把他羞的要不的。次日，小弟到衙門去謁見，老父母方才下學回來，諸事忙作一團，却連忙丟了，叫請小弟進去，換了兩遍茶，就像相與過幾十年

的一般。』

張鄉紳道：『總因你先生爲人有品望，所以敝世叔相敬。近來自自然時時請教。』嚴

貢生道：『後來倒也不常進去。實不相瞞，小弟只是一個爲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

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所以歷來的父母官，都蒙相愛。湯父母雖不大喜歡會客，却也凡事

心照。就如前月縣考，把二小兒取在第十名，叫了進去，細細問他從的先生是那個，又問他

可曾定過親事，着實關切！』

范舉人道：『我這老師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賞鑑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賀！』嚴貢生

道：『豈敢，豈敢。』又道：『我這高要，是廣東出名縣分。一歲之中，錢糧耗羨，花布，牛，驢，漁

船，田房稅，不下萬金。』又自拏手在桌上畫着，低聲說道：『像湯父母這個做法，不過八千

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時節，實有萬金。他還有些枝葉，還用着我們幾個要緊的人。』

說着，恐怕有人聽見，把頭別轉來望着門外。一個蓬頭赤足的小使走了進來，望着他

道：『老爺，家裏請你回去。』嚴貢生道：『回去做甚麼？』小厮道：『早上關的那口猪，那

人來討了。在家裏吵哩。」嚴貢生道：「他要豬，拿錢來！」小廝道：「他說豬是他的。」嚴貢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罷。我就來。」那小廝又不肯去。張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請回罷。」嚴貢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這口豬原是舍下的。」才說得一句，聽見鑼響，一齊立起身來說道：「回衙了。」二位整一整衣帽，叫管家擎着帖子，向貢生謝了擾，一直來到宅門口，投進帖子去。知縣湯奉接了帖子，一個寫「世姪張師陸」，一個寫「門生范進」，——自心裏沈吟道：「張世兄屢次來打秋風，甚是可厭；但這回同我新中的門生來見，不好回他。」吩咐快請。兩人進來，先是靜齋見過，范進上來叙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吃茶，同靜齋叙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

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做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

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

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因說道：「却是得罪的緊。我這做教，酒席沒有甚麼吃得，只這幾樣小菜，權且用個便飯。做教只是個牛羊肉，又恐貴教老爺們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現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來牌票甚緊，衙門裏都也莫得吃。」

掌上燭來，將牌拏出來看着。一個貼身的小廝在知縣耳跟前悄悄說了幾句話，知縣起身向二位道：「外面有個書辦要回話，弟去一去就來。」

去了一時，只聽得吩咐道：「且放在那裏。」回來又入席坐下，說了失陪，向張靜齋道：「張世兄，你是做過官的，這件事正該商之於你。就是斷牛肉的話，方才有幾個教親，共備了五十斤牛肉，請出一位老師夫來求我，說是要斷盡了，他們就沒有飯吃，求我略鬆寬些，叫做「瞞上不瞞下」，送五十斤牛肉在這裏與我。却是受得受不得？」

張靜齋道：「老世叔，這話斷斷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親？」

想起洪武年間，劉老先生——湯知縣道：「那個劉老先生？」靜齋道：「諱基的了。」

他是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范進插口道：「想是第三

名？」靜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讀過的。後來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就如

雪夜訪普的一般。恰好江南張王送了他一鏗小菜，當面打開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聖

上惱了，說道：「他以為天下事都靠着你們書生！」到第二日，把劉老先生貶為青田縣知

縣，又用毒藥擺殺了。這個如何了得！」

知縣見他說的口若懸河，又是本朝確切典故，不由得不信，問道：「這事如何處置？」

張靜齋道：「依小姪愚見，世叔就在這事上出個大名。今晚叫他伺候，明日早堂，將這老師

夫拏進，打他幾十個板子，取一面大枷枷了，把牛肉堆在枷上，出一張告示在榜，聲明他大膽

之處。上司訪知，見世叔一絲不苟，陞遷就在指日。」知縣點頭道：「十分有理。」

當下席終，留二位在書房住了。次日早堂，頭一起帶進來是一個偷鷄的積賊。知縣

怒道：『你這奴才，在我手裏犯過幾次，總不改業！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過硃筆，在他臉上寫了『偷雞賊』三個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雞，頭向後，尾向前，捆在他頭上，枷了出去。才出得縣門，那雞屁股裏喇喇的一聲，痾出一拋稀屎來，從額顛上淌到鼻子上，鬚子沾成一片，滴到枷上。兩邊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將老師夫上來，大罵一頓『大膽狗奴』，重責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臉和頸子箍的緊緊的，只剩得兩個眼睛，在縣前示衆。天氣又熱，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嗚呼死了。

衆回子心裏不服，一時聚衆數百人，鳴鑼罷市，鬧到縣前來，說道：『我們就是不該送牛肉來，也不該有死罪！這都是南海縣的光棍張師陸的主意！我們鬧進衙去，揪他出來，一頓打死，派出一個人來償命！』不因這一鬧，有分教：

貢生與訟，潛蹤來到省城；鄉紳結親，謁貴直遊京國。

未知衆回子吵鬧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秀才議立偏房

嚴監生疾終正寢

話說衆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鬧將起來，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知縣大驚，細細在衙門裏追問，才曉得是門子透風。知縣道：『我至不濟，到底是一縣之主，他敢怎的我；設或鬧了進來，看見張世兄，就有些開交不得了。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離了這個地方上才好。』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幸得衙門後身緊靠着北城，幾個衙役先溜到城外，用繩子把張范二位繫了出去，換了藍布衣服，草帽，草鞋，尋一條小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

這裏學師典史俱出來安民，說了許多好話，衆回子漸漸的散了。

湯知縣把這情由細

細寫了個稟帖，稟知按察司。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湯奉見了按察司，摘去紗帽，只管磕頭。按察司道：「論起來，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不過枷責就罷了，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這個成何刑法？但此刁風也不可長，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爲頭的盡法處置。你且回衙門去辦事。凡事須要斟酌些，不可任性。」湯知縣又磕頭道：「這事是卑職不是。蒙大老爺保全，真乃天地父母之恩，此後知過必改。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這幾個爲頭的人，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賞卑職一個臉面。」

按察司也應承了。知縣叩謝出來，回到高要。過了些時，果然把五個爲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依律枷責，發來本縣發落。知縣看了來文，掛出牌去。次日早晨，大搖大擺的出堂，將回子發落了。正要退堂，見兩個人進來喊冤，知縣叫帶上來問。一個叫做王小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去年三月內，嚴貢生家一口才過下來的小豬走到他家去，他慌送回嚴家。嚴家說，豬到人家，再尋回來，最不利市，押着出了八錢銀子，把小豬就賣與他。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不想錯走到嚴家去，嚴家把豬關了。小二的哥子王大

走到嚴家討豬。嚴貢生說：「豬本來是他的，你要討豬，照時值估價，拿幾兩銀子來領了豬去。」王大是個窮人，那有銀子，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被嚴貢生幾個兒子，拏拴門的門，桿麵的杖，打了一個臭死，腿都打折了，睡在家裏。所以小二來喊冤。

知縣喝過一邊，帶那一個上來問道：「你叫做甚麼名字？」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稟道：「小人叫做黃夢統，在鄉下住。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一時短少，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每月三分錢，寫立借約，送在嚴府，小的却不曾拿他的銀子。走上街來，遇着個鄉裏的親眷，他說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交個幾分數，再下鄉去設法，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小的交完錢糧，就同親戚回家去了。至今已是大半年，想起這事來，問嚴府取回借約，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小的說：「並不曾借本，何得有利？」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拿回借約，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因不會取約，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誤了大半年的利錢，該是小的出。小的自知不是，向中人說，情願買個蹄酒上門去取約。嚴鄉紳執意不肯，把小的的驢兒和米同梢袋都叫人短了家去，還不發出紙來。這樣含冤。」

負屈的事，求大老爺做主！」

知縣聽了，說道：「一個做貢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騙人，其實可惡！」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原告在外伺候。

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嚴貢生慌了，自心裏想：「這兩件事都是實的，倘若審斷起來，體面上須不好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捲捲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

知縣准了狀子發房，出了差，來到嚴家，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會嚴二老官。二老官叫做嚴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兩人是同胞弟兄，却在兩個宅裏住。這嚴致和是個監生，家私豪富，足有十多萬銀子。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見哥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輕慢，隨即留差人吃了酒飯，拿兩千錢打發去了，忙着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

他兩個阿舅姓王，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一都

做着極興頭的館，錚錚有名；聽見妹丈請，一齊走來。

嚴致和忙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

『現今出了差票在此，怎樣料理？』

王仁笑道：『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嚴致和道：

『這話也說不盡了；只是家兄而今兩脚站開，差人却在我這裏吵鬧要人，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出外去尋他？——他也不肯回來。』王仁道：『各家門戶，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

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門裏的差人，因妹丈有碗飯吃，他們做事，一只揀有頭髮的抓，』

若說不管他，就更耍的人緊了。如今有個道理，是「釜底抽薪」之法。只消央個人去把

告狀的安撫住了，衆人遞個攔詞，便歇了。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王仁道：『不必又去

央人，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黃夢統，到家替他分說開，把豬也還與王家，再折

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黃家那借約，查了還他；一天的事，都沒有了。』

嚴致和道：『老舅怕不說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幾個舍姪，就像生狼一般，一

總也不聽教訓。他怎肯把這豬和借約拿出來？』王德道：『妹丈，這話也說不得了。假

如你令嫂令姪拗着，你認晦氣，再拿出幾兩銀子，折個豬價，給了王姓的；黃家的借約，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說尋出作廢紙無用：這事才得落臺，才得個耳跟清靜。」

當下商議已定，一切辦的停妥。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官司

已了。過了幾日，整治一席酒，請二位舅爺來致謝。兩個秀才，拿班做勢，在館裏又不肯來。

嚴致和吩咐小厮去說：「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今日一者請吃酒，二者奶奶要同舅

爺們談談。」

二位聽見這話，方才來。嚴致和即迎進廳上。吃過茶，叫小厮進去說了。丫鬢出來

請二位舅爺。進到房內，抬頭看見他妹子——王氏——面黃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還在

那裏自己裝瓜子，剝栗子，辦圍碟。見他哥哥進來，丟了過來相見。奶媽抱着妾出的小兒

子，年方三歲，帶着銀項圈，穿着紅衣服，來叫舅舅。二位吃了茶，一個丫鬢來說：「趙新娘進

來拜舅爺。」二位連忙道：「不勞罷。」坐下說了些家常話，又問妹子的病，總是虛弱，該

多用補藥。

說罷前廳擺下酒席，讓了出去上席。叙些閒話，又題起嚴致中的話來。王仁笑着問

王德道：「大哥，我倒不解他家老夫那宗筆下怎得會補起廩來的？」王德道：「這是三十

年前的話。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本是個吏員出身，知道甚麼文章！」王仁道：「老大

而今越發離奇了，我們至親，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却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想起還是前

年出貢豎棋杆，在他家擾過一席。」王德愁着眉道：「那時我不曾去。他爲出了一個貢，

拉人出賀禮，把總甲地方都派分子，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弄了有一二百吊錢，還欠下廚子

錢，屠戶肉案子上的錢，至今也不肯還，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成甚麼模樣！」

嚴致和道：「便是我也不好說。不瞞二位老舅，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日逐夫妻四口

在家度日，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每常小兒子要吃時，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

家兄寸土也無，人口又多，過不得三天，一買就是五斤，還要白煮的稀爛，上頓吃完了，下頓又

在門口賒魚。當初分家，也是一樣田地，白白都吃窮了。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悄悄開

了後門，換肉心包子吃。你說這事如何是好！」

二位哈哈大笑，笑罷說：『只管講這些混話，誤了我們吃酒。快取骰盆來。』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我們行狀元令。』兩位舅爺，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每人中一回狀元吃一大杯。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吃了幾十杯。却又古怪：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會中。二位拍手大笑。吃到四更盡鼓，跌跌撞撞，扶了回去。

自此以後，王氏的病，漸漸重將起來。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總不見效。

看看臥牀不起，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極其殷勤；看他病勢不好，夜晚時，抱了孩子在牀脚頭坐着哭泣，哭了幾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罷。』

王氏道：『你又癡了，各人的壽數，那個是替得的？』趙氏道：『不是這樣說。我死了值得

甚麼，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他爺四十多歲，只得這點骨血，再娶個大娘來，各養的各痛。自古說：『晚娘的拳頭，雲裏的日頭。』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我也是個死數，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還保得這孩子一命！』

王氏聽了，也不答應。趙氏含着眼淚，日逐煨藥煨粥，寸步不離。一晚，趙氏出去了一

會，不見進來。王氏問丫鬟道：「趙家的那裏去了？」丫鬟道：「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

井裏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今夜看見奶奶病重，所以早些出去拜求。」

王氏聽了，似信不信。次日晚間，趙氏又哭着講這些話。王氏道：「何不向你爺說明

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嚴致和聽

不得這一聲，連三說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才有憑據。」王

氏搖手道：「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

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看了藥方，商量再請名醫。說罷，讓進房內坐着，嚴

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又道：「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兩人走到牀前，王氏已

是不能言語了，把手指着孩子，點了一點頭。兩位舅爺看了，把臉木喪着，不則一聲。

須臾，讓到書房裏用飯，彼此不提這話。吃罷，又請到一間密屋裏。嚴致和說起王氏

病重，吊下淚來道：「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真是弟的內助！如今丟了我，怎生是好！前

日還向我說，岳父岳母的墳，也要修理。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留與二位老舅作個遺念。——因把小厮都叫出去，開了一張廚，拿出兩封銀子來，每位一百兩，遞與二位老舅。——『休嫌輕意。』二位雙手來接。嚴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將來要備祭桌，破費錢財，都是我這裏備齊，請老舅來行禮。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令妹還有些首飾，留爲遺念。』

交畢，仍舊出來坐着。外邊有人來候，嚴致和陪客去了，回來見兩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這裏說，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謂王門有幸。方才這一番話，

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還要恍恍惚惚，疑惑不清，枉爲男子。』王德道：『你不

知道，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舍妹歿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

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

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你若不依，我們就不上門了！』

嚴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話。』兩位道：『有我兩人做主。但這事須要大做，妹丈，你再出

幾兩銀子，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備十幾席，將三黨親戚都請來，趁舍妹眼見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爲正室，誰人再敢放屁！

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二位義形於色去了。過了三日，王德，王仁，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遍請諸親六眷，擇個吉期。親眷都到齊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衆人吃過早飯，先到王氏牀面前寫立王氏遺囑。兩位舅爺——王於據，王於依——都畫了字。嚴監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紅紬；趙氏穿着大紅，戴了赤金冠子。兩人雙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王於依廣有才學，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甚是懇切。告過祖宗，轉了下來，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夫妻四個，齊鋪請妹夫妹妹轉在大邊，磕下頭去，以叙姊妹之禮。衆親眷都分了大小。便是管事的管家，家人，媳婦，丫鬟，使女，黑壓壓的幾十個人，都來磕了主人主母的頭。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

行禮已畢，大廳，二廳，書房，內堂，屋官客並堂客，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吃到三更時分，

嚴監生正在大廳陪着客，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奶奶斷了氣了。』

嚴監生哭着走了進去，只見趙氏扶着牀沿，一頭撞去，已經哭死了。衆人且扶着趙氏

灌開水，撬開牙齒，灌了下去。灌醒了時，披頭散髮，滿地打滾，哭的天昏地暗。連嚴監生也

無可奈何。管家都在廳上，堂客都在堂屋候殮，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乘着人亂，將些衣

服金珠首飾，一擄精空；連趙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滾在地下，也拾起來藏在懷裏。

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拿一搭蔴替他披着。那時衣衾棺槨，都是現成的。

入過了殮，天才亮了。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衆人進來參了靈，各自散了。次日送孝

布，每家兩個。第三日成服，趙氏定要披蔴戴孝。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名不正則言

不順。』你此刻是姊妹了，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穿細布孝衫，用白布孝箍。』

議禮已定，報出喪去。自此，修齋理七，開喪出殯，用了四五千兩銀子，鬧了半年，不必細

說。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兩石；醃冬菜，每家也是兩石；火腿，每

家四只；鷄鴨小菜不算。

不覺到了除夕。

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

嚴監生同趙氏對坐，奶媽

帶着哥子坐在底下。

吃了幾杯酒，嚴監生吊下淚來，指着一張櫥裏，向趙氏說道：『昨日典

鋪內送來三百兩利錢，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我就交與他，我

也不管他在那裏用。今年又送這銀子來，可憐就沒人接了！』

趙氏道：『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我是看見的。想起一年到頭，逢時遇節，庵

裏師姑送盒子，賣花婆換珠翠，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况他

又心慈，見那些窮親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這些銀子，夠做甚

麼？再有些也完了。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依我的意思，這銀子也不用費掉

了，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剩下來的銀子，料想也不多，明年是科舉年，就是送與

兩位舅爺做盤程，也是該的。』

嚴監生聽着他說，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那貓

嚇的跑到裏房內去，跑上牀頭。只聽得一聲大響，牀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把地板上的酒罈子都打碎了。拿燭去看，原來那瘟貓把牀頂上的板跳踢一塊，上面吊下一個大篋，篋子來。近前看時，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篋篋橫睡着。兩個人才扳過來，棗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紙包着。打開看時，共五百兩銀子。嚴監生歎道：『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像這都是歷年積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來用的！而今他往那裏去了！』

一回哭着，叫人掃了地，把那乾棗子裝了一盤，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伏着靈牀子，又哭了一場。因此，新年不出去拜節，在家哽哽咽咽，不時哭泣，精神顛倒，恍惚不寧。過了燈節後，就叫心口疼痛。初時撑着，每晚算帳，直算到三更鼓。後來就漸漸飲食少進，骨瘦如柴，又捨不得銀子吃人參。趙氏勸他道：『你心裏不自在，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他說道：『我兒子又小，你叫我託那個？』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

不想春氣漸深，肝木尅了脾土，每日只吃兩碗米湯，臥牀不起。及到天氣和暖，又勉強進些飲食，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挨過長夏，立秋以來，病又重了，睡在牀上。想着田上要

收早稻，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又不放心，心裏只是急躁。

那一日，早上吃過藥，聽着蕭蕭落葉打的牕子響，自覺得心裏虛怯，長歎了一口氣，把臉朝牀裏面睡下。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嚴監生叫丫鬢扶起來勉強坐着。王德王仁道：『好幾日不曾看妹丈，原來又瘦了些——喜得精神還好。』

嚴監生請他坐下，說了些恭喜的話，留在房裏吃點心，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便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指着趙氏，說道：『這到是他的意思，說姐姐留下來的——一點東西，送與兩位老舅添着做恭喜的盤費。我這病勢沉重，將來二位回府，不知可會的着了！我死之後，兩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教他讀讀書，掙着進個學，免得像我一生終日受大房裏的氣！』兩位接了銀子，每位懷裏帶着兩封，謝了又謝，又說了許多安慰寬心的話，作別去了。

自此，嚴監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頭。諸親六眷都來問候。五個姪子穿梭的

過來陪郎中弄藥。到中秋已後，醫家都不下藥了，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晚間擠了一屋的人，桌上點着一盞燈。嚴監生喉嚨裏痰響得一進一出，一聲不倒一聲的，總不得斷氣，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伸着兩個指頭。

大姪子上前來問道：「二叔，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會見面？」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二叔，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不會吩咐明白？」他把兩眼睜的溜圓，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越發指得緊了。奶媽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故此記念。」

他聽了這話，把眼閉着搖頭，那手只是指着不動。

趙氏慌忙揩揩眼淚，走近上前道：

「爺，別人都說的不相干，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只因這一句話，有分教：

爭田奪產，又從骨肉起戈矛；繼嗣延宗，齊向官司進詞訟。

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鄉紳發病鬧船家

寡婦含冤控大伯

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伸着兩個指頭，總不肯斷氣；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訐亂着問，有說爲兩個人的，有說爲兩件事的，有說爲兩處田地的，紛紛不一，只管搖頭不是。趙氏分開衆人，走上前道：「爺，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爲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

說罷，忙走去挑掉一莖。衆人看嚴監生時，點一點頭，把手垂下，登時就沒了氣。合家大小號哭起來，準備入殮，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次早着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族長嚴振先，領着合族一班人來弔孝，都留着吃酒飯，領了孝布回去。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僧道掛起

長旛，念經追薦。趙氏領着小兒子，早晚在柩前舉哀；夥計僕從，丫鬟養娘，人人掛孝。內外一片都是白。

看看鬧過頭七，王德，王仁，科舉回來了，齊來弔孝，留着過了一日去。又過了三四日，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大老爹卸了行李，正和渾家坐着，打點掣水來洗臉，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領着一個小廝，手裏捧着端盒和一個毡包，走進來道：『二奶奶拜上大老爹，知道大老爹來家了，熱孝在身，不好過來拜見。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就請大老爹過去。』

嚴貢生打開看了，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滿心歡喜，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遞與奶媽，說道：『上覆二奶奶，多謝，我即刻就過來。』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將衣服和銀子收好，又細問渾家，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

問畢，換了孝巾，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走過那邊來，到柩前叫聲『老二』，乾號了幾聲，

下了兩拜。趙氏穿着重孝出來拜謝；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哭着說道：『我們苦命！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嚴貢生道：『二奶奶，人生各稟的壽數。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慢慢的帶着他過活，焦怎的？』趙氏多謝了，請在書房裏，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

須臾，舅爺到了，作揖坐下。

王德道：『令弟平日身體壯盛，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

我們至親的也不會當面別一別，甚是慘然。嚴貢生道：『豈但二位親翁，就是我們弟兄一場，臨危也不得見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你我為朝廷辦事，就是不顧私親，也還覺得於心無愧。』

王德道：『大先生在省，將有大半年了？』

嚴貢生道：『正是；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

弟的優行，又替弟考出了貢。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是做過應天巢縣的，所以到省去會會他。不想一見如故，就留着住了幾個月，又要同我結親，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

王仁道：「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

嚴貢生道：「住在張靜齋家。他也是做過縣令

的，是湯父母的世姪；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吃酒認得，相與起來。周親家家，就是靜齋先

生執柯作伐。」王仁道：「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嚴貢生道：「正是。」

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大哥，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王德冷笑了

一聲。

一會擺上酒來，吃着又談。王德道：「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王仁道：「大哥，你不

知道麼？」因湯父母前次入簾，都取中了些「陳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時目，所以這次不

會來聘。今科十幾位簾官，都是少年進士，專取有才氣的文章。」嚴貢生道：「這到不然。

才氣也須是有法則。假若不照題位，亂寫些熱鬧話，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就如我這周

老師，極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則的老手。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

嚴貢生說此話，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二人聽這話，心裏明白，

不講考校的事了。酒席將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湯父母着實動怒，多虧令弟看的破，

息下來了。嚴貢生道：「這是亡弟不濟。若是我在家，和湯父母說了，把王小二黃夢統這兩個奴才，腿也砍折了！一個鄉紳人家，由得百姓如此放肆！」王仁道：「凡事只是厚道些好。」

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又彼此勸了幾杯酒。奶媽抱着哥子出來道：「奶奶叫問大老爹，二爺幾時開喪？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祖塋裏可以葬得，還是要尋地？費大老爹的心，同二位舅爺商議。」嚴貢生道：「你向奶奶說，我在家不多時耽擱，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你爺的事，託在二位舅爺就是。祖塋葬不得，要另尋地。等我回來斟酌。」說罷，叫了擾，起身過去。二位也散了。

過了幾日，大老爹果然帶着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趙氏在家掌管家務，真個是錢過北斗，米爛陳倉，僮僕成羣，牛馬成行，舒服度日。不想皇天無眼，不祐善人。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發了一天熱，醫生來看，說是個險症，藥裏用了犀角，黃連，幾日不能灌漿，把趙氏急

的到處求神許願，都是無益；到七日上，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趙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並且比不得哭二爺，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打發孩子出去，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要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

二位舅爺躊躇道：「這件事，我們做不得主。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兒子是他的，須是要他自己情願，我們如何硬做主？」

趙氏道：「哥哥，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如今把個正經主兒走了，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間壁第五個姪子才十一二歲，立過來，還怕我不會疼熱他，教導他？他伯娘聽見這個話，恨不得雙手送過來。就是他伯伯回來，也沒得說。你做舅舅的人，怎的做不得主？」

王德道：「也罷，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

王仁道：「大哥，這是那裏話？宗嗣大事，

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

王德道：「這話最好，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

得說。」

王仁搖着頭笑道：「大哥，這話也且再看。但是不得不如此做。」

趙氏聽了這話，摸頭不着，只得依着言語，寫了一封字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來富來到省城，問着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到了寓處門口，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手裏擎着鞭子，站在門口，嚇了一跳，不敢進去。站了一會，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才叫他領了他進去。看見做廳上，中間擺着一乘彩轎，彩轎傍邊豎着一把遮陽，遮陽上貼着『即補縣正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頭戴紗帽，身穿圓領補服，脚下粉底皂靴。來富上前磕了頭，遞上書信。大老爹接着看了，道：『我知道了。我家二相公恭喜，你且在這裏伺候。』

來富下來，到廚房裏，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新人房在樓上，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來富不敢上去。直到日頭平西，不見一個吹手來。二相公戴着新方巾，披着紅，簪着花，前前後後的走着着急，問吹手怎的不來。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四斗子道：『今日是個好日子，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又還扣了他二分戰頭，又叫張府裏押着他來，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他這個時候怎得

來？」大老爹發怒道：「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四斗子骨都着嘴，一路絮聒了出去，說道：「從早上到此刻，一碗飯也不給人吃，偏生有這些臭排場！」

說罷，去了。直到上燈時候，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抬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

子的又催的很，廳上的客說道：「也不必等吹手，吉時已到，且去迎親罷。」將掌扇搥起來，

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來富跟着轎，一直來到周家。那周家敞廳甚大，雖然點着幾盞燈

燭，天井裏却是不亮。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只得這四個戴紅黑帽子的，一遞一聲，在黑天

井裏喝道，喝個不了。來富看見，不好意思，叫他不要喝了。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拜上

嚴老爺，有吹打的就發轎，沒吹打的不發轎。」

正吵鬧着，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一個吹簫，一個打鼓，在廳上滴滴打打的，總不成

個腔調。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周家鬧了一回，沒奈何，只得把新人轎子發來了。新人

進門，不必細說。

過了幾朝，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兩隻大

船，銀十二兩，立契到高要付銀。一隻裝的新郎新娘，一隻嚴貢生自坐。擇了吉日，辭別親家，借了一副『巢縣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肅靜迴避』的白粉牌，四根門鎗，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開鑼掌傘，吹打上船。船家十分畏懼，小心伏侍。一路無話。

那日將到了高要縣，不過二三十里路了，嚴貢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時頭暈上來，兩眼昏花，口裏作惡心，噦出許多清痰來。來富同四斗子，一邊一個，架着脖子，只是要跌。嚴貢生口裏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聲不倒一聲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拏進艙來。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取出一方雲片糕來，約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剝着吃了幾片，將肚子揉着，放了兩個大屁，登時好了。剩下幾片雲片糕，擱在後鵝口板上，半日也不來查點。那掌舵駕長害饞癆，左手把着舵，右手拈來，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嚴貢生只作不看見。

少刻，船攏了碼頭。嚴貢生叫來富着速叫他兩乘轎子來，擺齊執事，將二相公同新娘

先送到家裏去；又叫些碼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來討喜錢。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眼張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問四斗子道：「我的藥往那裏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藥？」嚴貢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藥？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剛才船板上幾片雲片糕？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膽就吃了。」

嚴貢生道：「吃了如此賤的雲片糕！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掌舵的道：「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核桃，洋糖，麵粉做成的了，有甚麼東西？」

嚴貢生發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你這奴才！一豬八戒吃人參果，全不知滋味！」說的好容易！是雲片糕！方才這幾片，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一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攪到賊肚裏！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却拏甚麼藥來醫？你這奴才，害我不淺！」叫四斗子開拜匣，寫帖子——「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

去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

掌舵的嚇了，陪着笑臉道：『小的剛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藥，只說是雲片糕。』嚴

貢生道：『還說是雲片糕！再說雲片糕，先打你幾個嘴巴！』

說着，已把帖子寫了，遞給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

攔着。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齊道：『嚴老爺，而今是他不是，不該錯吃了嚴老爺的藥；但

他是個窮人，就是連船都賣了，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若是送到縣裏，他那裏就

住？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高抬貴手，恕過他罷。』

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夫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這事原是你船

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酒錢，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都是你

們攔住那嚴老爺，才查到這個藥。如今自知理虧，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難

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們不成？』

衆人一齊捺着掌舵的磕了幾個頭。嚴貢生轉灣道：『既然你衆人說，我又喜事忽忽，

且放着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帳！不怕他飛上天去！罵畢，揚長上了轎，行李和小厮跟着，一閃去了。船家眼睜睜看着他走去了。

嚴貢生回家，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他渾家正在房

裏抬東抬西，鬧的亂哄哄的，嚴貢生走來道：『你忙甚麼？』他渾家道：『你難道不知道家

裏房子窄窄的？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媳婦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與他住？』

嚴貢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裏高房大廈的，不好住？』他渾家道：

『他有房子，爲甚的與你的兒子住？』嚴貢生道：『他二房無子，不要立嗣的？』渾家道：

『這不成，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嚴貢生道：『這都由他麼？他算是個甚麼東西？我

替二房立嗣，與他甚麼相干？』

他渾家聽了這話，正摸不着頭腦。只見趙氏着人來說：『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叫

請大老爺說話。我們二位舅老爺，也在那邊。』嚴貢生便走過來，見了王德，王仁，之乎也

者了一頓，便叫過幾個管事的人來吩咐：『將正宅打掃出來，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

趙氏聽得，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便請舅爺，說道：『哥哥，大爺方才怎樣說？』媳婦過來，自然在後一層；我照常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顧。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媳婦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廂房，天地世間，也沒有這個道理！王仁道：『你且不要慌，隨他說着，自然有個商議。』說罷，走出去了。彼此談了兩句淡話，又吃了一杯茶。王家小廝走來說：『同學朋友候着作文會。』二位作別去了。

嚴貢生送了回來，拉一把椅子坐下，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過來承繼了，是你們的新主人，須要小心伺候。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他也沒有還占着正屋的。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羣屋打掃兩間，替他搬過東西去，騰出正屋來，好讓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個嫌疑：二相公稱呼他「新娘」，他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爺」「二奶奶」。再過幾日，二娘來了，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我們鄉紳人家，這些大禮，都是差錯不得的。你們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帳目，

都連夜攢造清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好交與二相公查點。比不得二老爺在日，小老婆當家，憑着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此後若有一點欺隱，我把你們這些奴才，三十板一個，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

衆人應諾下去，大老爹過那邊去了。這些家人，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來催趙氏搬

房；被趙氏一頓臭罵，又不敢就搬。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的人，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大老爹吩咐的話，我們怎敢違拗？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他若認真動了氣，我們怎樣了得？』

趙氏號天大哭，哭了又罵，罵了又哭，足足鬧了一夜。次日，一乘轎子，抬到縣門口，正值湯知縣坐早堂，就喊了冤。知縣叫補進詞來，隨即批出，仰族親處覆。趙氏備了幾席酒，請來家裏。族長嚴振先，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今雖坐在這裏，只說道：『我雖是族長，但這事以親房爲主。老爺批處，我也只好拏這話回老爺。』

那兩位舅爺，——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總不置一個可否。那開米店

的趙老二，扯銀鑪的趙二漢，本來上不得臺盤；才要開口說話，被嚴貢生睜開眼睛，喝了一聲，又不敢言語了。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把我們不做不保；我們沒來由，今日爲何得罪嚴老大，一老虎頭上撲蒼蠅，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

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見衆人都不說話，自己隔着屏風請教大爺，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數了又哭，哭了又數；捶胸跌脚，號做一片。嚴貢生聽着，不耐煩道：『像這潑婦，真是小家子出身！我們鄉紳人家，那有這樣規矩！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揪着頭髮，臭打一頓，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

趙氏越發哭喊起來，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要奔出來揪他，撕他，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衆人見不是事，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當下各自散了。次日，商議寫覆呈。王德王仁說：『身在饜宮，片紙不入公門。』不肯列名。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說：『

趙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據的；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不肯叫兒子認做母

親，也是有的。總候大老爺天斷。」

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見了覆呈道：「律設大法，理順人情。」這貢生也忒多事了！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說：

「趙氏既扶過正，不應只管說是妾。」

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聽趙氏自

行揀擇，立賢立愛可也。」

嚴貢生看了這批，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府尊也是有

妾的，看着覺得多事，仰高要縣查案。知縣查上案去，批了個如詳繳。嚴貢生更急了，到省

赴按察司一狀。司批細故赴府縣控理。嚴貢生沒法了，回不得頭，想道：「周學道是親家

一族，趕到京裏，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務必正名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多年名宿，今番又掇高科；英俊少年，一舉便登上第。

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府縣都告輸了，司裏又不理，只得飛奔到京，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到部裏告狀。一直來到京師，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大着膽，竟寫一個『姻眷晚生』的帖，門上去投。長班傳進帖，周司業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親戚。

正在沈吟，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光頭名字，沒有稱呼，上面寫着『范進』。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如今中了，來京會試，便叫快請進來。范進進來，口稱恩師，叩謝不已。周司業雙手扶起，讓他坐下，開口就問：『賢契同鄉，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他方才拏姻家帖子來拜學生，長班問他，說是廣東人。學生却不曾有這門親戚。

范進道：『方才門人見過，他是高要縣人，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只不知老師可是

一家？」

周司業道：「雖是同姓，却不曾序過。」

這等看起來，不相干了。」

即傳長班進來。

吩咐道：「你去向那嚴貢生說，衙門有公事，不便請見，尊帖也帶了回去罷。」

長班應諾出去了，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學生前科看廣東榜，知道賢契高發，

滿望來京相晤，不想何以遲至今科？」

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

周司業不勝歎息，

說道：「賢契績學有素，雖然耽遲幾年，這次南宮一定入選。况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

道大老面前薦揚，人人都欲致之門下。

你只在寓靜坐，揣摩精熟。

若有些須缺少費用，學

生這裏還可相幫。」

范進道：「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

又說了許多話，留着

吃了飯，作別去了。

會試已畢，范進果然中了進士。

授職部屬，考選御史。

數年之間，欽點山東學道。

命

下之日，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

周司業道：「山東雖是我故鄉，我却也沒有甚事相煩；只

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鄉下有個學生，叫做荀玫，那時才得七歲，這又過了十多年，想也長成

人了。

他是個務農的人家，不知可讀得成書。

若是還在應考，賢契留意看看。

果有一線

之明，推情拔了他，也了我一番心願。」

范進聽了，專記在心，去往山東到任。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臨兗州府，生童共是三棚，

就把這件事忘却了。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頭一晚才想起來，說道：「你看我辦的是甚

麼事！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我怎麼並不照應？大意極了！」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

內一查，全然沒有。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對着名字，坐號，一個一個的細查。

查遍了六百多卷子，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學道心裏煩悶道：「難道他不曾考？」又

慮着：「若是有在裏面，我查不到，將來怎樣見老師？還要細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

一會同幕客們吃酒，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衆幕賓也替疑猜不定。內中一個

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老先生，這件事倒合了一件事。數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

川學差，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吃酒。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

等的了。」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再會見何老先生，說：「學生在

四川三年，到處細查，並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說罷，將袖子掩了口笑；又

道：『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

范學道是個老實人，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只愁着眉道：『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罷了。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是汶上縣？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或者文字好，前日已取了，也不可。』學道道：『有理，有理。』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對一對號簿，頭一卷就是荀玫。學道看罷，不覺喜逐顏開，一天愁都沒有了。次早發出案來，傳齊生童發落。先是生員。一等，二等，三等，都發落過了，傳進四等來。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跪着闕過卷。學道作色道：『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業，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本該考居極等，姑且從寬，取過戒飭來，照例責罰。』梅玖告道：『生員那一日有病，故此文字糊塗。求大老爺格外開恩。』學道道：『朝廷功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將他扯上凳去，照例責罰。』

說着，學裏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

梅玖急了，哀告道：『大老爺！看生員的先

生面上開恩罷！學道道：『你先生是那一個？』梅玖道：『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蕢軒先生，諱進的，便是生員的業師。』范學道道：『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也罷，權且免打。』門斗把他放起來，上來跪下。學道吩咐道：『你既出周老師門下，更該用心讀書。像你做出這樣文章，豈不有玷門牆桃李？此後須要洗心改過。本道來科考時，訪知你若再如此，斷不能恕了！』

喝聲：『趕將出去！』傳進新進儒童來。到汶上縣，頭一名點着荀玖，人叢裏一個清秀

少年上來接卷。學道問道：『你和方才這梅玖是同門麼？』荀玖不懂這句話，答應不出

來。學道又道：『你可是周蕢軒老師的門生？』荀玖道：『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學

道道：『是了，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因出京之時，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你

已經取在第一名。似這少年才俊，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此後用心讀書，頗可上進。』荀

玖跪下謝了。候衆人閱過卷，鼓吹送了出去，學道退堂掩門。

荀玖才走出來，恰好遇着梅玖還站在轅門外。荀玖忍不住問道：『梅先生，你幾時從

過我們周先生讀書？」

梅玖道：「你後生家那裏知道！」

想着我從先生時，你還不會出世！

先生那時在城裏教書，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

後來下鄉來，你們上學，我已是進過

了，所以你不曉得。

先生最歡喜我的，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就是有些不合規矩。

方才范

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一絲也不得差。

你可知道？」

學臺何難把俺放在三等中間？」

只是不得發落，不能見面了，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以便當

堂發落，說出周先生的話，明賣個情。

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爲此。

俺們做文章的人，凡

事要看出人的細心，不可忽略過了。」

兩人說着閒話，到了下處。

次日送過宗師，僱牲口，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

此時荀老

爹已經沒了，只有母親在堂。

荀玖拜見母親，母親歡喜道：「自你爹去世，年歲不好，家裏田

地漸漸也花費了；而今得你進個學，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

申祥甫也老了，拄着拐杖來

賀喜，就同梅三相商議，集上約會分子，替荀玖賀學，湊了二三十吊錢。

荀家管待諸人，就借

這觀音庵裏擺酒。

那日早晨梅玖荀玖先到，和尚接着。兩人先拜了佛，同和尚施禮。和尚道：『恭喜荀小相公，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做多少佛面上的事，廣積陰功。那咱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頭上扎着抓角兒。』又指與二位道：『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二人看時，一張供桌，香爐，燭臺，供着個金字牌位，上寫道：『賜進士出身，廣東提學御史，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錄位。』左邊一行小字，寫着『公諱進，字蕢軒，邑人。』右邊一行小字：『薛家集里人，觀音庵僧人，同供奉。』

兩人見是老師的位，恭恭敬敬，同拜了幾拜；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見兩扇門開着，臨了水次，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這邊長出些來。看那三間屋，用蘆蓆隔着，而今不做學堂了。左邊一間，住着一個江西先生，門上貼着『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那江西先生不在家，房門關着。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紅紙都久已貼白了，上面十個字是：『正身以俟時，守己而律物。』

梅玖指着向和尚道：『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你不該貼在這裏，掙些水噴了，揭下來裱

一襪，收着才是。」和尚應諾，連忙用水揭下。弄了一會，申祥甫領着衆人到齊了。吃了一日酒才散。

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買了幾石米；剩下的，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次年錄科，又取了第一。果然英雄出於少年：到省試，高高中了，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盤衣帽，旗匾盤程；忽忽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名進士。

明朝的體統：舉人報中了進士，隨即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長班參堂磕頭。這日正磕着頭，外邊傳呼接帖，說：「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荀進士叫長班擡開公座，自己迎了出去。只見王惠鬚髮皓白，走進門，一把拉着手，說道：「年長兄，我同你是一天作之合，」不比尋常同年弟兄。」兩人平磕了頭，坐着，就說起昔年這一夢，「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將來「同寅協恭，」多少事業都要同做。」

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只是記不清了；今日聽他說來，方才明白；因說道：「小弟年幼，叨幸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鄉，諸事全望指教。」王進士道：「這下處是年長

兄自己賃的？」荀進士道：「正是。」王進士道：「這甚窄，況且離朝綱又遠，這裏住着不便。不瞞年長兄說，弟還有一碗飯吃，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年長兄搬到我那裏去住，將來殿試，一切事都便宜些。」

說罷，又坐了一會去了。次日，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傳臚那日，荀致殿在二甲，王惠殿在三甲，都授了工部主事。俸滿之後，一齊陞了員外。

一日，兩位正在寓處閒坐，只見長班傳進一個全紅帖來，上寫「晚生陳禮頓首拜」。全帖裏面夾着一個單帖，上寫着「江西南昌縣陳禮，子和甫，素善乩仙神數，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王員外道：「長兄，這人你認得麼？」荀員外道：「是有這個人。他請仙判的最妙，何不喚他進來請仙問問功名的事？」忙叫請。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頭戴瓦楞帽，身穿繭紬直裰，腰繫絲絛，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見了二位，躬身唱喏，說：「請二位先生台座，好讓山人拜見。」

二人再三謙讓，同他行了禮，讓他首位坐下。

荀員外道：「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

弟却無緣，不曾會見。」

陳禮躬身道：「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因前三日，純陽老祖師

降壇，乩上寫着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

那時老先生尙不會高發，天機不可洩漏，

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

王員外道：「道兄請仙之法，是何人傳授？」

還是專請純陽祖

師？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啓請？」

陳禮道：「各位仙人都可請。就是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都可啓請。不瞞二位老先生

說，晚生數十年以來，並不在江湖上行道，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切記

先帝宏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

事下獄，請仙問其吉凶。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批了「七日來復」四個大字。到

七日上，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只罰了三個月的俸。

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

詩，後來兩句說道：「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舊京人。」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

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那一位君王。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
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衆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所以晚生說是帝王，聖
賢，都是請得來的。」

王員外道：「道兄如此高明，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陳禮道：「怎麼
斷不出來？凡人富貴，窮通，貧賤，壽夭，都從乩上判下來，無不奇驗。」兩位見他說得熱鬧，
便道：「我兩人要請教，問一問陞遷的事。」那陳禮道：「老爺請焚起香來。」二位道：
「且慢，候吃過便飯。」

當下留着吃了飯，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乩筆，都取了來擺下。陳禮道：「二位老爺
自己默祝。」二位祝罷，將乩筆安好。陳禮又自己拜了幾拜，燒了一道降壇的符，便請二
位老爺兩邊扶着乩筆，又念了一遍咒語，燒了一道啓請的符，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那
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雙手捧着，跪獻上去。那乩筆先畫了幾個圈子，便不動了。陳禮
又焚了一道符，叫衆人都息靜。長班，家人，站在外邊去了。

又過了一頓飯時，那乩扶得動了，寫出四個大字：『王公聽判。』王員外慌忙丟了乩

筆，下來拜了四拜，問道：『不知大仙尊姓大名？』問罷，又去扶乩。那乩旋轉如飛，寫下一

行道：『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說道：『今日二位

老爺心誠，請得夫子降壇，這是輕易不得的事！總是二位老爺大福。須要十分誠敬，若有

些須怠慢，山人就擔戴不起！』

二位也覺悚然，毛髮皆豎；丟着乩筆，下來又拜了四拜，再上去扶。陳禮道：『且住；沙盤

小，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寫不下，且拏一副紙筆來，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於是拏了一

副紙筆，遞與陳禮在旁鈔寫，兩位仍舊扶着。那乩運筆如飛，寫道：——

『羨爾功名夏后，一枝高折鮮紅。大江烟浪杳無蹤，兩日黃堂坐擁。

』只道驕驕開道原來天府夔龍。琴瑟琵琶路上逢，一盞醇醪心痛！』

寫畢，又判出五個大字：『調寄西江月。』三個人都不解其意。王員外道：『只有頭

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貢；』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這句驗了。此

下的話，全然不解。」陳禮道：「夫子是從不誤人的。老爺收着，後日必有神驗。况這詞

上說「天府夔龍，一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

王員外被他說破，也覺得心裏歡喜。說罷，苟員外下來拜了，求夫子判斷。那乩筆半日不動，求的急了，運筆判下一個「服」字。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又判了一個「服」字。一連平了三回沙，判了三個「服」字，再不動了。陳禮道：「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不可再褻瀆了。」

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將乩筆，香爐，沙盤撤去，重新坐下。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又寫了一封薦書，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陳山人拜謝去了。

到晚，長班進來說：「苟老爺家有人到。」只見苟家家人掛着一身的孝，飛跑進來磕了頭，跪着稟道：「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

苟員外聽了這話，哭倒在地。王員外扶了半日，救醒轉來，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王

員外道：「年長兄，這事且再商議。現今考選科道在即，你我的資格，都是有指望的。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再遲三年，如何了得？不如且將這事瞞下，候考選過了再處。」荀員外道：「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但這件事恐瞞不下。」王員外道：「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明早我自自有道理。」

一宿無話。次日清早，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金東崖道：「做官的人，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只可說是能員要留部在任守制，這個不妨。但須是大人們保舉，我們無從用力。若是發來部議，我自然效勞，是不消說了。」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到晚，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悄悄去求周司業范通政兩位老師，求個保舉。兩位都說：「可以酌量而行。」

又過了兩三日，都回復了來說：「官小，與「奪情」之例不合。這奪情，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若工部員外，是個閒曹，不便保舉奪情。」荀員外只得遞呈了憂。王員外道：「年長兄，你此番喪葬需費。你是個寒士，如何支持得來？」

况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怎生是好？如今也罷，我也告一個假，同你回去；喪葬之費數百金，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這事才好。」荀員外道：「我是該的了，爲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王員外道：「考選還在明年。你要等除服，所以擔誤。我這告假，多則半年，少只三個月，還趕的着。」

當下荀員外拗不過，只得聽他告了假，一同來家，替太夫人治喪。一連開了七日弔，司道，府縣，都來弔唁。此時哄動薛家集。百十里路外的人，男男女女，都來看荀員外家的喪事。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拏手本來磕頭，看門效力。整整鬧了兩個月，喪事已畢。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作辭回京。荀員外送出境外，謝了又謝。王員外一路無話，到京才開了假，早見長班領着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不因這一報，有分教：

貞臣良佐，忽爲悖逆之人；郡守部曹，竟作逋逃之客。

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觀察窮途逢世好

婁公子故里遇貧交

話說王員外才到京開假，早見長班領報錄人進來叩喜。王員外問是何喜事。報錄人叩過頭，呈上報單。上寫道：

「江撫王一本。為要地需才事。南昌知府員缺，此乃沿江重地，須才能幹

濟之員；特本請旨，於部屬內揀選一員。奉旨：南昌府知府員缺，着工部員外王

惠補授。欽此。」

王員外賞了報喜人酒飯，謝過恩，整理行裝，去江西到任。非止一日，到了江西省城。

南昌府前任憲太守，浙江嘉興府人，由進士出身，年老告病，已經出了衙門，印務是通判署着。王太守到任，陞了公座，各屬都稟見過了，便是憲太守來拜。王惠也回拜過了。為這交盤

的事，彼此參差着，王太守不肯就接。

一日，蘧太守差人來稟說：『太爺年老多病，耳朵聽話又不甚明白。交盤的事，本該自己來領王太爺的教；因是如此，明日打發少爺過來，當面相懇。一切事都要仗託王太爺擔代。』

王惠應諾了，衙裏整治酒飯，候蘧公子。

直到早飯過後，一乘小轎，一副紅全帖，上寫

『眷晚生蘧景玉拜。』

王太守開了宅門，叫請少爺進來。

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後雅，

舉動不羣。彼此施了禮，讓位坐下。

王太守道：『前晤尊公大人，幸瞻丰采。今日却聞得略有些貴恙？』

蘧公子道：『家

君年老，常患肺病，不耐勞煩，兼之兩耳重聽。多承老先生記念。』

王太守道：『不敢。老

世臺今年多少尊庚了？』

蘧公子道：『一向總隨尊大人

任所的。』

蘧公子道：『家君做縣令時，晚生尙幼，相隨敝門伯范老先生在山東督學幕中

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直到陞任南昌，署內無人辦事，這數年總在這裏的。』

王太守道：「尊大人精神正旺，何以就這般急流勇退了？」

遷公子道：「家君常說：

「宦海風波，實難久戀。」况做秀才的時候，原有幾畝薄產，可供饘粥；先人敝廬，可蔽風雨；

就是琴罇、鑪几、藥欄、花榭，都也還有幾處，可以消遣。所以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而今却可賦「遂初」了。」

王太守道：「自古道：『休官莫問子。』看老世臺這等襟懷高曠，尊大人所以得暢然

掛冠。」笑着說道：「將來不日高科鼎甲，老先生正好做封翁享福了。」遷公子道：「老

先生，人生賢不肖，到也不在科名。晚生只願家君早歸田里，得以菽水承歡，這是人生至樂之事。」王太守道：「如此，更加可敬了。」

說着，換了三遍茶，寬去大衣服，坐下。說到交代一事，王太守着實作難。遷公子道：

「老先生不必過費清心。家君在此數年，布衣蔬食，不過仍舊是儒生行徑，歷年所積俸餘，約有二千餘金。如此地倉穀、馬匹、雜項之類，有甚麼缺少不敷處，悉將此項送與老先生任意填補。家君知道老先生數任京官，宦囊清苦，決不有累。」王太守見他說得大方爽快，

滿心歡喜。

須臾，擺上酒來，奉席坐下。

王太守慢慢問道：「地方人情？可還有甚麼出產？詞訟

裏可也略有些甚麼通融？」

蘧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餘，巧詐不足。若說地方出產

及詞訟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詞訟甚少；若非綱常倫紀大事，其餘戶婚田土，都批到縣裏去，務在安輯，與民休息。至於處處利藪，也絕不耐煩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但只問着晚生，便是一問道於盲了。」

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

當下酒過數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裏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裏，也都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裏有三樣聲息。」」

王太守道：「是那三樣？」

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

王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却也有趣的緊。」

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

王太守道：『是那三樣？』

遷公子道：『是戲子聲，算盤聲，板子聲。』

王太守並不知

這話是譏誚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辦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認真。』遷公子十分大酒量，王太守也最好飲，彼此傳杯換盞，直吃到日西時分，將交代的事當面言明，王太守許定出結，作別去了。

過了幾日，遷太守果然送了一項銀子，王太守替他出了結。遷太守帶着公子家眷，裝了半船行李書畫，回嘉興去了。

王太守送到城外回來，果然聽了遷公子的話，釘了一把頭號的庫戲，把六房書辦都傳進來，問明了各項內的餘利，不許欺隱，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是頭號板子。把兩根板子擎到內衙上秤，較了一輕一重，都寫了暗號在上面：出來坐堂之時，吩咐叫用大板，皂隸若取那輕的，就知他得了錢了，就取那重板子打皂隸。這些衙役百姓，一個個被他打得魂飛魄散。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裏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訪聞，都

道是江西第一個能員。做到兩年多些，各處薦了。適值江西寧王反亂，各路戒嚴，朝廷就把他推陞了南贛道，催趲軍需。

王太守接了羽檄文書，星夜赴南贛到任。到任未久，即出門查看臺站，大車駟馬，在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一個地方，落在公館。公館是個舊人家一所大房子。走進去舉頭一看，正廳上懸着一塊匾，匾上貼着紅紙，上面四個大字是『驂驢開道』。王道臺看見吃了一驚。到廳陞座，屬員衙役參見過了，掩門用飯。忽見一陣大風，把那片紅紙吹在地下，裏面現出綠底金字，四個大字是『天府夔龍』。王道臺心裏不勝駭異，才曉得關聖帝君判斷的話，直到今日才驗。那所判『兩日黃堂』，便就是南昌府的個『昌』字。可見萬事分定。一宿無話。查畢公事，回衙。

次年，寧王統兵破了南贛官軍，百姓開了城門，抱頭鼠竄，四散亂走。王道臺也抵當不住，叫了一隻小船，黑夜逃走。走到大江中，遇着寧王百十隻艤艦戰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萬火把，照見小船，叫一聲『拏！』幾十個兵卒跳上船來，走進中艙，把王道臺反剪了手。

捉上大船。那些從人，船家，殺的殺了，還有怕殺的，跳在水裏死了。

王道臺嚇得撒抖抖的顫，燈燭影裏，望見寧王坐在上面，不敢抬頭。寧王見了，慌走下

來，親手替他解了縛，叫取衣裳穿了，說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起兵誅君側之奸。你既是

江西的能員，降順了孤家，少不得封授你的官爵。」王道臺顫抖抖的叩頭道：「情願降

順。」寧王道：「既然願降，待孤家親賜一杯酒。」

此時王道臺被縛得心口十分疼痛，跪着接酒在手，一飲而盡，心便不疼了；又磕頭謝了，

王爺即賞與江西按察司之職，自此隨在寧王軍中。聽見左右的人，說寧王在玉牒中是第

八個王子，方才悟了關聖帝君所判「琴瑟琵琶」頭上是八個「王」字，竟無一句不驗了。

寧王鬧了兩年，不想被新建伯王守仁一陣殺敗，束手就擒。那些僞官，殺的殺了，逃的

逃了。王道臺在衙門並不會收拾得一件東西，只取了一個枕箱，裏面幾本殘書和幾兩

銀子，換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真乃是「慌不擇路」，趕了幾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

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烏鎮地方。

那日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點心。王惠也拏了幾個錢上岸。那點心店裏都坐滿了，

只有一個少年獨自據了一桌。王惠見那少年彷彿有些認得，却想不起。開店的道：「客

人，你來同這位客人一席坐罷。」王惠便去坐在對席。少年立起身來同他坐下。

王惠忍不住問道：「請教客人貴處？」那少年道：「嘉興。」王惠道：「尊姓？」那

少年道：「姓遷。」王惠道：「向日有位遷老先生，曾做過南昌太守，可與足下一家？」那

少年驚道：「便是家祖。老客人何以見問？」王惠道：「原來是遷老先生的令公孫，失敬

了。」那少年道：「却是不曾拜問貴姓仙鄉？」王惠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寶舟在那

裏？」遷公孫道：「就在岸邊。」

當下會了帳，兩人相攜着下了船坐下。王惠道：「當日在南昌相會的少爺，台諱是景

玉，想是令叔？」遷公孫道：「這便是先君。」王惠驚道：「原來便是尊翁，怪道面貌相似。

却如何這般稱呼？」難道已仙遊了麼？」遷公孫道：「家祖那年南昌解組，次年即不幸先

君見背。」

王惠聽罷，流下淚來說道：「昔年在南昌，蒙尊公骨肉之誼，今不想已作故人。世兄今年貴庚多少了？」

蘧公孫道：「虛度十七歲。到底不曾請教貴姓仙鄉？」

王惠道：「盛從同船家都不在此麼？」

蘧公孫道：「他們都上岸去了。」

王惠附耳低言道：「便是後任的南昌知府王惠。」

蘧公孫大驚道：「聞得老先生已榮陞南贛道，如何改裝獨自到此？」

王惠道：「只爲寧王反叛，弟便掛印而逃，却爲圍城之中，不曾取出盤費。」

蘧公孫道：「如今却將何往？」

王惠道：「窮途流落，那有定所？」

就不會把降順寧王的話說了出來。

蘧公孫道：「老先生，旣邊疆不守，今日却不便出來自呈。只是茫茫四海，盤費缺少，如何使得？」

晚學生此番却是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舍親處討取一樁銀子，現在舟中；今日且贈與老先生以爲路費，去尋一個僻靜所在安身爲妙。」

說罷，即取出四封銀子遞與王惠，共二百兩。

王惠極其稱謝，因說道：「兩邊船上都要趕路，不可久遲，只得告別。」

周濟之情，不死當以厚報。」

雙膝跪了下去。

蘧公孫慌忙跪

下回拜了幾拜。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擄之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個枕箱，內有殘書幾本。此時潛蹤在外，雖這一點物件，也恐被人識認，惹起是非。如今也將來交與世兄，我輕身更好逃竄了。」

蘧公孫應諾，他即刻過船取來交代，彼此洒淚分手。王惠道：「敬問令祖老先生。今世不能再見，來生犬馬相報便了。」分別去後，王惠另覓了船隻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髮披緇去了。

蘧公孫回到嘉興，見了祖父，說起路上遇見王太守的話。蘧太守大驚道：「他是降順了寧王的。」公孫道：「這却不曾說明，只說是掛印逃走，並不曾帶得一點盤纏。」蘧太守道：「他雖犯罪朝廷，却與我是個故交。何不就将你討來的銀子送他作盤費？」公孫道：「已送他了。」蘧太守道：「共是多少？」公孫道：「只取得二百兩銀子，儘數送與他了。」蘧太守不勝歡喜道：「你真可謂汝父之肖子。」就將當日公子交代的事又告訴

了一遍。

公孫見過乃祖，進房去見母親劉氏，母親問了些路上的話，慰勞了一番，進房歇息。次日，在乃祖跟前又說道：『王太守枕箱內還有幾本書。』取出來送與乃祖看。遞太守一看，都是鈔本；其他也還沒要緊，只內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詩話』，有一百多紙，就是青邱親筆繕寫，甚是精工。遞太守道：『這本書多年藏之大內，數十年來，多少才人求見一面不能，天下並沒有第二本。你今無心得了此書，真乃天幸。須是收藏好了，不可輕易被人看見。』

遞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遞來句駝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遞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遞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衆名士贈答。

一日，門上人進來稟道：『婁府兩位少老爺到了。』

蘧太守叫公孫，『你婁家表叔到

了，快去迎請進來。』公孫領命，慌出去迎。這二位乃是婁中堂的公子。中堂在朝二十

餘年，薨逝之後，賜了祭葬，謚爲文恪，乃是湖州人氏。長子現任通政司大堂。這位三公子，

諱琫，字玉亭，是個孝廉；四公子諱瓚，字瑟亭，在監讀書。是蘧太守的親內姪。

公孫隨着兩位進來，蘧太守歡喜，親自接出廳外簷下。兩人進來，請姑丈轉上，拜了，下

去。蘧太守親手扶起，叫公孫過來拜見了表叔，請坐奉茶。二位婁公子道：『自拜別姑丈

大人，屈指已十二載。小姪們在京，聞知姑丈掛冠歸里，無人不拜服高見。今日得拜姑丈，

早已鬚鬢皓然，可見有司官是勞苦的。』蘧太守道：『我本無宦情。南昌待罪數年，也不

曾做得一些事業，虛糜朝廷爵祿，不如退休了好。不想到家一載，小兒亡化了，越覺得胸懷

冰冷。仔細想來，只怕還是做官的報應。』

婁三公子道：『表兄天才磊落英多，誰想享年不永。幸得表姪已長成人，侍奉姑丈膝

下，還可惜此自寬。」婁四公子道：「便是小姪們聞了表兄訃音，思量總角交好，不想中路分離，臨終也不能一別，同三兄悲痛過深，幾乎發了狂疾。大家兄念着，也終日流涕不止。」

遷太守道：「令兄官况也還覺得高興麼？」二位道：「通政司是個清淡衙門，家兄在那裏浮沈着，絕不會有甚麼建白，却是事也不多。所以小姪們在京師轉覺無聊，商議不如返舍爲是。」

坐了一會，換去衣服，二位又進去拜見了表嫂。公孫陪奉出來，請在書房裏。面前一個小花圃，琴罇爐几，竹石禽魚，蕭然可愛。遷太守也換了葛巾野服，挂着天台藤杖，出來陪坐。擺出飯來，用過飯，烹茗清談，說起江西寧王反叛的話，「多虧新建伯神明獨運，建了這件大功，除了這番大難。」

婁三公子道：「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尤爲難得。」四公子道：「據小姪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低，就落得個爲賊，爲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

遷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

四公子不敢再說了。那知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騷不平，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每到酒酣耳熱，更要發這一種議論。婁通政也是聽不過，恐怕惹出事來，所以勸他回浙江。

當下又談了一會閒話，兩位問道：「表姪學業，近來造就何如？」却還不曾恭喜。畢過姻事？」太守道：「不瞞二位賢姪說，我只得這一個孫子，自小嬌養慣了。我每常見這些教書的先生，也不見有甚麼學問，一味粧模做樣，動不動就是打罵。人家請先生的，開口就說要嚴；老夫姑息的緊，所以不曾着他去從時下先生。你表兄在日，自己教他讀些經史；自你表兄去後，我心裏更加憐惜他，已替他捐了個監生。舉業也不會十分講究。近來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幾首詩，吟咏性情，要他知道樂天知命的道理，在我膝下承歡便了。」二位公子道：「這個便是姑丈高見。俗語說得好：『與其出一個新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鷲的通儒。』這個是得緊。」

遷太守便叫公孫把平日做的詩取幾首來與二位表叔看。二位看了，稱贊不已。一

連留住盤桓了四五日，二位辭別要行。蘧太守治酒餞別，席間說起公孫姻事，「這裏大戶人家，也有央着來說的；我是個窮官，怕他們爭行財下禮，所以耽遲着。賢姪在湖州，若是老親舊戚人家，爲我留意。貧窮些也不妨。」

二位應諾了。當日席終。次早，叫了船隻，先發上行李去。蘧太守叫公孫親送上船，自己出來，廳事上作別，說到「老夫因至親在此數日，家常相待，休怪怠慢。二位賢姪回府，到令先太保公及尊公太保文恪公墓上，提着我的名字，說我蘧祐年邁龍鍾，不能親自再來拜謁墓道了。」

兩公子聽了，悚然起敬，拜別了姑丈。蘧太守執手送出大門。公孫先在船上，候二位到時，拜別了表叔，看着開了船，方才回來。兩公子坐着一隻小船，蕭然行李，仍是寒素。看見兩岸桑陰稠密，禽鳥飛鳴。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裏邊撐出船來，賣些菱藕。兩弟兄在船內道：「我們幾年京華塵土中，那得見這樣幽雅景致？」宋人詞說得好：「算計只有歸來是。」果然果然！

看看天色晚了，到了一鎮人家，桑陰裏射出燈光來，直到河裏。兩公子叫道：『船家，泊下船。』此處有人家，上面沽些酒來消此良夜，就在這裏宿了罷。船家應諾，泊了船。兩弟兄凭舷痛飲，說古今的事。

次早，船家在船中做飯，兩弟兄上岸閒步，只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見了二位，納頭便拜下去，說道：『婁少老爺，認得小人麼？』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

公子好客，結多少碩彥名儒；相府開筵，常聚些布衣章帶。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

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納頭便拜。兩公子慌忙扶起，說道：『足下是誰？我不認得。』那人道：『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兩公子道：『正是面善，一會兒想不起。』那人道：『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

兩公子大驚道：『你却如何在此處？』鄒三道：『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小的老子看着墳山，着實興旺，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那舊房子就不設住了，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東村房子，只設大哥，大嫂子，二哥，二嫂子住。小的有個姐姐，嫁在新市鎮。姐夫沒了，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

接了這裏來住，小的就跟了來的。」

兩公子道：「原來如此。我家墳山沒有人來作踐麼？」

鄒三道：「這是那個敢？府

縣老爺們，大凡往那裏過，都要進來磕頭，一莖草也沒人動。」兩公子道：「你父親，母親，而

今在那裏？」鄒三道：「就在市梢盡頭姐姐家住着，不多幾步。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

少老爺的恩德，不能見面。」

三公子向四公子道：「鄒吉甫這老人家，我們也甚是想他。既在此不遠，何不去到他

家裏看看？」四公子道：「最好。」帶了鄒三回到岸上，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鄒三

引着路，一徑走到市梢頭。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兩扇籬笆門，半開半掩。鄒三走去叫道：

「阿爺，三少老爺四少老爺在此。」鄒吉甫裏面應道：「是那個？」拄着拐杖出來。望

見兩位公子，不覺喜從天降；讓兩公子走進堂屋，丟了拐杖，便要倒身下拜。

兩公子慌忙扶住道：「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兩公子扯他同坐下。鄒三捧出

茶來，鄒吉甫親自接了，送與兩公子吃着。三公子道：「我們從京裏出來，一到家就要到先

太保墳上掃墓，算計着會你老人家。却因繞道在嘉興看蘧姑老爺，無意中走這條路，不想撞見你兒子，說你老人家在這裏，得以會着。相別十幾年，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方才聽見說，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會添了幾個孫子了麼？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

說着，那老婆婆，白髮齊眉，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兩公子也還了禮。鄒吉甫道：

「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整治起飯來，留兩位少老爺坐坐。」婆婆進去了。鄒吉甫道：

「我夫妻兩個，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一時也不能忘。我這老婆子，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炷香，保祝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轎子？」四公子道：

「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却說這樣的話，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

三公子道：「況且墳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我們方且知感不盡，怎說這話？」鄒吉甫道：

「蘧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他少爺可惜去世！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三公子道：

「他今年十七歲，資性倒也還聰明的。」

鄒三捧出飯來，鷄魚肉鴨，齊齊整整，還有幾樣蔬菜，擺在桌上，請兩位公子坐下。鄒吉

甫不敢交陪，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斟上酒來，鄒吉甫道：『鄉下的水酒，老爺們恐吃不慣。』四公子道：『這酒也還有些身分。』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而今人情薄了，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各樣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不知怎樣的事，事事都改變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來。』像我這酒是扣着水下的，還是這般淡薄無味。』三公子道：『我們酒量也不大，只這個酒十分好了。』鄒吉甫吃着酒，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憐見，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

四公子聽了，望着三公子笑。鄒吉甫又道：『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就爲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這事可是有的麼？』三公子笑道：『你鄉下一個老實人，那裏得知這些話？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鄒吉甫道：『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鹽店一位管事先生，閒常無事，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或是柳陰樹下，坐着說的這些話，所以我常聽見他。』兩公子驚道：『這先生姓甚麼？』

鄒吉甫道：「他姓楊，爲人忠直不過；又好看的是個書，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隨處坐着，拏出來看。往常他在這裏，飯後沒事，也好步出來了；而今要見這先生，却是再不能得！」

兩公子道：「這先生往那裏去了？」

鄒吉甫道：「再不要說起！」

楊先生雖是生意出

身，一切帳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閑遊，在店裏時，也只是垂簾看書，憑着這夥計胡三

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老阿猷」。

先年東家因他爲人正氣，所以託他管總；後來

聽見這些猷事，本東自己下店，把帳一盤，却虧空了七百多銀子。問着又沒處開消，還在東

家面前咬文嚼字，指手畫脚的不服。東家惱了，做了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縣主老爺

見是鹽務的事，點到奉行，把這楊先生拏到監裏坐着追比。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

三公子道：「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

吉甫道：「有到好了。他家就住在這

村口外四里多路。兩個兒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讀書，還靠着老官養活，却將甚麼

賠償？」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窮鄉僻壤，有這樣讀書君子，却被守錢奴如此凌虐，令人一怒髮

衝冠！』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三公子道：『他不過是欠債，並非犯法；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這有何難？』四公子道：『這最有理。我兩人明日到家，就去辦這件事。』鄒吉甫道：『阿彌陀佛！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人。想着從前已往，不知拔濟了多少人。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這一鎮的人，誰不感仰！』三公子道：『吉甫，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待我們去相機而動。』四公子道：『正是；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說出來就沒趣了。』

於是，不用酒了，取飯來吃過，忽忽回船。鄒吉甫拄着拐杖，送到船上，說：『少老爺們恭喜回府，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又叫鄒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送在船上，與二位少老爺消夜。看着開船，方才回去了。

兩公子到家，清理了些家務，應酬了幾天客事，即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叫他去到縣裏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虧空何項銀兩，共計多少，本人有功名沒功

名，都查明白了來說。

晉爵領命，來到縣衙。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見他來查，連忙將案尋出，用紙膽寫一通，遞與他，拏了回來回覆兩公子。只見上面寫着：

『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商人楊執中（即楊允）累年在店不守本分，嫖賭穿吃，侵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懇恩追比云云。但查本人係廩生拔貢，不便追比，合詳請褫革，以便嚴比。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候上憲批示，然後勒限等情。』

四公子道：『這也可笑的緊；廩生拔貢，也是衣冠中人物，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就要將他褫革追比，是何道理！』三公子道：『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晉爵道：『小的問明了，並無別情。』三公子道：『既然如此，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再寫我兩人的名帖，向德清縣說：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就放出監來。你再拏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你作速去辦理。』四公子道：

「晉爵，這事你就去辦，不可怠慢。那楊貢生出監來，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

晉爵應諾去了。

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書辦家，把這銀子送與書辦，說道：「楊

貢生的事，我和你商議個主意。」

書辦道：「既是太保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

隨即打個稟帖，說：

「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兩位老爺發了帖，現有婁府家人具的保狀。况

且婁府說這項銀子，非贓非帑，何以便行監禁？此事乞老爺上裁。」

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心下着慌，却又回不得鹽商；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准了晉爵保狀，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釋放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都是晉爵笑納，把放出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公子知道他出了監，自然就要來謝。

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縣前問人，說是一個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他自

心裏想，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疑惑一番，不必管他，落得身子乾淨，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到家，老妻接着，喜從天降。兩個蠢兒子，日日在鎮上賭錢，半夜也不歸家。只有一個老嫗，又癡又聾，在家燒火做飯，聽候門戶。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

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接在東莊去住，不曾會着，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做夢也不得知道。

婁公子過了月餘，弟兄在家，不勝詫異；想到越石甫故事，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更加可敬。

一日，三公子向四公子道：「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此人品行不同。」四公子道：「論理，我弟兄既仰慕他，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定要望他來報謝，這不是俗情了麼？」三公子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豈不聞『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之說？我們若先到他家，可不像要特地自明這件事了？」四公子道：「相見之時，原不要提起。朋友聞聲相

思，命駕相訪，也是常事。

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倒反隔絕了，相與不得的？」

三公子道：

「這話極是有理。」

當下商議已定，又道：「我們須先一日上船，次日早到他家，以便作盡日之談。」於是叫了一隻小船，不帶從者，下午下船，走了幾十里。此時正值秋末冬初，晝短夜長，河裏有些朦朦的月色。這小船乘着月色，搖着櫓走。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挨擠不開，這船却小，只在船傍邊擦過去。

看看二更多天氣，兩公子將次睡下，忽聽一片聲，打的河路響。這小船却沒有燈，艙門又關着。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見上流頭一隻大船，明晃晃點着兩對大高燈，一對燈上字是「相府」，一對是「通政司大堂」；船上站着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手拏鞭子，打那擠河路的船。四公子嚇了一跳，低低叫：「三哥，你過來看看。這是那個？」三公子來看了看，一看，「這僕人却不是我家的？」

說着，那大船已到了跟前，拏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

船家道：「好好的一條河路，你走

就走罷了，行兇打怎的？」船上那些人道：「狗攬的奴才！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

船是那家的船！」船家道：「你燈上掛着「相府」，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那些人

道：「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船家道：「婁府——罷了，是那一位老爺？」

那船上道：「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誰人不曉得！這狗攬的，再回嘴，拏

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明日回過三老爺，拏帖子送到縣裏，且打幾十板子再講！」船家

道：「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

兩公子聽着暗笑。船家開了艙板，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三公子走在船頭

上，此時月尙未落，映着那邊的燈光，照得亮。三公子問道：「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

那些人却認得三公子，一齊都慌了，齊跪下道：「小人們的主人却不是老爺一家，小人們的

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因從莊上運些租米，怕河路裏擠，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銜，不想

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小的們該死了！」

三公子道：「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却也同在鄉里，借個官銜燈籠何妨？但你們在河

道裏行兇打人，却使不得。你們說是我家，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況你們也是知道的，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你們起來。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也不必說在河裏遇着我的這一番話。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

衆人應諾，謝了三老爺的恩典，磕頭起來，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四公子道：「船家，你究竟也不該說出我家三老爺在船上，又請出與他看。把他們掃這一場大興，是何意思？」船家道：「不說！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了！好不兇惡！這一會才現出原身來了！」

說罷，兩公子解衣就寢。小船搖櫓行了一夜，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兩公子取水洗了面，吃了些茶水點心，吩咐了船家，「好好的看船，在此伺候。」兩人走上岸，來到市梢盡頭鄒吉甫女兒家，見關着門。敲門問了一問，才知道老鄒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女兒留兩位老爺吃茶，也不曾坐。

兩人出了鎮市，沿着大路走去，有四里多路，遇着一個挑柴的樵夫，問他這裏有個楊執

中老爺家住在那裏。樵夫用手指着，「遠望着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你們打從這條小路穿過去。」

兩位公子謝了樵夫，披榛覓路，到了一個村子，不過四五家人家，幾間茅屋。屋後有兩顆大楓樹，經霜後，楓葉通紅，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又一條小路，轉到前門。門前一條澗溝，上面小小板橋。兩公子過得橋來，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着。見人走到，那狗便吠起來。三公子自來叩門。叩了半日，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身上衣服甚是破爛。兩公子近前問道：「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問了兩遍，方才點頭道：「便是，你是那裏來的？」兩公子道：「我弟兄兩個姓婁，在城裏住。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

那老嫗又聽不明白，說道：「是姓「劉」麼？」兩公子道：「姓婁。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老嫗道：「老爺不在家裏。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並不曾回來。你們有甚麼說話，改日再來罷。」說罷，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吃茶，竟自關了門回去了。兩公子不勝悵悵，立了一會，只得仍舊過橋，依着原路，回到船上，進城去了。

楊執中這老獸直到晚裏才回家來。老嫗告訴他道：「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柳」的來尋老爹，說他在甚麼「大覺寺」裏住。」楊執中道：「你怎麼回他去的？」老嫗道：「我說老爹不在家，叫他改日來罷。」楊執中自心裏想：「那個甚麼姓柳的……」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打官司，縣裏出的原差姓柳，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你這老不死老蠢蟲！這樣人來尋我，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又叫他改日來怎的！你就這樣沒用！」老嫗又不服，回他的嘴。楊執中惱了，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踢了幾脚。自此之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從清早就出門閑混，直到晚才歸家。

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過了四五日，又叫船家到鎮上，仍舊步到門首敲門。老嫗開門，看見還是這兩個人，惹起一肚子氣，發作道：「老爹不在家裏！你們只管來尋怎的！」兩公子道：「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老嫗道：「還說甚麼！為你這兩個人，」

帶累我一頓拳打脚踢！今日又來做甚麼！老爹不在家！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我不
得工夫！要去燒鍋做飯！

說着，不由兩人再問，把門關上，就進去了，再也敲不應。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心裏又
好惱，又好笑，立了一會，料想叫不應了，只得再回船來。船搖着行了幾里路，見一個賣菱的
船，船上一個小孩子搖着，搖近船來。那孩子手扶着船窗，口裏說道：『買菱那！買菱那！』

船家把繩子拴了船，且秤菱角。兩公子在船艙內伏着問那小孩子道：『你在那村裏

住？』那小孩子道：『我就在這新市鎮上。』四公子道：『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你認

得他麼？』那小孩子道：『怎麼不認得？這位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前日趁了我

的船去前村看戲，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寫了些字在上面。』三公子道：『在那裏？』

那小孩子道：『在船底下不是？』三公子道：『取過來我們看看。』

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接了船家買菱的錢搖着去了。兩公子打開看，是一幅素紙，上
面寫着一首七言絕句詩道：——

「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後面一行寫「楓林拙叟楊允草」。兩公子看罷，不勝歎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

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

這日雖霜楓淒緊，却喜得天氣清明。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徘徊眺望，只見

後面一隻大船，趕將上來。船頭上一個人叫道：「婁四老爺，請攏了船，家老爺在此。」船

家忙把船攏過去。那人跳過船來，磕了頭，看見艙裏道：「原來三老爺也在此。」只因遇

着這隻船，有分教：

少年名士，豪門喜結絲蘿；相府儒生，勝地廣招俊傑。

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魯翰林憐才擇壻

遷公孫富室招親

話說婁家兩位公子在船上，後面一隻大官船趕來，叫攏了船，一個人上船來請。兩公子認得是同鄉魯編修家裏的管家，問道：『你老爺是幾時來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尙未曾到。』三公子道：『如今在那裏？』管家道：『現在大船上，請二位老爺過去。』

兩公子走過船來，看見貼着『翰林院』的封條，編修公已是方巾便服，出來站在艙門口。編修原是太保的門生，當下見了，笑道：『我方才遠遠看見船頭上站的是四世兄，我心裏正疑惑你們怎得在這小船上？不想三世兄也在這裏。有趣的緊。請進艙裏去。』

讓進艙內，彼此拜見過了坐下。三公子道：『京師拜別，不覺又是半載。世老先生因何告假回府？』魯編修道：『老世兄，做窮翰林的人，只望着幾回差事。現今肥美的差都

被別人鑽謀去了，白白坐在京裏，陪錢度日。況且弟年將五十，又無子息，只有一個小女，還不會許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務，再作道理。二位世兄，爲何駕着一隻小船在河裏？從人也不帶一個，却做甚麼事？

四公子道：『小弟總是閒着無事的人，因見天氣晴暖，同家兄出來閒遊，也沒甚麼事。』魯編修道：『弟今早在那邊鎮上去看一個故人，他要留我一飯。我因忽忽要返舍，就苦辭

了他，他却將一席酒饋送在我船上。今喜遇着二位世兄，正好把酒話舊。』因問從人道：『二號船可曾到？』船家答應道：『不曾到，還離的遠哩。』魯編修道：『這也罷了。』

叫家人：『把二位老爺行李搬上大船來，那船叫他回去罷。』

吩咐擺了酒席，斟上酒來同飲，說了些京師裏各衙門的閒話。魯編修問了故鄉的年歲，又問近來可有幾個有名望的人。三公子因他問這一句話，就說出楊執中這一個人，可以算得極高的品行，就把這一張詩拏出來送與魯編修看。

魯編修看罷，愁着眉道：『老世兄，似你這等所爲，怕不是自古及今的賢公子，就是信陵

君，平原君，也不過如此。但這樣的人，盜虛聲者多，有實學者少。我老實說，他若果有學問，爲甚麼不中了去？只做這兩句詩，當得甚麼？就如老世兄這樣屈尊好士，也算這位楊兄一生第一個好遭際了；兩回躲着不敢見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見，這樣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罷了。」

兩公子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又吃了半日酒，講了些閒話，已到城裏。魯編修定要送兩位公子回家，然後自己回去。

兩公子進了家門，看門的稟道：「蘧小少爺來了，在太太房裏坐着哩。」兩公子走進內堂，見蘧公孫在那裏，三太太陪着。公孫見了表叔來，慌忙見禮。兩公子扶住，邀到書房。蘧公孫呈上乃祖的書札，並帶了來的禮物，所刻的詩話，每位一本。兩公子將此書略翻了幾頁，稱贊道：「賢姪少年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蘧公孫道：「小子無知妄作，要求表叔指點。」

兩公子歡喜不已，當夜設席接風，留在書房歇息。次早起來，會過蘧公孫，就換了衣服，

叫家人持帖，坐轎子去拜魯編修。拜罷回家，即吩咐廚役備席，發帖請編修公，明日接風，走

到書房內，向公孫笑着說道：『我們明日請一位客，勞賢姪陪一陪。』

蘧公孫問是那一位。三公子道：『就是我這同鄉魯編修，也是先太保做會試總裁取

中的。』四公子道：『究竟也是個俗氣不過的人。却因我們和他世兄弟，又前日船上遇

着就先擾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來坐坐。』

說着，看門的人進來稟說：『紹興姓牛的牛相公，叫做牛布衣，在外候二位老爺。』三

公子道：『快請廳上坐。』蘧公孫道：『這牛布衣先生，可是曾在山東范學臺幕中的？』

三公子道：『正是，你怎得知？』蘧公孫道：『曾和先父同事，小姪所以知道。』四公子道：

『我們倒忘了尊公是在那裏的。』

隨即出去會了牛布衣。談之良久，便同牛布衣走進書房。蘧公孫上前拜見。牛布

衣說道：『適才會見令表叔，才知尊大人已謝賓客，使我不勝傷感。今幸見世兄如此英英

玉立，可稱嗣續有人，又要破涕爲笑。」因問：「令祖老先生康健麼？」
遷公孫答道：「託庇粗安。家祖每常也時時想念老伯。」

牛布衣又說起范學臺幕中查一個童生卷子，尊公說出何景明的一段話，真乃談言微中，名士風流；因將那一席話又述了一遍。兩公子同遷公孫都笑了。三公子道：「牛先生，你我數十年故交，凡事忘形；今又喜得舍表姪得接大教，竟在此坐到晚去。」

少頃，擺出酒席，四位樽酒論文。直吃到日暮，牛布衣告別。兩公子問明寓處，送了出去。次早，遣家人去邀請魯編修，直到日中才來，頭戴紗帽，身穿蟒衣，進了廳事，就要進去拜老師神主。兩公子再三辭過，然後寬衣坐下，獻茶。茶罷，遷公孫出來拜見。三公子道：

「這是舍表姪，南昌太守家姑丈之孫。」魯編修道：「久慕，久慕。」

彼此謙讓坐下，寒暄已畢，擺上兩席酒來。魯編修道：「老世兄，這個就不是了。你我世交，知己間何必做這些客套？依弟愚見，這廳事也太闊落，意欲借尊齋，只須一席酒，我四人促膝談心，方才暢快。」

兩公子見這般說，竟不違命，當下讓到書房裏。

魯編修見瓶花爐几，位置得宜，不覺怡

悅。奉席坐了，公子吩咐一聲叫焚香，只見一個頭髮齊眉的童子，在几上捧了一個古銅香

爐出去，隨即兩個管家進來放下暖簾，就出去了。足有一個時辰，酒斟三巡，那兩個管家又

進來把暖簾捲上。但見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裏，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魯編修

覺飄飄有凌雲之思。三公子向魯編修道：『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

編修贊歎了一回，同蘧公子談及江西的事，問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便是王諱惠

的了？』蘧公孫道：『正是。』魯編修道：『這位王道尊却是了不得，而今朝廷捕獲得他

甚緊。』三公子道：『他是降了寧王的。』魯編修道：『他是江西保薦第一能員，及期就

是他先降順了。』四公子道：『他這降，到底也不是。』魯編修道：『古語道得好：『無兵

無糧，因甚不降？』只是各偽官也逃脫了許多，只有他領着南贛數郡一齊歸降，所以朝廷

尤把他罪狀的很，懸賞捕拏。』

公孫聽了這話，那從前的事，一字也不敢提。魯編修又說起他請仙這一段故事，兩公

子不知。魯編修細說這事，把西江月念了一遍，後來的事逐句講解出來，又道：「仙乩也古怪，只說道他歸降，此後再不判了。還是吉凶未定。」四公子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這就是那扶乩的人一時動乎其機，說是有神仙，又說有靈鬼的，都不相干。」

換過了席，兩公子把蘧公孫的詩和他刻的詩話請教，極誇少年美才。魯編修歎賞了許久，便向兩公子問道：「令表姪貴庚？」三公子道：「十七。」魯編修道：「懸弧之慶，在於何日？」三公子轉問蘧公孫。公孫道：「小姪是三月十六亥時生的。」魯編修點了一點頭，記在心裏。到晚席散，兩公子送了客，各自安歇。

又過了數日，蘧公孫辭別回嘉興去，兩公子又留了一日。這日，三公子在內書房寫回覆蘧太守的書。才寫着，書童進來道：「看門的稟事。」三公子道：「着他進來。」看門的道：「外面有一位先生，要求見二位老爺。」三公子道：「你回他我們不在家，留下了帖罷。」看門的道：「他沒有帖子，問着他名姓，也不肯說，只說要面會二位老爺談談。」三

公子道：『那先生是怎樣一個人？』看門的道：『他有五六十歲，頭上也戴的是方巾，穿的件繭紬直裰，像個斯文人。』三公子驚道：『想是楊執中來了。』忙丟了書子，請出四公子來，告訴他如此這般，似乎楊執中的行徑；因叫門上的，『去請在廳上坐，我們就出來會。』看門的應諾去了，請了那人到廳上坐下。兩公子出來相見，禮畢，奉坐。那人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只是無緣，不曾拜識。』三公子道：『先生貴姓，台甫？』那人道：『晚生姓陳，草字和甫，一向在京師行道。』昨同翰苑魯老先生來遊貴鄉，今幸得瞻二位老爺丰采。三老爺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四老爺土星明亮，不日該有加官晉爵之喜。』

兩公子聽罷，才曉得不是楊執中，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籙，晚生都略知道一二。』向在京師，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門的老先生請個不歇，經晚生許過他陞遷的，無不神驗。不瞞二位老爺說，晚生只是個直言，並不肯阿諛趨奉，所以這些當道大人，俱蒙相愛。前日正同魯老先生笑說，自離江西，今年到貴省，屈指二十年來，已是走過九省了！』

說罷，哈哈大笑。左右捧上茶來吃了。四公子問道：「今番是和魯老先生同船來的？」愚弟兄那日在路遇見魯老先生，在船上盤桓了一日，却不曾會見。」陳和甫道：「那日晚生在二號船上，到晚才知道二位老爺在彼。這是晚生無緣，遲這幾日，才得拜見。」三公子道：「先生言論軒爽，愚兄弟也覺得恨相見之晚。」陳和甫道：「魯老先生有句話託晚生來面致二位老爺，可借尊齋一談。」兩公子道：「最好。」

當下讓到書房裏。陳和甫舉眼四面一看，見院宇深沉，琴書瀟灑，說道：「真是一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說畢，將椅子移近跟前道：「魯老先生有一個令愛，年方及笄。晚生在他府上，是知道的。這位小姐，德性溫良，才貌出衆。魯老先生和夫人因無子息，愛如掌上之珠，許多人家求親，只是不允。昨在尊府會見南昌蘧太爺的公孫，着實愛他才華，所以託晚生來問，可曾畢過姻事？」

三公子道：「這便是舍表姪，却還不會畢姻。極承魯老先生相愛。只不知他這位小姐貴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礙？」陳和甫笑道：「這個倒不消慮。令表姪八字，魯老先生

在尊府席上已經問明在心裏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兩人合婚。小姐少公孫一歲，今年十六歲了。天生一對好夫妻。年月日時無一不相合。將來福壽綿長，子孫衆多，一些也沒有破綻的。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怪道他前日在席間諄諄問表姪生的年月。我道是因甚麼，原來那時已有意在那裏。』三公子道：『如此極好。魯老先生錯愛，又蒙陳先生你來作伐，我們即刻寫書與家姑丈，擇吉央媒到府奉求。』陳和甫作別道：『容日再來請教，今暫告別，回魯老先生話去。』

兩公子送過陳和甫，回來將這話說與蘧公孫道：『賢姪既有此事，却且休要就回嘉興。我們寫書與太爺，打發盛從回去取了回音來，再作道理。』蘧公孫依命住下。

家人去了十餘日，領着蘧太守的回書來見兩公子道：『太老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向小人吩咐說：自己不能遠來，這事總央煩二位老爺做主。央媒拜允，一是二位老爺揀擇；或

娶過去，或招在這裏，也是二位老爺斟酌。呈上回書並白銀五百兩，以爲聘禮之用。大相公也不必回家，住在這裏辦這喜事。太老爺身體是康強的，一切放心。

兩公子收了回書，銀子，擇個吉日，央請陳和甫爲媒。這邊添上一位媒人，就是牛布衣。當日兩位月老，齊到婁府。設席款待過，二位坐上轎子，管家持帖，去魯編修家求親。魯編修那裏也設席相留，回了允帖，並帶了庚帖過來。

到第三日，婁府辦齊金銀珠翠首飾，裝蟒刻絲綉緞綾羅衣服，羊酒，菓品，共是幾十擡，行過禮去。又備了謝媒之禮，陳牛二位，每位代表衣帽銀十二兩，代菓酒銀四兩，俱各歡喜。兩公子就託陳和甫選定花燭之期。陳和甫選在十二月初八日，不將大吉，送過吉期去。魯編修說，只得一個女兒，捨不得嫁出門，要遵公孫入贅。婁府也應允了。

到十二月初八日，婁府張燈結彩，先請兩位月老吃了一日。黃昏時分，大吹大擂起來。婁府一門官銜燈籠，就有八十多對；添上蘧太守家燈籠，足擺了三四條街，還擺不了。全副

執事；又有一班細樂，八對紗燈，——這時天氣初晴，浮雲尙不曾退盡，燈上都用綠紬雨帷罩着。——引着四人大轎。蘧公孫端坐在內。後面四乘轎子，便是婁府兩公子，陳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孫入贅。

到了魯宅門口，開門錢送了幾封，只見重門洞開，裏面一派樂聲，迎了出來。四位先下轎進去，兩公子穿着公服，兩山人也穿着吉服。魯編修紗帽蟒袍，緞靴金帶，迎了出來，揖讓升階，才是一班細樂，八對絳紗燈，引着蘧公孫，紗帽宮袍，簪花披紅，低頭進來。到了廳事，先奠了雁，然後拜見魯編修。編修公奉新壻正面一席坐下，兩公子，兩山人和魯編修，兩列相陪。獻過三遍茶，擺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魯編修先奉了公孫的席，公孫也回奉了。下面奏着細樂。魯編修去奉衆位的席。蘧公孫偷眼看時，是個舊舊的三間廳古老房子。此時點幾十枝大蠟燭，却極其輝煌。

須臾，送定了席，樂聲止了。蘧公孫下來告過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兩山人平行了禮，人席坐了。戲子上來參了堂，磕頭下去，打動鑼鼓，跳了一齣『加官』，演了一齣『張

仙送子，』一齣『封贈』

這時下了兩天雨才住，地下還不甚乾。戲子穿着新靴，都從廊下板上大寬轉走了上來。唱完三齣頭，副末執着戲單上來點戲。才走到蘧公孫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頭一碗膾燕窩來上在桌上。管家叫一聲『免』，副末立起，呈上戲單。忽然乒乓一聲響，屋梁上掉下一件東西來，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的掉在燕窩碗裏，將碗打翻。那熱湯濺了副末一臉，碗裏的菜潑了一桌子。

定睛看時，原來是一個老鼠從梁上走滑了腳，掉將下來。那老鼠掉在滾熱的湯裏，嚇了一驚，把碗跳翻，爬起就從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紅緞補服都弄油了。衆人都失了色，忙將這碗撤去，桌子打抹乾淨，又取一件員領與公孫換了。公孫再三謙讓，不肯點戲。商議了半日，點了『三代榮封』。副末領單下去。

須臾，酒過數巡，食供兩套，廚下捧上湯來。那廚役僱的是個鄉下小使。他靴了一雙釘鞋，捧着六碗粉湯，站在丹墀裏，尖着眼睛看戲。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還有兩碗不曾端，

他捧着看戲。看到戲場上小旦裝出一個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湯碗已是端完了，把盤子向地上一掀，要倒那盤子裏的湯脚，却叮噹一聲響，把兩個碗和粉湯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時慌了，彎下腰去抓那粉湯，又被兩個狗爭着，咂嘴弄舌的，來搶那地下的粉湯吃。他怒從心上起，使盡平生氣力，蹺起一隻脚來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會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隻釘鞋踢脫了，踢起有丈把高。

陳和甫坐在左邊的第一席。席上上了兩盤點心，——盤豬肉心的燒賣，一盤鵝油白糖蒸的餃兒，——熱烘烘擺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寶攪湯。正待舉起箸來到嘴，忽然席口一個烏黑的東西，的溜溜的滾了來，乒乓一聲，把兩盤點心打的稀爛。陳和甫嚇了一驚，慌立起來，衣袖又把粉湯碗招翻，潑了一桌。滿座上都覺得詫異。

魯編修自覺得此事不甚吉利，懊惱了一回，又不好說，隨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罵了幾句，說：『你們都做甚麼！却叫這樣人捧盤，可惡之極！過了喜事，一個個都要重責！』

亂着，戲子正本做完。衆家人掌了花燭，把蘧公孫送進新房。廳上衆客換席看戲，直

到天明才散。

次日，蘧公孫上廳謝親，設席飲酒。

席終，歸到新房裏，重新擺酒，夫妻舉案齊眉。

此

時魯小姐卸了濃裝，換幾件雅淡衣服，蘧公孫舉眼細看，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三四個丫鬟養娘，輪流侍奉。又有兩個貼身侍女，一個叫做采蘋，一個叫做雙紅，都是

嫵娜輕盈，十分顏色。此時蘧公孫恍如身遊園苑蓬萊，巫山洛浦。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閨閣繼家聲，有若名師之教；草茅隱賢士，又招好客之蹤。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

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見小姐十分美貌，已是醉心，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且他這
個才女，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
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
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那先生
督課，同男子一樣。

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
卷，肚裏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園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
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

好，隨你做甚麼東西，一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牀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裏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士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謔幾句詩，以爲笑話。

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門戶又相稱，才貌又相當，真個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料想公孫舉業已成，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但贅進門來十多日，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公孫却全不在意。小姐心裏道：「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又疑道：「他因新婚燕爾，正貪歡笑，還理論不到這事上。」

又過了幾日，見公孫赴宴回房，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也拉着小姐並坐同看；小姐此時還害羞，不好問他，只得勉強看了一個時辰，彼此睡下。到次日，小姐忍不住了，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即取紅紙一條，寫下一行題目，是「身修而后家齊」，叫采蘋過來，說

道：『你去送與姑爺，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

公孫接了，付之一笑，回說道：『我於此事不甚在行。况到尊府未經滿月，要做兩件雅事；這樣俗事，還不耐煩做哩。』

公孫心裏只道是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不想正犯着忌諱。當晚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只見愁眉淚眼，長吁短歎。養娘道：『小姐，你才恭喜，招贅了這樣好姑爺，有何心事，做出這等模樣？』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說道：『我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光景，豈不誤我終身！』

養娘勸了一回。公孫進來，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公孫自知慚愧，彼此也不便明言。從此啾啾唧唧，小姐心裏納悶。但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小姐越發悶上加悶，整日眉頭不展。

夫人知道，走來勸女兒道：『我兒，你不要恁般獸氣。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小姐道：『母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

叫做個名士的？」說着，越發要惱怒起來。

夫人和養娘道：「這個是你終身大事，不要如此。況且現放着兩家鼎盛，就算姑爺不中進士，做官，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依孩兒的意思，總是自掙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算做不成器！」夫人道：「就是如此，也只好慢慢勸他。這是急不得的。」養娘道：「當真姑爺不得中，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家裏放着你恁個好先生，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封誥是穩的。」

說着，和夫人一齊笑起來。小姐歎了一口氣，也就罷了。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公孫勉強成篇。編修公看了，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像子書，不是正經文字；因此，心裏也悶，說不出來。却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如同心頭一塊肉。

看看過了殘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親的年回來，正月十二日，婁府兩公子請吃春酒。公孫到了。兩公子接在書房裏坐，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說道：『今日也並無外客；因是令節，約賢姪到來，家宴三杯。』剛才坐下，看門人進來稟：『看墳的鄒吉甫來了。』

兩公子自從歲內爲蘧公孫畢姻之事，忙了月餘，又亂着度歲，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今見鄒吉甫來，又忽然想起，叫請進來。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見他頭上戴着新毡帽，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脚下踏着暖鞋；他兒子小二，手裏擎着個布口袋，裝了許多炒米、豆腐乾，進來放下。兩公子和他施禮，說道：『吉甫，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爲甚麼帶將禮物來？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可不把我羞死了。鄉下物件，帶來與老爺賞人。』

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鄒二哥請在外邊坐，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吉甫問了，知道是蘧小公子，又問蘧姑老爺的安，因說道：『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會着姑老爺的。整整二十七年了，叫我們怎的不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公孫道：『全白了三四年

了。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三公子道：「他是我們表姪，你老人家年尊，老實坐罷。」

吉甫遵命坐下，先吃過飯，重新擺下碟子，斟上酒來。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鄒吉甫道：「他自然不曉得。這個却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不曾

去到新市鎮，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難道會裝身分，故

意躲着不見？他又是一個極肯相與人的，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明

日我回去向他說了，同他來見二位少老爺。」四公子道：「你且住過了燈節，到十五那日，

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索性到十七八間，我們叫一隻船，同你到楊先生家。還是

先去拜他才是。」吉甫道：「這更好了。」

當夜吃完了酒，送蘧公孫回魯宅去，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次日乃試燈之期，婁府

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乃是武英殿之物，憲宗皇帝御賜的。那燈是內府製造，十分精巧。

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也給他見見廣大。到十四日，先打發他下鄉去，說道：「我過

了燈節，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順便到你姐姐家，要到二十外才家裏去。你先去罷。」

鄒二應諾去了。

到十五晚上，蘧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小姐家宴。

宴罷，婁府請來吃

酒，同往街上遊玩。

湖州府太守衙前紮着一座鰲山燈，其餘各廟社火扮會，鑼鼓喧天，人家

士女，都出來看燈踏月，真乃金吾不禁，鬧了半夜。

次早，鄒吉甫向兩公子說，要先到新市鎮

女兒家去，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同到楊家。

兩公子依了，送他出門。搭了個便船到新

市鎮，女兒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頭，收拾酒飯吃了。

到十八日，鄒吉甫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自心裏想：『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公子們

到，却將甚麼管待？』

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雞，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又沽了一

瓶酒和些蔬菜之類，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把這酒和雞肉，都放在船艙裏，自己掉着，來到

楊家門口，將船泊在岸傍，上去敲開了門。

楊執中出來，手裏捧着一個爐，擎着一方手帕在那裏用力的擦，見是鄒吉甫，丟下爐唱

喏。彼此見過節，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

楊執中看見，嚇了一跳道：『啊呀！鄒老

爹！你爲甚麼帶這些酒肉來？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你怎的又這樣多情？」鄒吉甫道：「老先生，你且收了進去。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却不是爲你；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你且把這雞和肉向你太太說，整治好了，我好同你說這兩個人。」

楊執中把兩手袖着笑道：「鄒老爹，却是告訴不得你。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家下一無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直到除夕那晚，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想着我這座心愛的爐，出二十四兩銀子，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要來討這巧。我說：「要我這一個爐，須是三百兩現銀子，少一釐也不成的。就是當在那裏，過半年，也要一百兩。像你這幾兩銀子，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那人將銀子擎了回去。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我和老妻兩個，點了一枝蠟燭，把這爐摩弄了一夜，就過了年。」因將爐取在手內，指與鄒吉甫看，道：「你看這上面包漿，好顏色！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所以方才在此摩弄這爐，消遣日子。不想遇着你來。這些酒和菜，都有了，只是不得有飯。」

鄒吉甫道：「原來如此，這便怎麼樣？」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尋出二錢多銀子，遞與

楊執中道：「先生，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才好坐了說話。」

楊執中將這銀子，喚出老

嫗，拏個傢伙到鎮上籩米。

不多時，老嫗籩米回來，往廚下燒飯去了。

楊執中關了門來，坐下問道：「你說是今日

那兩個什麼貴人來？」

鄒吉甫道：「老先生，你爲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却是怎樣得出來

的？」楊執中道：「正是，我也不知。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我在縣門口問，說是

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我自己細想，不會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你想是知道些影

子麼？」

鄒吉甫道：「那裏是甚麼姓晉的！這人叫做晉爵，就是婁太師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

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叫家人晉爵具保狀。這些事——先生回家之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先生難道不知道麼？」

楊執中恍然醒悟道：「是了！是了！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我頭一次看打魚回

來，老嫗向我說：「城裏有一個姓柳的。」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就有些怕會他。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他說：「那姓柳的今日又來，是我回他去了。」說着，也就罷了。如今想來，柳者，婁也！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只疑惑是縣裏原差。」

鄒吉甫道：「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常言道得好：「三年被毒蛇咬了，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這也罷了。因前日我在婁府叩節，兩位

少老爺說到這話，約我今日同到尊府。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你道好麼？」楊執中道：「既是兩公錯愛，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何以又勞他來？」鄒吉甫道：「既已說來，不消先去，候他來會便了。」

坐了一會，楊執中烹出茶來吃了，聽得叩門聲，鄒吉甫道：「是少老爺來了，快去開門。」才開了門，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進門就跌了一交，扒起來，摸一摸頭，向內裏直跑。楊執中定睛看時，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在鎮上賭輸了，又吃了幾杯燒酒，噉的爛醉，想着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一直往裏跑。

楊執中道：「畜生！那裏去！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那老六跌跌撞撞，作了一個揖，就到厨下去了；看見鍋裏煮的鷄和肉噴鼻香，又悶着一鍋好飯，房裏又放着一瓶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不由分說，揭開鍋就要撈了吃。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

楊執中罵道：「你又不害饑癆病！這是別人拏來的東西，還要等着請客！」他那裏肯依，醉的東倒西歪，只是搶了吃。楊執中罵他，他還睜着醉眼混回嘴。楊執中急了，拏火叉趕着一直打了出來。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說道：「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

那楊老六雖是蠢，又是酒後，但聽見婁府，也就不敢胡鬧了。他娘見他酒略醒些，撕了一隻鷄腿，盛了一大碗飯，泡上些湯，瞞着老子遞與他吃。吃罷，扒上牀，挺覺去了。

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蘧公孫也同了來。鄒吉甫，楊執中，迎了出去。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見是一間客座，兩邊放着六張舊竹椅子；中間一張書案；壁上懸的畫是楷書朱子治家格言；兩邊一副箋紙的聯，上寫着「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上面貼了一個

報帖上寫「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京報」不曾看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獻與各位。

茶罷，彼此說了些閒聲相思的話。三公子指着報帖，問道：「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楊執中道：「是三年前小弟不會被禍的時候有此事。只爲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鄉試過十六七次，並不能掛名榜末；垂老得這一個教官，又要去遞手本，行庭參，自覺得腰胯硬了，做不來這樣的事；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費了許多周折！那知辭官未久，被了這一場橫禍，受小人賄僧之欺！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陽，也免得與獄吏爲伍！若非三先生、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以大力垂手相援，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只好瘐死囹圄之中矣！此恩此德，何日得報！」

三公子道：「些須小事，何必掛懷？今聽先生辭官一節，更足仰品高德重。」四公子道：「朋友原有通財之義，何足掛齒？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未能早爲先生洗脫，心切不安。」

楊執中聽了這番話，更加欽敬，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鄒吉甫道：「二位少老爺和

蘧少爺來路遠，想是餓了？」楊執中道：「腐飯已經停當，請到後面坐。」

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面着一方小天井，有幾樹梅花，這幾日天暖，開了兩三枝。書房內滿壁詩畫，中間一副箋紙聯，上寫道：「嗅窗前寒梅數點，且任我俛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讓人婆娑而舞。」

兩公子看了，不勝歎息，此身飄飄如遊仙境。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當下吃了幾杯

酒，用過飯，不吃了，撤了過去，烹茗清談。談到兩次相訪，被聾老嫗誤傳的話，彼此大笑。兩

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楊執中說：「新年略有俗務，三四日後，自當敬造高齋，爲

平原十日之飲。」

談到起更時候，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楊執中道：「本該留三先生四先生草榻，奈鄉下蝸居，二位先生恐不甚便。」於是執手踏着月影，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自同鄒吉甫回去了。

兩公子同遷公孫才到家，看門的稟道：『魯大老爺有要緊事，請遷少爺回去，來過三次人了。』遷公孫慌回去，見了魯夫人。夫人告訴說，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心裏着氣，商量要娶一個如君，早養出一個兒子來叫他讀書，接進士的書香。夫人說年紀大了，勸他不必，他就着了重氣。昨晚跌了一交，半身麻木，口眼有些歪斜。小娘在傍，眼淚汪汪，只是歎氣。

公孫也無奈何，忙走到書房去問候。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切了脈，陳和甫道：『老先生這脈息，右寸略見弦滑。肺爲氣之主，滑乃痰之徵。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心懸魏闕，故爾憂愁抑鬱，現出此症。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爲主。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一遇痰症，就改用貝母；不知用貝母療濕痰，反爲不美。老先生此症，當用四君子，加入二陳，飯前溫服。只消兩三劑，使其腎氣常和，虛火不致妄動，這病就退了。』

於是寫立藥方。一連吃了四五劑，口不歪了，只是舌根還有些強。陳和甫又看過了

脈，改用一個丸劑的方子，加入幾味祛風的藥，漸漸見效。

遷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並不得閒。那日值編修公午睡，偷空走到婁府。進了書

房門，聽見楊執中在內話話而談，知道是他已來了，進去作揖，一同坐下。楊執中接着說道：

『我方才說的，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如小弟何足道？』我有個朋友，在蕭山縣山裏住。

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空古絕今之學，真乃「處則不失爲真儒，出則可以爲王佐。」三

先生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兩公子驚問：『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楊執中疊着

指頭，說出這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相府延賓，又聚幾多英傑；名邦勝會，能消無限壯心。

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儒林外史

第十一回



一六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

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道：「三先生四先生如此好士，似小弟的車載斗量，何足爲重？我有一個朋友，姓權，名勿用，字潛齋，是蕭山縣人，住在山裏。此人若招致而來，與二位先生一談，才見出他管樂的經綸，程朱的學問。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三公子大驚道：「既有這等高賢，我們爲何不去拜訪？」四公子道：「何不約定楊先生，明日就買舟同去？」說着，只見看門人擎着紅帖，飛跑進來說道：「新任街道廳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說要見二位老爺，有話面稟。」兩公子向蘧公孫道：「賢姪陪楊先生坐着，我們去會一會就來。」便進去換了衣服，走出廳上。那街道廳冠帶着進來，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

兩公子問道：「老父臺幾時出京？」榮任還不曾奉賀，倒勞先施。」魏廳官道：「不敢；

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當面叩見大老爺，帶有府報在此。敬來請三老爺四老爺台安。」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三公子接過，拆開看了，將書遞與四公子，向廳官道：「原

來是爲丈量的事。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的事麼？」

廳官道：「正是；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催促星速丈量，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便要傳齊地保細查看。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晚生還要出示曉諭。」四公子道：「父臺就去的麼？」廳官道：「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各處丈量。」三公子道：「既如此，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丈量到荒山時，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

說着，換過三遍茶，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作別去了。兩公子送了回來，脫去衣服，到書

房裏躊躇道：「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却遇着這廳官來講丈量。

明日要待他一飯；丈量到先太保墓道，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須有幾時耽擱，不得到蕭山去，

爲之奈何？」楊執中道：「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二位先生竟寫一書，小弟也附一札，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潛齋，邀他來府一晤，他自當忻然命駕。」

四公子道：「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楊執中道：「若不如此，府上公事是有的，過了此一事，又有事來，何日才得分身？豈不常懸此一段相思，終不能遂其願？」遷公孫道：「也罷。表叔要會權先生，得聞之日，却未可必。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况又有楊先生的手書，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

當下商議定了，備幾色禮物，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收拾行李，帶了書札禮物往蕭山。這宦成奉着主命，上了杭州的船。船家見他行李齊整，人物雅致，請在中艙裏坐。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着。他拱一拱手，同着坐下。當晚吃了飯，各鋪行李睡下。次日行船無事，彼此閒談。

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下路船上，不論甚麼人，彼此都

稱爲『客人』——因開口問道：『客人，貴處是蕭山？』那一個鬍子客人道：『是蕭山。』

宦成道：『蕭山有位權老爺，客人可認得？』那一個少年客人道：『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

麼權老爺。』宦成道：『聽見說，號叫做潛齋的。』那少年道：『那個甚麼潛齋？我們學

裏不見這個人。』那鬍子道：『是他麼？』可笑的緊！向那少年道：

『你不知道他的故事，我說與你聽。他在山裏住，祖代都是務農的人。到他父親手

裏，掙起幾個錢來，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讀到十七八歲，那鄉裏先生沒良心，就作成他出

來應考。落後他父親死了，他是個不中用的貨，又不會種田，又不會做生意，坐吃山崩，把些

田地都弄的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會取。

『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每年應考混着過，也罷了；

不想他又倒運。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住在

廟裏，獸頭獸腦，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經綸匡濟的混話。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從

此不應考了，要做個高人。自從高人一做，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在家窮的要命的，只在村

坊上驅人過日子。口裏動不動說：「我和你至交相愛，分甚麼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這幾句話，便是他的歌訣。」

那少年的道：「只管驅人，那有這許多人驅？」

那鬍子道：「他那一件不是驅來的！」

同在鄉里之間，我也不便細說。因向宦成道：「你這位客人，却問這個人怎的？」宦成

道：「不怎的，我問一聲兒。」口裏答應，心裏自忖說：「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多少大官

大府來拜往，還怕不够相與，沒來由，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做甚麼？」

正思忖着，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船上坐着兩個姑娘，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嚇了一跳，連忙伸出頭來看，原來不相干。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

不多幾日，換船來到蕭山，招尋了半日，尋到一個山凹裏，幾間壞草屋，門上貼着白，敲門進去。權勿用穿着一身白，頭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問了來意，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開個稻草舖，晚間拏些牛肉，白酒，與他吃了。次早寫了一封回書，向宦成道：「多謝你家老爺厚愛。但我熱孝在身，不便出門。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厚禮權且

收下。再過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管家，實是多慢了你。這兩分銀子，權且爲酒資。」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

宦成接了道：「多謝權老爺。」

到那日，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免得小的主人盼望。」

權勿用道：「這個自然。」

送了宦成出門。

宦成依舊搭船，帶了書子，回湖州回覆兩公子。

兩公子不勝悵悵，因把書房後一個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匾上寫作「潛亭」，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楊執中老年痰火疾，夜裏要人作伴，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來了同住，每晚一醉，是不消說。

將及一月，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

權勿用見了這字，收拾搭船來湖州。

在城外上了岸，衣服也不換一件，左手掙着個被套，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那路上却擠。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進城該走右首，方不礙路。他一味橫着膀子亂搖，恰好有一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肩頭上

橫擗着一根尖扁擔，對面一頭撞將去，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擔尖上。鄉裏人低着頭走，也不知道，擗着去了。

他吃了一驚，摸摸頭上，不見了孝帽子。望見在那人扁擔上，他就把手亂招，口裏喊道：「那是我的帽子！」鄉裏人走的快，又聽不見。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這時着了急，七手八脚的亂跑，眼睛又不看着前面，跑了一箭多路，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那官大怒，問是甚麼人，叫前面兩個衙役一條鏈子鎖起來。他又不服氣，向着官指手畫脚的亂吵。那官落下轎子，要將他審問。夜役喝着叫他跪，他睜着眼不肯跪。

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齊鋪鋪的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頭戴一頂武士巾，身穿一件青絹箭衣，幾根黃鬚子，兩隻大眼睛，走近前，向那官說道：「老爺，且請息怒。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雖然衝撞了老爺，若是處了他，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聽見這話，將就蓋個喧，抬起轎子去了。

權勿用看那人時，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

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叫他

喘息定了，吃過茶，向他說道：『我前日到你家作弔，你家人說道，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今

日爲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閒撞？』權勿用道：『婁公子請我久了，我却是今日才要到

他家去。不想撞着這官，鬧了一場。虧你解了這結。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

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頭上又不戴帽子，後面領

着一個雄赳赳的人，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四老爺。門上人問他姓名，他死不肯說，只說

『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看門的不肯傳，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鬧了一會，說：『你把

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

看門的沒奈何，請楊執中出來。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嚇了一跳，愁着眉道：『你怎的

連帽子都弄不見了！』叫他權且坐在大門板凳上，慌忙走進去，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

戴了，便問：『此位壯士是誰？』權勿用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

楊執中道：『久仰，久仰。』

三個人一路進來，就告訴方才城門口這一番相關的話。楊執中搖手道：「少停見了公子，這話不必提起了。」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洗臉吃飯，自有家人管待。

晚間，兩公子赴宴回家，來書房相會，彼此恨相見之晚，指着潛亭與他看了，道出欽慕之意；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更覺舉動不同於衆，又重新擺出酒來。權勿用首席，楊執中張鐵臂對席，兩公子主位。席間問起這號「鐵臂」的緣故。

張鐵臂道：「晚生小時，有幾斤力氣。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叫我睡在街心裏，把膀子伸着，等那車來，有心不起來讓他。那牛車來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壓着膀子了，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吉丁的一聲，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沒有一個，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

三公子鼓掌道：「聽了這快事，足可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來。」權勿用辭說居喪不飲酒。楊執中道：「古人云：『老不拘禮，病不拘禮。』我方才看見肴饌也還用些，

或者酒略飲兩杯，不致沈醉，也還不妨。」
權勿用道：「先生，你這話又欠考核了。古人所謂五葷者，葱韭蘆菘之類。怎麼不戒酒？是斷不可飲的。」
四公子道：「這自然不敢相強。」
忙叫取茶來斟上。

張鐵臂道：「晚生的武藝儘多；馬上十八，馬下十八，鞭鐮鎚，刀鎗劍戟，都還略有些講究。只是一生性氣不好，慣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銀錢到手，又最喜幫助窮人，所以落得四海無家，而今流落在貴地。」
四公子道：「這才是英雄本色。」
權勿用道：「張兄方才所說武藝，他舞劍的身段，尤其可觀，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

兩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遞與鐵臂。
鐵臂燈下拔開，光芒閃爍，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寶劍，走出天井。
衆客都一擁出來。
兩公子叫且住，吩咐快點起燭來。
一聲說罷，十幾個管家小厮，每人手裏執着一個燭臺，明晃晃點着蠟燭，排列天井兩邊。

張鐵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許多身分來。
舞到那酣暢的時候，只見冷森森一片

寒光，如萬道銀蛇亂掣，並不見個人在那裏。但覺陰風襲人，令看者毛髮皆豎。權勿用又在那裏取了一個銅盤，叫管家滿貯了水，用手蘸着洒，一點也不得入。須臾，大叫一聲，寒光陡散，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看鐵臂時，面上不紅，心頭不跳。衆人稱贊一番，直飲到四更方散，都留在書房裏歇。自此，權勿用，張鐵臂，都是相府的上客。

一日，三公子來向諸位道：『不日要設一個大會，遍請賓客遊鴛鴦湖。』此時天氣漸暖，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穿着熱了，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縫一件單直裰，好穿了做遊鴛鴦湖的上客。自心裏算計已定，瞞着公子，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放在牀上枕頭邊。日間在潛亭上眺望，晚裏歸房宿歇，摸一摸，牀頭五百文，一個也不見了。思量房裏沒有別人，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見他正坐在那裏說獸話，便叫道：『老六，和你說話。』

老六已是噙得爛醉了，問道：『老叔，叫我做甚麼？』權勿用道：『我枕頭邊的五百錢，

你可曾看見？」

老六道：「看見的。」

權勿用道：「那裏去了？」

老六道：「是下午時候，

我拏出去賭錢輸了。」

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留着少刻買燒酒吃。」

權勿用道：「老六！

這也奇了！

我的錢，你怎麼拏去賭輸了？」

老六道：「老叔，你我原是一個人，「你的就是

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甚麼彼此？」

說罷，把頭一掉，就幾步跨出去了。

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敢怒而不敢言，真是說不

出來的苦。

自此，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獸子，楊執中說權勿用

是個瘋子。

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

兩公子講遍了各位賓客，叫下兩隻大船，廚役備辦酒席，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隻船上；

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又在另一隻船上。

此時正值四月中旬，天氣清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

服，手持紈扇。

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却也聚了許多人。

在會的是：婁玉亭三公子，婁瑟亭

四公子，蘧公孫駝夫，牛高士布衣，楊司訓，執中，權高士潛齋，張俠客鐵臂，陳山人和甫，魯編修

請了不曾到。席間八位名士，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數。

當下牛布衣吟詩，張鐵臂擊劍，陳和甫打闕說笑，伴着兩公子的雍容爾雅，蘧公孫的俊俏風流，楊執中古貌古心，權勿用怪模怪樣，真乃一時勝會。兩邊船窗四啓，小船上奏着細樂，慢慢遊到鴛鴦湖。酒席齊備，十幾個闊衣高帽的管家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那食品之精潔，茶酒之清香，不消細說。飲到月上時分，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映着月色湖光，照耀如同白日。一派樂聲大作，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聲聞十餘里。兩邊岸上的人，望若神仙，誰人不羨？

遊了一整夜，次早回來，蘧公孫去見魯編修。編修公道：『令表叔在家，應該閉戶做些

舉業，以繼家聲；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如此招搖豪橫，恐怕亦非所宜。』次日，蘧公

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三公子大笑道：『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

不曾說完，門上人進來稟說：『魯大老爺開坊，陞了侍讀，朝命已下，京報適才到了，老爺們須要去道喜。』

蘧公孫聽了這話，慌忙先去道喜。到了晚間，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不好了。魯大老爺接着朝命，正在合家喜歡，打點擺酒慶賀，不想痰病大發，登時中了臟，已不醒人事了。快請二位老爺過去。』

兩公子聽了，轎也等不得，忙走去看了；到了魯宅，進門聽得一片哭聲，知是已不在了。衆親戚已到，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然後大殮治喪。蘧公孫哀毀骨立，極盡半子之誼。

又忙了幾日，婁通政有家信到，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此乃二十四五月色未上。兩公子秉了一枝燭，對坐商議。到了二更半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滿身血污，手裏提了一個革囊。兩公子燭下一看，便是張鐵臂。

兩公子大驚道：『張兄，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是何緣故？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張鐵臂道：『二位老爺請坐，容我細稟。我生平一個恩人，一個仇人。這仇人已

銜恨十年，無從下手；今日得便，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自今以後，我的心事已了，便可以捨身爲知己者用了。我想可以措辦此事，只有二位老爺；外此，那能有此等胸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如不蒙相救，即從此遠遁，不能再相見矣。」遂提了革囊要走。

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忙攔住道：「張兄且休慌。五百金小事，何足介意？但此物作何處置？」張鐵臂笑道：「這有何難？我略施劍術，即滅其跡。但倉卒不能施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我不過兩個時辰，即便回來，取出囊中之物，加上我的藥末，頃刻化爲水，毛髮不存矣。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廣招賓客，看我施爲此事。」

兩公子聽罷，大是駭然。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銀子拴束在身，叫一聲多謝，騰身而起；上了房簷，行步如飛，只聽得一片瓦響，無影無蹤去了。當夜萬籟俱寂，月色初上，照着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豪華公子，閉門休問世情；名士文人，改行訪求舉業。
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遷駝夫求賢問業

馬純上仗義疎財

話說婁府兩公子將五百兩銀子送了俠客，與他報謝恩人，把革囊人頭放在家裏。兩公子雖係相府，不怕有意外之事，但血淋淋一個人頭丟在內房階下，未免有些焦心。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張鐵臂，他做俠客的人，斷不肯失信於我。我們却不可做俗人。我們竟辦幾席酒，把幾位知己朋友都請到了，等他來時開了革囊，果然用藥化爲水，也是不容易看見之事。我們就同諸友做一個『人頭會』，有何不可？」

三公子聽了，到天明，吩咐辦下酒席，把牛布衣、陳和甫、遷公孫，都請到家裏住的三個客。是不消說。只說小飲，且不必言其所以然，直待張鐵臂來時，施行出來，好讓衆位都吃一驚。衆客到齊，彼此說些閒話。等了三四個時辰，不見來；直等到日中，還不見來。三公子悄悄

向四公子道：『這事就有些古怪了。』四公子道：『想他在別處又有耽擱了。他革囊現在我家，斷無不來之理。』

看看等到下晚，總不來了。廚下酒席已齊，只得請衆客上座。這日天氣甚暖。兩公子心裏焦躁，『此人若竟不來，這人頭却往何處發放？』直到天晚，革囊臭了出來。家裏太太聞見，不放心，打發人出來請兩位老爺去看。二位老爺沒奈何，才硬着膽開了革囊一看，那裏是甚麼人頭，只有六七斤一個豬頭在裏面！

兩公子面面相覷，不則一聲，立刻叫把豬頭擎到廚下賞與家人們去吃。兩公子悄悄相商，這事不必使一人知道，仍舊出來陪客飲酒。心裏正在納悶，看門的人進來稟道：『烏程縣有個差人，持了縣裏老爺的帖，同蕭山縣來的兩個差人叩見老爺，有話面稟。』

三公子道：『這又奇了。有甚麼話說？』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廳上，傳他們進

來。那差人進來磕了頭，說道：『本官老爺請安。』隨呈上一張票子和一角關文。三公

子叫取燭來看，見那關文上寫着——

『蕭山縣正堂吳。爲地棍奸拐事。案據蘭若庵僧慧遠，具控伊徒尼僧心

遠被地棍權勿用奸拐霸占在家一案。查本犯未曾發覺之先，自潛蹤逃往貴

治。爲此移關，煩貴縣查照來文事理，遣役協同來差訪該犯潛蹤何處，擒獲解

還敝縣，以便審理究治。望速！望速！

看過，差人稟道：『小的本官上覆三老爺，知道這人在府內，因老爺這裏不知他這些事，所以留他。而今求老爺把他交與小的，他本縣的差人現在外伺候，交與他帶去。休使他知覺逃走了，不好回文。』三公子道：『我知道了，你在外面候着。』

差人應諾出去了，在門房裏坐着。三子公滿心慚愧，叫請了四老爺和楊老爺出來。

二位一齊來到，看了關文和本縣拏人的票子。四公子也覺不好意思。楊執中道：『三先生，四先生。自古道：『蜂蠶入懷，解衣去趕。』他既弄出這樣事來，先生們庇護他不得了。如今我去向他說，把他交與差人，等他自己料理去。』

兩公子沒奈何。楊執中走進書房席上，一五一十說了。權勿用紅着臉道：『真是真，

假是假！我就同他去，怕甚麼！」兩公子走進來，不肯改常，說了些不平的話；又奉了兩杯別酒，取出兩封銀子送作盤程。兩公子送出大門，叫僕人替他拏了行李，打躬而別。那兩個差人見他出了婁府，兩公子已經進府，就把他一條鏈子鎖去了。

兩公子因這兩番事後，覺得意興稍減，吩咐看門的：「但有生人相訪，且回他到京去了。」自此，閉門整理家務。

不多幾日，蘧公孫來辭，說蘧太守有病，要回嘉興去侍疾。兩公子聽見，便同公孫去候姑丈。及到嘉興，蘧太守已是病得重了，看來是個不起之病。公孫傳着太守之命，託兩公子替他接了魯小姐回家。兩公子寫信來家，打發婢子去說。魯夫人不肯。小姐明於大義，和母親說了，要去侍疾。此時采蘋已嫁人去了，只有雙紅一個丫頭做了贈嫁。叫兩隻大船，全副粧奩都搬在船上。來到嘉興，蘧太守已去世了，公孫承重。魯小姐上侍孀姑，下理家政，井井有條，親戚無不稱羨。婁府兩公子候治喪已過，也回湖州去了。

公孫居喪三載，因看見兩個表叔半世豪舉，落得一場掃興，因把這做名的心也看淡了，詩話也不刷印送人了。服闋之後，魯小姐頭胎生的個小兒子，已有四歲了。小姐每日拘着他在房裏講四書，讀文章。公孫也在傍指點。却也心裏想在學校中相與幾個考高等的朋友談談舉業，無奈嘉興的朋友都知道公孫是個做詩的名士，不來親近他。公孫覺得沒趣。那日打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着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

「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

公孫心裏想道：「這原來是個選家。何不來拜他一拜……」急到家換了衣服，寫個「同學教弟」的帖子，來到書坊，問道：「這裏是馬先生下處？」店裏人道：「馬先生在樓上。」因喊一聲道：「馬二先生，有客來拜。」樓上應道：「來了。」於是走下樓來。公孫看那馬二先生時，身長八尺，形容甚偉，頭帶方巾，身穿藍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不

多幾根鬍子；相見作揖讓坐。

馬二先生看了帖子，說道：「尊名向在詩上見過，久仰，久仰。」公孫道：「先生來操選

政，乃文章山斗，小弟仰慕，晉謁已遲。」店裏捧出茶來吃了。公孫又道：「先生便是處州

學？想是高補過的？」馬二先生道：「小弟補廩二十四年，蒙歷任宗師的青目，共考過六

七個案首；只是科場不利，不勝慚愧！」公孫道：「遇合有時，下科一定是掄元無疑的了。」

說了一會，公孫告別。馬二先生問明了住處，明日就去回拜。公孫回家向魯小姐說：

「馬二先生明日來拜。他是個舉業當行，要備個飯留他。」小姐欣然備下。

次早，馬二先生換了大衣服，寫了回帖，來到蘧府。公孫迎接進來，說道：「我兩人神交

已久，不比泛常。今蒙賜顧，寬坐一坐，小弟備個家常飯，休嫌輕慢。」

馬二先生聽能欣然。公孫問道：「尊選程墨，是那一種文章為主？」馬二先生道：

「文章總以理法為主；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宏又是一變，

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大約文章既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帶注疏氣不過失
意於少文采，帶詞賦氣便有碍於聖賢口氣。所以詞賦氣尤在所忌。」

公孫道：「這是做文章了，請問批文章是怎樣個道理？」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可
帶詞賦氣。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後生們看見，便要想
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
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着得的麼？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採取語類或問上的精
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
的道理，才爲有益。將來拙選告成，送來細細請教。」

說着，裏面捧出飯來。果是家常餚饌：一碗燉鴨，一碗煮雞，一尾魚，一大碗煨的稀爛的
猪肉。馬二先生食量頗高，舉起箸來向公孫道：「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這魚且不必
動，到是肉好。」當下吃了四碗飯，將一大碗爛肉吃得乾乾淨淨。裏面聽見，又添出一碗
來，連湯都吃完了。擡開桌子，啜茗清談。

馬二先生問道：「先生名門，又這般大才，久已該高發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孫道：

「小弟因先君見背的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務，所以不曾致力於舉業。」

馬二先生道：「你這就差了。」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

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

這便是孔子的舉業。講到戰國時，以遊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

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

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

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

「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

的道也就不行了。」

一席話，說得蘧公孫如夢方醒；又留他吃了晚飯，結爲性命之交，相別而去。自此，日日

往來。

那日在文海樓，彼此會着，看見刻的墨卷上目錄擺在桌上，上寫着『歷科墨卷持運』。下面一行刻着『處州馬靜純上氏評選』。蘧公孫笑着向他說道：『請教先生，不知尊選上面可好添上小弟一個名字，與先生同選，以附驥尾？』馬二先生正色道：『這個是有個道理的。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虧幾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虛名，所以他們來請——難道先生這樣大名還站不得封面？只是你我兩個，只可獨站，不可合站。其中有個緣故。』

蘧公孫道：『是何緣故？』馬二先生道：『這事不過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壞了名，自認做趨利。假若把你先生寫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資出自先生，小弟豈不是個利徒了？若把先生寫在第一名，小弟這數十年虛名，豈不都是假的了？還有個反面文章是如此算計。先生自想，也是這樣算計。』

說着，坊裏捧出先生的飯來，一碗燒青菜，兩個小菜碟。馬二先生道：「這沒菜的飯，不好留先生用，奈何？」遷公孫道：「這個何妨？但我曉得長兄先生也是吃不慣素飯的，我這裏帶的有銀子。」忙取出一塊來，叫店主人家的二漢買了一碗熟肉來。

兩人同吃了，公孫別去，在家裏，每晚同魯小姐課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兒子書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責他念到天亮，倒先打發公孫到書房裏去睡。雙紅這小丫頭在傍遞茶遞水，極其小心。他會念詩，常拏些詩來求講。公孫也略替他講講，因心裏喜他殷勤，就把收的王觀察的個舊枕箱，把與他盛花兒針線；又無意中把遇見王觀察這一件事向他說了。

不想宦成這奴才小時同他有約，竟大膽走到嘉興，把這丫頭拐了去。公孫知道，大怒，報了秀水縣，出批文拏了回來。兩口子看守在差人家，央人來求公孫，情願出幾十兩銀子與公孫做了頭的身價，求賞與他做老婆。公孫斷然不依。差人要帶着宦成去回官，少不

得打一頓板子，把丫頭斷了回來，一回兩回詐他的銀子。宦成的銀子使完，衣服都當盡了。

那晚在差人家，兩口子商議，要把這個舊枕箱拏出去賣幾十個錢來買飯吃。雙紅是個丫頭家，不知人事，向宦成說道：『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爺的，想是值的銀子多。幾十個錢賣了，豈不可惜？』宦成問：『是遷老爺的？是魯老爺的？』

丫頭道：『都不是。說這官比遷太爺的官大多着哩。我也是聽見姑爺說，這是一位王太爺，就接遷太爺南昌的任。後來這位王太爺做了不知多大的官，就和寧王相與。寧王日夜要想殺皇帝，皇帝先把寧王殺了，又要殺這王太爺。王太爺走到浙江來，不知怎的，又說皇帝要他這個箱子。王太爺不敢帶在身邊走，恐怕搜出來，就交與姑爺。姑爺放在家裏閒着，借與我盛些花，不曉的我帶了出來。我想皇帝都想要的東西，不知是值多少錢。你不見箱子裏還有王太爺寫的字在上？』

宦成道：『皇帝也未必是要他這個箱子。必有別的緣故。這箱子能值幾文！』那差人一脚把門踢開，走進來罵道：『你這倒運鬼！放着這樣大財不發，還在這裏受瘟罪！』

宦成道：「老爹，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你這癡孩子！我要傳授了，便宜你的很哩！」

老婆白白送你，還可以發幾百銀子財！你須要大大的請我，將來銀子同我平分，我才和你

說。」宦成道：「只要有銀子，平分是罷了，請是請不起的；除非明日賣了枕箱子請老爹。」

差人道：「賣箱子！還了得！就沒戲唱了！你沒有錢，我借錢與你。不但今日晚裏

的酒錢，從明日起，要用同我商量——我替你設了法來，總要加倍還我。」又道：「我竟在

裏面扣除，怕你拗到那裏去！」差人即時拿出二百文，買酒買肉，同宦成兩口子吃，算是借

與宦成的，記一筆帳在那裏。吃着，宦成問道：「老爹說我有甚麼財發？」差人道：「今日

且吃酒，明日再說。」

當夜猜三划五，吃了半夜，把二百文都吃完了。宦成這奴才吃了個盡醉，兩口子睡到

日中還不起來。差人已是清晨出門去了，尋了一個老練的差人商議，告訴他如此這般事，

「還是竟弄破了好；還是一開弓不放箭，」大家弄幾個錢有益？」被老差人一口大啐道：

「這個事都講破！破了還有個大風！如今只是悶着同他講，不怕他不拏出錢來！還虧你當了這幾十年的門戶！利害也不曉得！遇着這樣事還要講破！破你娘的頭！」

罵的這差人又羞又喜，慌跑回來。見宦成還不會起來，說道：「好快活！這一會像兩

個狗戀着！快起來和你說話！」宦成慌忙起來，出了房門。差人道：「和你到外邊去說

話。」兩人拉着手，到街上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差人道：「你這獸孩子，只曉得吃酒吃

飯，要同女人睡覺！放着這樣一注大財不會發，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宦成道：

「老爹指教便是。」差人道：「我指教你，你却不要「過了廟不下雨」。」

說着，一個人在門首過，叫了差人一聲「老爹」，走過去了。差人見那人出神，叫宦成

坐着，自己悄悄尾了那人去。只聽得那人口裏抱怨道：「白白給他打了一頓，却是沒有傷，

喊不得冤。待要自己做出傷來，官府又會驗的出。」差人悄悄的拾了一塊磚頭，兇神似

的，走上去把頭一打，打了一個大洞，那鮮血直流出來。那人嚇了一跳，問差人道：「這是怎

的？」差人道：「你方才說沒有傷，這不是傷麼？又不是自己弄出來的！不怕老爺會驗！」

還不快去喊冤哩！

那人到着實感激，謝了他，把那血用手一抹，塗成一個血臉，往縣前喊冤去了。宦成站在茶室門口望，聽見這些話，又學了一個乖。差人回來坐下，說道：「我昨晚聽見你當家的說，枕箱是那王太爺的。王太爺降了寧王，又逃走了，是個欽犯，這箱子便是個欽賊。他家裏交結欽犯，藏着欽賊，若還首出來，就是殺頭充軍的罪，他還敢怎樣你！」

宦成聽了他這一席話，如夢方醒，說道：「老爹，我而今就寫呈去首。」差人道：「狀兄弟，這又沒主意了。你首了，就把他一家殺個精光，與你也無益，弄不着他一個錢。况你又同他無仇。如今只消串出個人來嚇他一嚇，嚇出幾百兩銀子來，把丫頭白白送你做老婆，不要身價，這事就罷了。」宦成道：「多謝老爹費心。如今只求老爹替我做主。」差人道：「你且莫慌。」

當下還了茶錢，同走出來。

差人囑付道：「這話到家，在丫頭跟前，不可露出一字。」

宦成應諾了。從此，差人借了銀子，宦成大酒大肉，且落得快活。

遷公孫催着回官，差人只騰挪着混他，今日就說明日，明日就說後日，後日又說再遲三五日。公孫急了，要寫呈子告差人。差人向宦成道：「這事却要動手了！」因問：「遷小相平日可有一個相厚的人？」宦成道：「這却不知道。」回去問丫頭。丫頭道：「他在湖州相與的人多，這裏却不曾見。我只聽得有個書店裏姓馬的來往了幾次。」宦成將這話告訴差人。差人道：「這就容易了。」便去尋代書寫下一張出首叛逆的呈子，帶在身邊，到大街上一路書店去問。問到文海樓，一直進去請馬先生說話。馬二先生見是縣裏人，不知何事，只得邀他上樓坐下。

差人道：「先生一向可同做南昌府的遷家遷小相兒相與？」馬二先生道：「這是我極好的弟兄；頭翁，你問他怎的？」差人兩邊一望道：「這裏沒有外人麼？」馬二先生道：「沒有。」把座子移近跟前，拏出這張呈子來與馬二先生看，道：「他家竟有這件事。我們「公門裏好修行，」所以通個信給他，早爲料理，怎肯壞這個良心？」

馬二先生看完，面如土色；又問了備細，向差人道：「這事斷斷破不得。既承頭翁好心，千萬將呈子捺下。他却不在家，到墳上修理去了，等他來時商議。」差人道：「他今日就要遞。」這是犯關節的事，誰人敢捺？」馬二先生慌了道：「這個如何了得！」差人道：「先生，你一個「子曰行」的人，怎這樣沒主意？自古「錢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只要破些銀子，把這枕箱買了回來，這事便罷了。」

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當下鎖了樓門，同差人到酒店裏，馬二先生做東，大盤大碗請差人吃着，商議此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通都大邑，來了幾位選家；僻壤窮鄉，出了一尊名士。

畢竟差人要多少銀子贖這枕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遷公孫書坊送良友

馬秀才山洞遇神仙

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遷公孫贖枕箱。差人道：「這奴才手裏擎着一張首呈，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銀子少了，他怎肯就把這欵賊放出來？極少也要二三百兩銀子。還要我去拏話嚇他。」這事弄破了一來，與你無益；二來，欵案官司，過司由院，一路衙門，你都要跟着走。你自己算計，可有這些閒錢陪着打這樣的惡官司？」是這樣嚇他。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這事才得了。我是一片本心，特地來報信。我也只願得無事，落得「河水不洗船」，但做事也要「打蛇打七寸」才妙。你先生請上裁。」

馬二先生搖頭道：「二三百兩是不能。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是我替他設法，就是他在家裏，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而今也家道中落，那裏一時拏的許多銀子出來？」差

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他本人又不見面，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把呈子丟還他，隨他去鬧罷了。』馬二先生道：『不是這樣說。你同他是個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睜睜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來，這就不成個朋友了。但是要做的來。』差人道：『可又來！你要做的來，我也要做的來！』

馬二先生道：『頭翁，我和你從長商議。實不相瞞，在此選書，東家包我幾個月，有幾兩銀子束修，我還要留着些用。他這一件事，勞你去和宦成說，我這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他也只當是拾到的，解了這個冤家罷。』差人惱了道：『這個正合着古語「瞞天討價，就地還錢」！我說二三百銀子，你就說二三十兩！「戴着斗笠親嘴，差着一帽子」！怪不得人說你們「詩云子曰」的人難講話！這樣看來，你好像「老鼠尾巴上害癩子，出膿也不多」！倒是我多事，不該來惹這「婆子口舌」！』

說罷，站起身來謝了擾，辭別就往外走。馬二先生拉住道：『請坐再說。急怎的？我方才這些話，你道我不出本心麼？他其實不在家，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把他藏起，和你講

價錢。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遷公孫是甚麼慷慨脚色，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幾時還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來，後日懊悔遲了。總之，這件事，我也是個傍人，你也是個傍人。我如今認些晦氣，你也要極力幫些，一個出力，一個出錢，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若是我兩人先參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

差人道：「馬老先生，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是他出，你們原是一氈襪裏脚靴。」但須要我効勞的來。老實一句，「打開板壁講亮話，」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豈做不來；沒有三百也要二百兩銀子，才有商議。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沒來由把難題目與你做怎的？」

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心裏着急道：「頭翁，我的束修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這些時用掉了幾兩，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擠的乾乾淨淨，抖了包，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一釐也不得多。你若不信，我同你到下處去拏與你看。此外行李箱子內，聽憑你搜。若搜出一錢銀子來，你把我當人。就是這個意思，你替我維持去；如斷然不能，我

也就沒法了，他也只好怨他的命。」

差人道：「先生，像你這樣血心爲朋友，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自古『山水尙有相逢之日』，豈可人不留個相與？只是這行癩的奴才頭高，不知可說的下去。」又想一想道：「我還有個主意，又合着古語說：『秀才人情紙半張』。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又有這些事，料想要不回來；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合着你這九十多，不將有二百之數？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却塞得住這小廝的嘴。這個計較何如？」馬二先生道：「這也罷了，只要你做的來。這一張紙何難？我就可以做主。」當下說定了，店裏會了帳，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着。差人假作去會官成，去了半日，回到文海樓。馬二先生接到樓上。差人道：「爲這件事，不知費了多少唇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落後我急了，要帶他回官，說：『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回過老爺，把你納在監裏，看你到那裏去出首！』他才慌了，依着我說。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現放在樓下店裏。先生快寫起婚書來，把銀子兌清，我

再打一個稟帖，銷了案，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免得又生出枝葉來。』

馬二先生道：『你這賺法甚好。婚書已經寫下了。』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差人打開看，足足九十二兩，把箱子擎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擎着婚書，銀子去了。回到家中，把婚書藏起，另外開了一篇細帳，借貸吃用，衙門使費，共開出七十多兩，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

宦成嫌少，被他一頓罵道：『你奸拐了人家使女，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蓋，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了一個老婆，又騙了許多銀子，不討你一聲知感，反問我找銀子——來！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十板子，丫頭便傳遞家領去，叫你吃不了的苦，兜着走！』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忙收了銀子，千恩萬謝，領着雙紅，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

蘧公孫從墳上回來，正要去問差人，催着回官，只見馬二先生來候，請在書房坐下，問了

些墳上的事務，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遷公孫初時還含糊。馬二先生道：「長兄，你這事還要瞞我麼？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

公孫聽見枕箱，臉便飛紅了。馬二先生便把差人怎樣來說，我怎樣商議，後來怎樣怎樣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才買回這個東西來，「而今幸得平安無事。就是這一項銀子，也是爲朋友上一時激於意氣，難道就要你還？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拏來，或是劈開了，或是竟燒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

公孫聽罷，大驚，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倒身拜了四拜，請他坐在書房裏，自走進去，如此這般，把方才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又道：「像這樣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氣有肝膽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一個個出乖露醜；若聽見了這樣話，豈不羞死！」魯小姐也着實感激，備飯留馬二先生吃過，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

次日，馬二先生來辭別，要往杭州。

公孫道：「長兄先生，才得相聚，爲甚麼便要去？」

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選書。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今已選完，在此就沒事了。』公孫道：『選書已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着，早晚請教？』馬二先生道：『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着我選考卷，還有些未了的事，沒奈何，只得要去。到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那西湖山光水色，頗可以添文思。』

公孫不能相強，要留他辦酒席餞行。馬二先生道：『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說罷，去了。公孫送了出來。到次日，公孫封了二兩銀子，備了些薰肉小菜，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

馬二先生上船，一直來到斷河頭，問文瀚樓的書坊，——乃是文海樓一家，——到那裏去住。住了幾日，沒有甚麼文章選，腰裏帶了幾個錢，要到西湖上走走。

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堤，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

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遊人，絡繹不絕，真不數『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吃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搵着一把傘，手裏擎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

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味的羊肉櫃檯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吃，喉嚨裏嚥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吃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

些滋味。吃完了出來，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一個脫去元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天青外套，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鬟，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叮叮噹噹的響。

馬二先生低着頭走了過去，不會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鄉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了一二里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

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隔着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吃了一碗茶。裏面的門鎖着。馬二先生要進去，看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開了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

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一整頭巾，理一理寶藍直裰，在靴桶裏拏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那樓上揚塵舞蹈，拜了五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那熱騰騰的燕窩，海參，一碗一碗在跟前捧過去。

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琉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欄杆。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字，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才進二道山門，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

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撲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

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吃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蔴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不論好歹，吃了一飽。

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吳山，就在城中。

馬二先生走不多遠，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幾十層階級，走了上去，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馬二先生一氣走上，不覺氣喘。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吃了一碗。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馬二先生作了個揖，逐細把匾聯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沒有路的一般。左邊一個門，門上釘着一個匾，匾上『片石居』三個字；裏面想也是個花園，有些樓閣。

馬二先生步了進去，看見牕櫺關着。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見中間放着一張桌子，擺着一座香爐，衆人圍着，像是請仙的意思。馬二先生想道：『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我也進去問一問。』站了一會，望見一個人磕頭起來。傍邊人道：『請了一個

才女來了。』馬二先生聽了暗笑。又一會，一個問道：『可是李清照？』又一個問道：

『可是蘇若蘭？』又一個拍手道：『原來是朱淑貞！』

馬二先生道：『這些甚麼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罷。』又轉過兩個灣，

上了幾層階級，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左邊靠着山，一路有幾個廟宇。右邊一路，一間一間的房子，都有兩進。後面一進，窗子大開着，空空闊闊，一看，隱隱望見錢塘江。那房子也有賣酒的，也有賣耍貨的，也有賣餃兒的，也有賣麵的，也有賣茶的，也有測字算命的。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這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十分熱鬧。

馬二先生正走着，只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馬二先生別轉

頭來就走，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見有賣蓑衣餅的，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吃了，略覺有些意思。走上去，一個大廟，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廟。他便一直走進去瞻仰了一番。過了城隍廟，又是一個灣，又是一條小街。街上酒樓麵店都有，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店裏貼着報單，上寫『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馬二先生見了歡

喜，走進書店坐坐，取過一本來看，問個價錢，又問這書可還行。書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時，那裏比得古書？』

馬二先生起身出來，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過這一條街，上面無房子了，是極高的個山岡。一步步走去，走到山岡上，左邊望着錢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無風，水平如鏡。過江的船，船上有轎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邊又看得見西湖。雷峯一帶，湖心亭，都望見。那西湖裏打魚船，一個一個，如小鴨子浮在水面。

馬二先生心曠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着茶桌子賣茶。馬二先生兩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兩邊一望，一邊是江，一邊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轉圍着，又遙見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隱忽現。馬二先生嘆道：『真乃一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吃了兩碗茶，肚裏正餓，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飯，恰好一個鄉裏人捧着許多盪麵薄餅來賣；又一籃子煮熟的牛肉。馬二先生大喜，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吃。

吃得飽了，自思趁着飽再上去。走上一箭多路，只見左邊一條小徑，荒榛蔓草，兩邊擁塞。

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看他。過了一個小石橋，照着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廟。又有一座石橋，甚不好走。

馬二先生攀藤附葛，走過橋去，見是個小小的祠宇，上有匾額，寫着『丁仙之祠』。馬

二先生走進去，見中間塑一個仙人，左邊一個仙鶴，右邊豎着一座二十個字的碑。馬二先

生見有籤筒，思量『我困在此處，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

正要上前展拜，只聽得背後一人道：『若要發財，何不問我？』馬二先生回頭一看，見

祠門口立着一個人，身長八尺，頭戴方巾，身穿繭紬直裰，左手自理着腰裏絲絛，右手拄着龍頭拐杖，一部大白鬚，直垂過臍，飄飄有神仙之表。只因遇着這個人，有分教：

慷慨仗義，銀錢去而復來；廣結交遊，人物久而愈盛。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葬神仙馬秀才送喪

思父母匡童生盡孝

話說馬二先生在丁仙祠正要跪下求籤，後面一人叫一聲馬二先生。馬二先生回頭一看，那人像個神仙，慌忙上前施禮道：『學生不知先生到此，有失迎接。但與先生素昧平生，何以便知學生姓馬？』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識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籤了，且同到敝寓談談。』馬二先生道：『尊寓在那裏？』那人指道：『就在此處，不遠。』當下攜了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條平坦大路，一塊石頭也沒有。未及一刻功夫，已到了伍相國廟門口。馬二先生心裏疑惑，『原來有這近路！我方才走錯了。』又疑惑，『恐是神仙縮地騰雲之法，也不可不知……』來到廟門口，那人道：『這便是敝寓，請進去坐。』

那知這伍相國殿後有極大的地方，又有花園。園裏有五間大樓，四面窗子望江望湖。

那人就住在這樓上，邀馬二先生上樓，施禮坐下。那人四個長隨，齊齊整整，都穿着紬緞衣服，

每人腳下一雙新靴，上來小心獻茶。那人吩咐備飯，一齊應諾下去了。馬二先生舉眼

一看，樓中間貼着一張匹紙，上寫米盤大的二十八個大字，一首絕句詩道：

『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恙，揮手清吟過十洲。』

後面一行寫『天台洪憨仙題』。馬二先生看過綱鑑，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

事，屈指一算，已是三百多年，而今還在，一定是個神仙無疑。因問道：『這佳作是老先生的？』

那仙人道：『憨仙便是賤號。偶爾遣興之作，頗不足觀。先生若愛看詩句，前時在此，有同

撫臺藩臺及諸位當事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詩，取來請教。』便拈出一個手卷來。

馬二先生放開一看，都是各當事的親筆，一遞一首，都是七言律詩，詠的西湖上的景，圖

畫新鮮，着實贊了一回，遞過收去。捧上飯來，一大盤稀爛的羊肉，一盤糟鴨，一大碗火腿蝦

圓雜脰，又是一碗清湯。雖是便飯，却也這般熱鬧。馬二先生腹中尚飽，不好辜負了仙人

的意思，又儘力的吃了一餐。撤下傢伙去。

洪憨仙道：『先生久享大名，書坊敦請不歇，今日因甚閒暇到這祠裏來求籤？』馬二

先生道：『不瞞老先生說，晚生今年在嘉興選了一部文章，送了幾十金，却爲一個朋友的事墊用去了。如今來到此處，雖住在書坊裏，却沒有甚麼文章選。寓處盤費已盡，心裏納悶，出來閒走走，要在這仙祠裏求個籤，問問可有發財機會，誰想遇着老先生。已經說破晚生心事，這籤也不必求了。』洪憨仙道：『發財也不難；但大財須緩一步，目今權且發個小財，好麼？』馬二先生道：『只要發財，那論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是甚麼道理？』

洪憨仙沈吟了一會，說道：『也罷，我如今將些須物件送與先生。你拏到下處去試一試；如果有效驗，再來問我取討；如不相干，別作商議。』因走進房內，牀頭邊摸出一個包子來，打開，裏面有幾塊黑煤，遞與馬二先生道：『你將這東西拏到下處，燒起一爐火來，取個罐子把他頓在上面，看成些甚麼東西，再來和我說。』

馬二先生接着，別了憨仙，回到下處，晚間果然燒起一爐火來，把罐子頓上。那火支支

的響了一陣，取罐傾了出來，竟是一錠絲細紋銀。馬二先生喜出望外，一連傾了六七罐，倒出六七錠大紋銀。馬二先生疑惑不知可用得，當夜睡了；次日清早，上街到錢店裏去看，錢店都說是十足紋銀，隨即換了幾千錢，拏回下處來。

馬二先生把錢收了，趕到洪憨仙下處來謝。憨仙已迎出門來道：『昨晚之事如何？』

馬二先生道：『果是仙家妙用！』如此這般，告訴憨仙傾出多少紋銀。憨仙道：『早哩，我這裏還有些，先生再拏去試試。』

又取出一個包子來，比前有三四倍，送與馬二先生；又留着吃過飯，別了回來。

馬二先生一連在下處住了六七日，每日燒爐，傾銀子，把那些黑煤都傾完了，上戥子一秤，足有八九十兩重。馬二先生歡喜無限，一包一包收在那裏。

一日，憨仙來請說話。馬二先生走來。憨仙道：『先生，你是處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梓。今日有個客來拜我，我和你你要認作中表弟兄。將來自有一番交際，斷不可誤。』

馬二先生道：「請問這位尊客是誰？」

慙仙道：「便是這城裏胡尚書家三公子，名縝，字密之。尚書公遺下宦囊不少，這位公子却有錢癖，思量多多益善，要學我這「燒銀」之法；眼下可以拏出萬金來，以爲爐火藥物之費。但此事須一居間之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況在書坊操選，是有蹤跡可尋的人，他更可以放心。如今相會過，訂了此事，到七七四十九日之後，成了「銀母」，凡一切銅錫之物，點着即成黃金，豈止數十百萬。我是用他不着，那時告別還山。先生得這「銀母」，家道自此也可小康了。」

馬二先生見他這般神術，有甚麼不信，坐在下處，等了胡三公子來。三公子同慙仙施禮，便請問馬二先生貴鄉貴姓。慙仙道：「這是舍弟。各書坊所貼處州馬純上先生選三科墨程的便是。」

胡三公子改容相接，施禮坐下。三公子舉眼一看，見慙仙人物軒昂，行李華麗，四個長隨輪流獻茶，又有選家馬先生是至戚，歡喜放心之極，坐了一會，去了。

次日，憨仙同馬二先生坐轎子回拜胡府。馬二先生又送了一部新選的墨卷。三公
子留着談了半日，回到下處。

頃刻，胡家管家來下請帖，兩副：一副寫洪太爺，一副寫馬老爺。帖子上是：『明日湖亭
一卮小集，候教。』胡縝拜訂。持帖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太爺，席設在西湖花港御書樓
旁園子裏，請太爺和馬老爺明日早些。』

憨仙收下帖子。次日，兩人坐轎來到花港，園門大開，胡三公子先在那裏等候。兩席
酒，一本戲，吃了一日。馬二先生坐在席上，想起前日獨自一個看着別人吃酒席，今日恰好
人請我也在這裏。當下極豐盛的酒饌點心，馬二先生用了一飽。胡三公子約定三五日
再請到家寫立合同，央馬二先生居間，然後打掃家裏花園，以爲丹室；先兌出一萬銀子，託憨
仙修製藥物，請到丹室內住下。

三人說定，到晚席散，馬二先生坐轎竟回文瀚樓。一連四天，不見憨仙有人來請，便走
去看他。一進了門，見那幾個長隨不勝驚張。問其所以，憨仙病倒了，症候甚重，醫生說脈

息不好，已是不肯下藥。馬二先生大驚，急上樓進房內去看，已是奄奄一息，頭也抬不起來。馬二先生心好，就在這裏相伴，晚間也不回去。

挨過兩日多，那憨仙壽數已盡，氣斷身亡。那四個人慌了手脚，寓處攬一攬，只得四五件紬緞衣服還當得幾兩銀子，其餘一無所有，幾個箱子都是空的。這幾個人也並非長隨，是一個兒子，兩個姪兒，一個女婿。這時都說出來。

馬二先生聽在肚裏，替他着急。此時棺材也不夠買。馬二先生有良心，趕着下處去取了十兩銀子來與他們料理。兒子守着哭泣，姪子上街買棺材，女婿無事，同馬二先生到間壁茶館裏談談。

馬二先生道：『你令岳是個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歲，怎麼忽然又死起來？』女婿道：『笑話！他老人家今年只得六十六歲，那裏有甚麼三百歲！想着他老人家，也就是個不守本分，慣弄玄虛。尋了錢又混用掉了，而今落得這一個收場。不瞞老先生說，我們都』

是買賣人，丟着生意，同他做這虛頭事。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們討飯回鄉，那裏說起！」

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牀頭間有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燒起爐來，一傾就是紋銀。」女婿道：「那裏是甚麼「黑煤」！那就是銀子，用煤弄黑了的！一下了爐，銀子本色就現出來了。那原是個做出來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沒的用了。」

馬二先生道：「還有一說。他若不是神仙，怎的在丁仙祠初見我的時候，並不曾認得我，就知我姓馬？」女婿道：「你又差了。他那日在片石居扶乩出來，看見你坐在書店看書，書店問你尊姓，你說我就是書面上馬甚麼，他聽了知道的。世間那裏來的神仙！」

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來結交我是要借我騙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時運高，不得上算。」又想道：「他虧負了我甚麼？我到底該感激他。」當下回來，候着他裝殮，算還廟裏房錢，叫脚子擡到清波門外厝着。馬二先生備個牲醴紙錢，送到厝所，看着用磚砌好了。剩的銀子，那四個人做盤程，謝別去了。

馬二先生送殯回來，依舊到城隍山吃茶。忽見茶室傍邊添了一張小桌子，一個少年坐着拆字。那少年雖則瘦小，却還有些精神。却又古怪，面前擺着字盤筆硯，手裏却拿着一本書看。馬二先生心裏詫異，假作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來就是他新選的三科墨程持運。馬二先生竟走到桌傍板凳上坐下。那少年丟下文章，問道：『是要測字的？』馬二先生道：『我走乏了，借此坐坐。』那少年道：『請坐，我去取茶來。』即向茶室裏開了一碗茶，送在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

馬二先生見他乖覺，問道：『長兄，你貴姓？可就是這本城人？』那少年又看見他戴着方巾，知道是學裏朋友，便道：『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溫州府樂清縣住。』

馬二先生見他戴頂破帽，身穿一件單布衣服，甚是檻褸，因說道：『長兄，你離家數百里，來省做這件道路，這事是尋不出大錢來的，連餬口也不足。你今年多少尊庚？家下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這般勤學，想也是個讀書人。』

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過妻子。家裏父母俱存。自小也上過幾

年學。因是家寒無力，讀不成了，去年跟着一個賣柴的客人來省城，在柴行裏記帳。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錢，不得回家，我就流落在此。前日一個家鄉人來，說我父親在家有病，於今不知存亡，是這般苦楚。」

說着，那眼淚如豆子大掉了下來。馬二先生着實惻然，說道：「你且不要傷心。你尊諱尊字是甚麼？」那少年收淚道：「晚生叫匡迥，號超人。還不曾請問先生仙鄉貴姓？」馬二先生道：「這不必問。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馬純上就是我了。」

匡超人聽了這話，慌忙作揖，磕下頭去，說道：「晚生真乃「有眼不識泰山！」」馬二先生忙還了禮，說道：「快不要如此。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這測字到晚也有限了，長兄何不收了桌子，同我到下處談談？」匡超人道：「這個最好。先生請坐，等我把東西收了。」

當下將筆硯紙盤收了，做一包背着，同桌凳寄在對門廟裏，跟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馬二先生到文瀚樓，開了房門坐下。馬二先生問道：「長兄，你此時心裏可還想着讀書上進？」

還想着家去看看尊公麼？」

匡超人見問這話，又落下淚來道：「先生，我現今衣食缺少，還拏甚麼本錢想讀書上進？這是不能的了。只是父親在家患病，我爲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獸也不如；所以幾回自心裏恨極，不如早尋一個死處！」馬二先生勸道：「快不要如此。只你一點孝思，就是天地也感格的動了。你且坐下，我收拾飯與你吃。」

當下留他吃了晚飯，又問道：「比如長兄你如今要回家去，須得多少盤程？」匡超人道：「先生，我那裏還講多少？只這幾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我難道還想坐山轎不成？背了行李走，就是飯食少兩餐，也罷。我只要到父親跟前，死也瞑目！」馬二先生道：「這也使得。你今晚且在我這裏住一夜，慢慢商量。」

到晚，馬二先生又問道：「你當時讀過幾年書？文章可曾成過篇？」匡超人道：「成過篇的。」馬二先生笑着向他說：「我如今大膽出個題目，你做一篇，我看看你筆下可望得進學。這個使得麼？」匡超人道：「正要請教先生；只是不通，先生休笑。」馬二先生

道：『說那裏話？我出一題，你明日做。』

說罷，出了題，送他在那邊睡。次日，馬二先生才起來，他文章已是停停當當，送了過來。馬二先生喜道：『又勤學，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氣是有，只是理法欠些。』將文章按在桌上，拏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法，與他。他作揖謝了要去。

馬二先生道：『休慌。你在此終不是個長策，我送你盤費回去。』匡超人道：『若蒙

資助，只借出一兩銀子就好了。』馬二先生道：『不然，你這一到家，也要些須有個本錢奉養父母，才得有功夫讀書。我這裏竟拏十兩銀子與你。你回去做些生意，請醫生看你尊翁的病。』當下開箱子，取出十兩一封銀子，又尋了一件舊棉襖，一雙鞋，都遞與他，道：『這銀子，你拏家去；這鞋和衣服，恐怕路上冷，早晚穿穿。』

匡超人接了衣裳，銀子，兩淚交流道：『蒙先生這般相愛，我匡迥何以爲報！』意欲拜爲盟兄，將來諸事還求照顧。——只是大膽，不知長兄可肯容納。』

馬二先生大喜，當下受了他兩拜，又同他拜了兩拜，結爲兄弟，留他在樓上，收拾菜蔬，替他餞行，吃着，向他說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爲主。人生世上，除了這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這就是孝經上所說的「顯親揚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

「古語道得好：『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而今甚麼是書？就是我們的文章選本了。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之外，總以做舉業爲主。就是生意不好，奉養不周，也不必介意，總以做文章爲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牀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裏疼也不疼了。這便是會子的「養志」。假如時運不好，終身不得中舉，一個廩生是掙得來的。到後來，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我是百無一能，年紀又大了。賢弟，你少年英敏，可細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宦途相見。」

說罷，又到自己書架上細細檢了幾部文章，塞在他棉襖裏捲着，說道：「這都是好的，你拏去細讀。」匡超人依依不捨，又急於要家去看父親，只得洒淚告辭。馬二先生攜着手，同他到城隍山舊下處取了鋪蓋，又送他出清波門，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馬二先生辭別，進城去了。

匡超人過了錢塘江，要搭溫州的船。看見一隻船正走着，他就問：「可帶人？」船家道：「我們是撫院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不帶人的。」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船窗裏一個白鬚老者道：「駕長，單身客人，帶着也罷了，添着你買酒吃。」船家道：「既然老爹吩咐，客人，你上來罷。」把船撐到岸邊，讓他下了船。匡超人放下行李，向老爹作了揖，看見船裏三個人：中間鄭老爹坐着，他兒子坐在旁邊，這邊坐着一個外府的客人。鄭老爹還了禮，叫他坐下。

匡超人爲人乖巧，在船上不拏強拏，不動強動，一口一聲，只叫「老爹」。那鄭老爹甚

是歡喜，有飯叫他同吃。飯後行船無事，鄭老爹說起：『而今人情澆薄，讀書的人，都不孝父母。這溫州姓張的弟兄三個都是秀才。兩個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兒子，在家打吵，吵的父親急了，出首到官。他兩弟兄在府縣都用了錢，倒替他父親做了假哀憐的呈子，把這事銷了案。虧得學裏一位老師爺持正不依，詳了我們大人衙門，大人准了，差了我到溫州提這一千人犯去。』那客人道：『這一提了來審實，府縣的老爺不都有礙？』鄭老爹道：『審出真情，一總都是要參的！』

匡超人聽見這話，自心裏歎息：『有錢的不孝父母，像我這窮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過了兩日，上岸起早，謝了鄭老爹。鄭老爹飯錢一個也不問他要。他又謝了，一路曉行夜宿，來到自己村莊，望見家門。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敦倫修行，終受當事之知；實至名歸，反作終身之玷。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看見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

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才放下心，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與你拏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把我也哭醒了。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

「我笑着說：『我一個莊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

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着，吆喝醒了；把你爹也嚇醒了。你爹問我，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爹，你爹說我心想痴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

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爹，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

「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個屋。我心裏算計，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傍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掣原價來贖我的。」

「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就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要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

「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化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吃。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吃，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終日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

匡超人道：「爹，這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

我回他。』

母親走進來叫他吃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與他吃。吃罷，又吃了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吃。買了回來，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着眉道：『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一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

匡超人等肉爛了，和飯拏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又有些葷菜，當晚那菜和飯也吃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吃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才扶了睡下。

匡超人將被單拏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拏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圈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

豆子磨了一廂豆腐，也都賣了錢，拏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吃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

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進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爹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况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

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拏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凳，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凳上，屁股緊對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條腿捧着，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兩腿扶上牀，仍舊直過來。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凳端開，瓦盆拏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

到晚，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坐一會，伏侍太公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拏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太公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服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夜裏要出就出。晚飯也放心多吃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

過了四五日，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吃着。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會來看得阿叔，就請坐下吃杯便酒罷。』

阿叔坐下吃了幾杯酒，便提到出房子的話。

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

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把房子讓阿

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請醫生替父

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

尋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住的也不安。」

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委婉，又爽快，到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

我只管要來催，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擱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

謝阿叔！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要去。他哥道：「阿叔再吃

一杯酒。」阿叔道：「我不吃了。」便辭了過去。

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又燥，不到日中就賣完了，把錢拏來家伴着父親算計。那日賺的錢多，便在集上買個鷄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吃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吃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

說。

太公日子過得稱心，每日每夜出恭小解都是兒子照顧定了，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把腿捧在肩頭上。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說：「父親的病才好些，索性等再好幾分，扶着起來走得，再搬家也不遲。」那邊人來催，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

這匡超人精神最足：早半日做生意，夜晚伴父親念文章，辛苦已極，中上得閒，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那日正是早飯過後，他看着太公吃了飯，出門無事，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了桌子，放着一個象棋盤對着。只見一個白鬚老者，背翦着手來看，看了半日，在傍邊說道：「唛！老兄這一盤輸了！」

匡超人擡頭一看，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作了個揖。潘保正道：「我道是誰，方才幾乎不認得了。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你從前

年出門，是幾時回來了？你老爹病在家裏？
匡超人道：『不瞞老爹說，我來家已是有一
半年了。因為無事，不敢來上門上戶，驚動老爹。
我家父病在牀上，近來也略覺好些。』多
謝老爹記念。請老爹到舍下奉茶。』

潘保正道：『不消取擾。』因走近前替他
把帽子升一升，又拏他的手來細細看了，說
道：『二相公，不是我奉承你。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你這骨格是個貴相。將來只
到二十七八歲，就交上好的運氣。妻財子祿，都是有的。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不日就
有個貴人星照命。』又把耳朵邊措着看看，道：『却也還有個虛驚，不大礙事。此後運氣
一年好似一年哩。』

匡超人道：『老爹，我做這小生意，只望着不折了本，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便謝天
地菩薩了。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潘保正搖手道：『不相干。這樣事那裏是
你做的。』

說罷，各自散了。三房裏催出房子，一日緊似一日。匡超人支吾不過，只得同他硬撐

了幾句。那裏急了，發狠說：『過三日再不出，叫人來摘門下瓦！』匡超人心中裏着急，又不肯向父親說出。

過了三日，天色晚了，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太公睡下，他把那鐵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有幾十人聲一齊吆喝起來。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

頃刻，幾百人聲，一齊喊起，一派紅光，把窗紙照得通紅。他叫一聲『不好了！』忙開出去看，原來是本村失火。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不好了！快些搬！』

他哥睡的夢夢銃銃，扒了起來，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擔子裏面的東西又零碎，——芝麻糖，豆腐乾，腐皮，泥人，小孩子吹的簫，打的叮噹，女人戴的錫簪子，——搥着了這一件，掉了那一件。那糖和泥人，斷的斷了，碎的碎了，弄了一身臭汗，才一總捧起來朝外跑。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嫂子搶了一包被褥，衣裳，鞋脚，抱

着，哭哭啼啼，反往後走。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一步也挪不動。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兩邊喊聲大震。

匡超人想，別的不打緊，忙進房去搶了一牀被在手內，從牀上把太公扶起，背在身上，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且不顧母親，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着；又飛跑進來，一把拉了嫂子，指與他門外走；又把母親扶了，背在身上。才得出門，那時火已到門口，幾乎沒有出路。匡超人道：『好了！父母都救出來了！』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用被蓋好。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再尋他哥時，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

那火轟轟冽冽，燁燁焮焮，一派紅光，如金龍亂舞。鄉間失火，又不知救法，水次又遠，足足燒了半夜，方才漸漸熄了。稻場上都是烟煤，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匡超人沒奈何，無處存身，望見莊南頭大路上，一個和尚庵，且把太公背到庵裏，叫嫂子扶着母親，一步一步一挨，挨到庵門口。和尚出來問了，不肯收留，說道：『本村失了火，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況且你又有個

病人，那裏方便呢？」

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就是潘保正。匡超人上前作了揖，如

此這般，「訴說」被了回祿。潘保正道：「匡二相公，原來昨晚的火，你家也在內！可憐！」

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的話，和尚不肯，說了一遍。潘保正道：「師父，你不知道，匡太公

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將來一定發達的。你出家人，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權借一間屋與他住兩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錢我送與你。」

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不散違拗，才請他一家進去，讓出一間房子來。匡超人把太

公背進庵裏去睡下。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太公謝了保正。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衆位

吃。保正回家去了，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直到下午，他哥才尋了來，反怪兄

弟不幫他搶東西。

匡超人見不是事，託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半間房屋，搬去住下。幸得那晚

原不曾睡下，本錢還帶在身邊，依舊殺豬，磨豆腐，過日子，晚間點燈念文章。太公却因着了

這一嚇，病更添得重了。

匡超人雖是憂愁，讀書却還不歇。那日讀到二更多天，正讀得高興，忽聽窗外鑼響，許多火把簇擁着一乘官轎過去，後面馬蹄一片聲音；自然是本縣知縣過，他也不曾住聲，由着他過去了。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心中嘆息道：『這樣鄉村地面，夜深時分，還有人苦功讀書，實爲可敬！只不知這人是秀才是童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當下傳了潘保正來，問道：『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

保正知道就是匡家，悉把如此這般，被火燒了，租在這裏住，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每日念到三四更鼓，不是個秀才，也不是個童生，只是個小本生意人。『一一的都稟說了。』知縣聽罷慘然，吩咐道：『我這裏發一個帖子，你明日拏出去致意這匡迥，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現今考試在即，叫他報名來應考；如果文章會做，我提拔他。』

保正領命下來。次日清早，知縣進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了回來，飛跑到匡家敲開

了門，說道：『恭喜！』匡超人問是何事。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上寫着：

『侍生李本瑛拜。』

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嚇了一跳，忙問：『老爹，這帖是拜那個的？』保正悉把如此這般，『老爺在你這裏過，聽見你念文章，傳我去問，我就說你如此窮苦，如何行孝；都稟明了老爺，老爺發這帖子與你，說不日考校，叫你去應考，是要擡舉你的意思。我前日說你氣色好，主有個貴人星照命，今日何如？』

匡超人喜從天降，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太公也歡喜。到晚，他哥回來，看見帖子，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他哥不肯信。

過了幾天，縣裏果然出告示攷童生。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考過了，發出團案來，取了覆試，匡超人又買卷伺候。知縣坐了堂，頭一個點名就是他。知縣叫住道：『今年多少年紀了？』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歲。』知縣道：『你文字是會做的。這回覆試，

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顧你。」

匡超人磕頭謝了，領卷下去。覆試過兩次，出了長案，竟取了第一名案首。報到鄉裏

去，匡超人擎手本上來謝。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問其家裏這些苦楚，便封出二兩銀子來

送他，「這是我分俸些須，你擎去奉養父母。到家並發奮加意用功。府考院考的時候，你

再來見我，我還資助你的盤費。」

匡超人謝了出來，回家把銀子擎與父親，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太公着實感

激，捧着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謝了本縣老爺。到此時，他哥才信了。鄉下眼界淺，見匡超

人取了案首，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也就在莊上，大家約着送過賀分到他家來。太公吩

咐借間壁庵裏請了一天酒。

這時殘冬已過。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匡超人去叩辭知縣，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

他到府，府考過，接着院考。考了出來，恰好知縣上轅門見學道，在學道前下了一跪，說：「卑

職這取的案首匡迥，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學道道：「士

先器識而後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但昨看匡迥的文字，理法雖略有未清，才氣是極好的。貴縣請回，領教便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婚姻締就，孝便衰於二親；科第取來，心只繫乎兩榜。

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尿仍舊在牀上；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
一般；每日眼淚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不
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個學。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

說着，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個兇神的人，趕着他大
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向那人亂嚷亂
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
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
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個良善人家，從不曾同人口舌，經

官動府。况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
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

正鬧着，潘保正走了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才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
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拿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個
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
「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

匡大東西才拾完在擔子裏，挑起擔子，領兩個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
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牀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
諱迥，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報。」

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擔子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
雞子，請門斗吃着。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出來，留着潘老爹陪門斗
吃飯。飯罷，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了回

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茶之敬。」

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才回家來，穿着衣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承。

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尋的錢作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留着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他請了潘老爹來陪。

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惱了道：「我只認得我的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

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個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

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太公又吩咐買個性體到祖墳上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太公奄奄在牀，一日昏聩的很，一日又覺得明白些。

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個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但功名到底是身外

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極是難得。却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攀高結貴。你哥是個混帳人，你要到底敬重他，和奉事我的一樣才是！

兄弟兩個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才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二相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

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才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拿爲首的人。

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拿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留，是那裏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事那裏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持。』

匡超人驚得手慌脚忙，說道：『這是那裏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我——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潘保正道：『你自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却不曾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個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才好。』

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洒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溫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到飯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鬚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才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個生意人模樣。兩人敘禮坐下。

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個小店在省城，如今要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裏？」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我們明日一同上船。」

各自睡下。次日早去上船，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飯，又拿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閒坐着吃茶。

匡超人問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寶店？」景客人道：「是頭巾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却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

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

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

不瞞你匡先生說，小

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艙內開了一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是拙作，正要請教。」

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

「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

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中先生，

權勿用先生，嘉興遷太守公孫駝夫，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會會面。

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却是有幾個同調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

匡超人聽罷，不勝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跟着一個人，背了一個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那人家去。

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裏去？』那趙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

來是老弟！幾時來的？』景蘭江道：『才到這裏，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着轎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相好的趙雪齋先生，請過來會會。』

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

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

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去了這些時？』

叫我終日盼望。』

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事纏着。這些時可有詩會麼？』

趙先生道：

『怎麼沒有。』

前月中泮，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通政范

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還約我們到他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天。御

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日日邀我們到他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

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我打發不清。你來

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吃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座？』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

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

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

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

景蘭江問道：『匡先生，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

匡超人道：『如今且攜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攜那裏去，我且到店裏。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

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他，留

在樓上住。次日，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三爺不在家，前幾日

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才去，怕不也

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

內；問左右店隣，店隣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

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

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兩個戴方巾的

走，匡超人「趕上」相見作揖。景蘭江指着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生。』指

着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

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才在寶店奉拜先生，恰值公出。

此時往那裏去？』景先生道：『無事閒遊。』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

小飲三杯？』那兩位道：『最好。』

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揀一副座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

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膾，兩碟小吃，一那小吃，一樣是炒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一拿上

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譙一位出奇的

客。』支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

這段公案告訴你。』

當下支劍峯斟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

選了我這寧波府鄞縣知縣。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却和趙爺相好，

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日不在家，不曾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

來拜的也多，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日，趙爺去回拜，會

着，彼此叙談起來。你道奇也不奇？」

衆人道：「有甚麼奇處？」

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

衆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

浦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

個孫子，兩個老夫妻齊眉，只却是個布衣；黃公中了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

了絃，夫人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

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個年，月，日，時，一個是

這般境界，一個是那般境界，判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

說着，又吃了許多的酒。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

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却是孤身一人；一個却是子孫滿堂，

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

三位不曾言語。

浦墨卿道：「這話讓匡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

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衆人一齊拍手道：「有

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

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個進士。而今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

支劍峯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

「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擱在地下，恨道：『爲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吃三杯，聽我說。」支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杯。」衆人道：「這沒的說。」

當下斟上酒吃着。景蘭江道：「衆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

「是爲名。」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

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衆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暢快！』一齊乾了酒。

匡超人聽得，才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日我等雅集，即拈「樓」字爲韻，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個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字發光芒，更將進取。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

『先生，而今有一件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友合本要

刻一部考卷賣，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

不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

出的遲，客人起了身，就誤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

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

出來方不誤事？』主人道：『須是半個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

罷了。』

匡超人心裏算計，半個月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間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坐，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六，跟着店裏吃「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

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謔樓上，才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裏要半個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

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擎着一個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讌集限「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才得送來請教。』

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拏來貼在樓上壁間，然後坐下。

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了。」

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曾出門？」

匡超人

道：「因主人家託着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刻，所以有失問候。」

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一個人。」

匡超人道：「是那一位？」

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

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同下來走到街上。

匡超人道：「如今往那裏去？」

景蘭江

道：「是我們這裏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裏聚會。我要去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裏可以會得好些人，方才斗方上幾位都在那裏。」

匡超人道：「我還不曾拜過胡三先生，可要帶個帖子去？」

景蘭江道：「這是要的。」

同走到香蠟店，買了個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迥拜」。寫完，籠着又走。

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却是個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個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才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個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

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個諸生。俗

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個活老鼠。」那個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

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

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個紅黑帽子吆喝了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

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力。

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

正說得熱鬧，街上又遇着兩個方巾闊服的人。景蘭江迎着道：「二位也是到胡三先

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約那位，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着，一同

行罷。」因問：「此位是誰？」

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這位是金東崖先生。」

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人向兩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

四人齊作了一個揖，一齊同走。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家宰第了，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個字。兩邊楠木椅子。四人坐下。

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穿醬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絳髭鬚，約有四十多歲光景。三公子着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座；嚴致中二座；匡超人二座；景蘭江是本地人，同三公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

三公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前日才到。一向在都門敝親家國子監司業周老先生家做居停，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

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裏？』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會進城。不過三

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敝敝闕懷。』三公

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裏？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

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翰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

說着，家人捧茶上來吃了。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

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

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都在這裏，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

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

這裏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

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

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

隨岑庵却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進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寧王，後來朝裏又拏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案卷；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

說着，捧出麵來吃了。吃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着，談起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樂清匡先生。」

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個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個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的；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

一脈流傳，有個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章！

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愧；不然，只算做僥倖，一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三科程墨，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蘧坦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到是好的，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了讀。』

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吃了飯。一直到晚，不得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先生擡着一乘轎子，又兩個轎夫跟着，前後打着四枝火把，飛跑了來；下了轎，同衆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家圍着坐了。席散，各自歸家。

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些文章才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個序文在上。又還偷着功夫去拜了同席吃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拏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着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拏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着，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部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吃。

吃着，外邊一個小廝送將一個傳單來。匡超人接着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上寫道：

『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宴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星。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於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景蘭江先生。』

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

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即將選金內秤了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廝拏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拏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拏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

到十五日早上，打點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還不曾到。內中却不見嚴貢生，因問胡三公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

當下一同上船，在西湖裏搖着。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過日子。』

這個倒也罷了。」

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着胡三公子，走上去借花園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裏竟關着門不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厮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

一席話，說的沒法，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方才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買了兩隻雞，一尾魚，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於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

傍勸解。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吃，就是景蘭江拏着。又去買了些筍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幫着拏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

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廚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廚

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厮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才到了，下轎就叫取

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個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子收了。廚下酒菜

已齊，捧上來衆位吃了。吃過飯，拏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

當下拈鬮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浦先生拈的

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二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

『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

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子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來的骨頭骨

腦和些菓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

香資，自己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

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頑耍，進城遲了，已經

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支劍峯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

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才晚？放心走！

誰敢來！

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

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鏢，叫人傳過他來，問道：『支鏢！你是本分府鹽務裏

的巡商，怎麼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鬧？』

支劍峯醉了，把脚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宫錦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

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個帽子！左右的！擲去了！

一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

帶着送到儒學裏去！』

景蘭江見不是事，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拏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衆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

又過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牀上，只聽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個人，有分教：

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不比時流之輩。

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業橫遭禍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來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裰，脚下蝦蟆頭厚底皂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下。

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拏茶，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拏上樓來。

潘三正在那裏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

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的馱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擎着一個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一「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做詩爲由，遇着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都怕。那一個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說，不多幾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的淌屎！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混纏做甚麼？」

當下吃了兩個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心吃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膾，一賣海參雞膾，又是十大盤白肉，都擎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檢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雞膾，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剩下就給了店裏人。出來也不算帳，

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

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三哥府上。』潘

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個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

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着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

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

潘三道：『我那裏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個朋友在此，你們弄出幾個錢

來熱鬧熱鬧。』

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才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當下

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個是匡二相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

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着，看着這一個管子。這管

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去。』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他也在傍邊看。

看了一會，外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三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來是開賭場的王老

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怎的？』老六道：『請三爺在外邊說話。』

潘三同他走了出來，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發個小

財，一徑來和三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擎着一班

光棍在茅家鋪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

姦得好，被快手拾着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放了，出了差，將這

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個丫頭，商量若想個方法瞞的下

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個主意？』

潘三道：『差人是那個？』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道：『黃球可曾自己解去？』

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

了。』潘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他也在這裏面發

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

那人應諾去了，潘三獨自坐着吃茶，只見又是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裏不尋你！原來獨自坐在這裏吃茶！」

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

那人道：「這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裏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須是說出個記認。』」

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衆人伏在那裏，遇着就搶罷了。」

衆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

「不想那一日早，弟媳婦不曾出來，是他乃眷抱柴，衆人就搶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他的老婆，這裏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却因講親的時節，不曾寫過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寫一個，鄉裏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

潘三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等黃頭說話哩。」

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

黃球見了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

潘三道：

『不相干，他是說別的話。』

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

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

桌。黃球道：『方才這件事，三老爹是怎個施爲？』

潘三道：『他出多少銀子？』

黃球道：

『胡家說，只要得這丫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二百兩銀子。』

潘三道：『你想得他

多少？』

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我

還同你老人家爭？』

潘三道：『既如此，罷了。』

我家現住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

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

我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交與本人領去了。

我這裏再託人向

本縣弄出一個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

這個方法何如？』

黃球道：『這好

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辦。』

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

你叫他把銀子作

速取來。』

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

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

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曾散。

潘三看着賭完了，送了衆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

『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拏銀子來取。打發郝老二去了，吃了晚飯，點起燈來，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銀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拏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獸瘟纏甚麼？』

是夜，留他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

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才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個小厮尋了來說：『有客在家裏等。』

三爺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

當下同他到家，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

潘三同那人在外邊。

潘三道：『李

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裏？』

李四道：『我一向在學道衙門前。

今有一件事，回來商

議，怕三爺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

潘三道：『你又甚麼事擣鬼話？』

同

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

李四道：『這事是有

錢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

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紹興了，有個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個錢來，而

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却是一字不通的。考期在即，要尋一個替身。這位學

道的關防又嚴，須是想出一個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爺商議。』

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

李四道：『紹興的秀才，足足值一千兩一個。他如今

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個替考的人。又必定是怎樣裝一個

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個

分法？」

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裏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個做法？」

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

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二相公，這

個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才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

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膽子。」

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

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童生來會一會。

潘三打聽得宗師掛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門口，拏出一頂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拏着衣帽去了。

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個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退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站在那裏。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了。

潘三同他回來，拏出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

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

財，這就不要花費了，做些正經事。』
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
潘三道：『你現今服也

滿了，還不會娶個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個忠厚不

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託我替他做個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

當。一向因你沒錢，我就不會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

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

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

要你費錢？』
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

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吃飯，又要生男育女，却不比得在客邊了。我和你

是一個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怎的？』

匡超人着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二兩銀

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幾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

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吃早飯。吃着，向他說道：『二相公，我是媒人，我今

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吃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脚下新靴，潘三又拏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竟來入贅。

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個小巷內，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裏把門關了。潘三拏出二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迎了出來。翁婿一見，才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

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款待。潘三吃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新娘端端正正，好個相貌，滿心歡喜。合卷成親，不必細說。次早，潘三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了潘三來陪，吃了一日。

荏苒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

事都是潘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着選了兩部文章，有幾兩選金，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又餘，生了一個女兒，夫妻相得。

一日，正在門首閒站，忽見一個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裏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與匡相公。」

匡超人聽見了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下。取書出來看了，才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超人留來人吃了酒飯，寫了稟啟，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理行裝，即來趨教……」

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書子，說宗師按臨溫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着實稱贊，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

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要回樂清鄉裏去掛匾，豎棋杆。到織錦店裏織了三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又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了賀禮。

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問候，就邀在酒店裏吃酒。吃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

這些話，景蘭江着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

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三昨晚拏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

驚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才會着他，怎麼就拏了？』

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

舍親小生日，我在那裏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

不敢緩，三更天出差去拏，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拏到。縣尊也不會問甚

麼，只把訪的款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送在監裏

去了。才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款單。」
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

當下兩人會了帳，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裏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敝友要借縣裏昨日拏的潘三那人款單看看。」刑房拏出款單來，這單就貼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

「訪得潘自業（即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於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即將本犯拏獲，嚴審呈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

那款單上開着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顆；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

串提學衙門買囑鎗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

匡超人不看便能，看了這款單，不覺聽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臭。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

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款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

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曾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了，我自在此裏，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裏去，我那裏住得慣？這是不能的！」

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我在家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而來？」

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兒？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裏房子窄，我而今是要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拏幾兩添着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雞魚鴨肉，日日有的；有甚麼不快活？」

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拏了銀子回來。娘子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才允了。叫一隻船，把些傢伙什物都搬在船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個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給諫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

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

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會。」給諫道：「恁大年紀，尙不會娶，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

次晚，遣一個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甥壻。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來向匡爺叩喜。」

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會，但要允他，又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

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綵，倒賠數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

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燕爾新婚，享了幾個月的天福。

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

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嚎天喊地的哭。

匡超人嚇癡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

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

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凳，哭着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

匡超人此時才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着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兩兩日三，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才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哭。』

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與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等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

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銀子，大哥拏回去，在你弟婦

厝基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才老爹說的，他是個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個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靈魂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

匡大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個酒吃過，同在鄭家住下。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

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着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

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還冠冕些。」

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

景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

的麼？」

匡超人道：「怎麼不選？」

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

戚人家子弟。」

景蘭江道：「也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

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

們在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擺的停當。

我早上進去，陞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

上來，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

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來就

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

像這國子監的祭酒，是我的老師。

他就是現任中堂的兒

子。中堂是太老師。

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牀沿上，

談了一會出來。」

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

了，意思要會一會，叙叙苦情。

不知先生你意下如何？」

匡超人道：「潘三哥是個豪傑。

他不曾遇事時，會着我們，到酒店裏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這

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

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

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

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

明？」

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

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

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

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

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

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

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

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吃完酒，各自散訖。

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

了。

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個人，——一個老年的，繭紬直裰，絲縑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

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鄙姓牛。草字布

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

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

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

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

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

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本帳，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

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都爭着買，只愁買不到手。

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

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尙

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

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

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

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

彼此談着。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安船到王家營起旱，進

京去了。

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個小菴內作寓。這菴叫做甘

露菴。門面三間，中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着，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

自尋死路還
不知道真是
個（狂人）匡人

去一個大院落，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菴一個老和尚自己住着，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

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踪，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着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

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牀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牀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即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幾衆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尋那裏一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個故鄉親

戚，把我的喪帶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

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凶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牀裏面，席子下，掙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有幸遇着個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

老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掙到牀前，扶起來與他吃，已是不能吃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牀裏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氣斷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

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木來，掙衣服替他換上，夾了幾個庵鄰，七手八脚，在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裟，掙了手擊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

裝殮停當，老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搬到大天井中堆着，將這屋安放了靈柩，取一張桌子，供奉香爐，燭臺，魂旛。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着，烹起幾壺茶來吃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些麵筋，豆腐乾，青菜之類到菴，央及一個鄰居燒鍋。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擎到後邊與衆人打散。

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裏，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動衆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衆人道：『我們都是烟火鄰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却還要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衆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話？』

當下衆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

衆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洒幾點眼淚。

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拿着一本經摺，左手拿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馱脚下，映着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

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個揖，叫聲『老師父』，叉手不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

畢竟這小廝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冒姓氏小子求名

念親戚老夫臥病

話說牛浦郎在甘露庵裏讀書，老和尚問他姓名，他上前作了一個揖，說道：「老師父，我姓牛，舍下就在這前街上住。因當初在浦口外婆家長的，所以小名就叫做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個家祖，年紀七十多歲，開個小香蠟店，胡亂度日，每日叫我拿這經摺去討些賒帳。我打從學堂門口過，聽見念書的聲音好聽，因在店裏偷了錢買這本書來念。却是吵鬧老師父了。」

老和尚道：「我方才不是說的，人家拿大錢請先生教子弟，還不肯讀，像你小檀越偷錢買書念，這是極上進的事。但這裏地下冷，且琉璃燈不甚明亮。我這殿上有張桌子，又有一個燈掛兒，你何不就着那裏去念？也覺得爽快些。」

浦郎謝了老和尚，跟了進來，果然一張方桌，上面一個油燈掛，甚是幽靜。浦郎在這邊廂讀書，老和尚在那邊打坐，每晚要到三更天。

一日，老和尚聽見他念書，走過來問道：「小檀越，我只道你是想應考，要上進的念頭，故買這本文章來念；而今聽見你念的是詩，這個却念他則甚？」浦郎道：「我們經紀人家，那裏還想甚麼應考上進？只是念兩句詩破破俗罷了。」

老和尚見他出語不俗，便問道：「你看這詩講的來麼？」浦郎道：「講不來的也多；若有一兩句講的來，不由的心裏覺得歡喜。」老和尚道：「你既然歡喜，再念幾時，我把兩本詩與你看，包你更歡喜哩。」浦郎道：「老師父有甚麼詩？何不與我看？」老和尚笑道：「且慢，等你再想幾時看。」

又過了些時，老和尚下鄉到人家去念經，有幾日不回來，把房門鎖了，殿上託了浦郎。浦郎自心裏疑猜：「老師父有甚麼詩，却不肯就與我看，哄我想的慌……」仔細算來，

『三討不如一偷』趁老和尚不在家，到晚，把房門撥開，走了進去，見桌上擺着一座香爐，一個燈盞，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廢殘的經典，翻了一交，那有個甚麼詩。

浦郎疑惑道：『難道老師父哄我……』又尋到床上，尋着一個枕箱，一把銅鎖鎖着。

浦郎把鎖換開，見裏面重重包裹，兩本錦面線裝的書，上寫『牛布衣詩稿』。浦郎喜道：『這個是了！』慌忙拏了出來，把枕箱鎖好，走出房來，房門依舊關上，將這兩本書，拏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

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着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

又見那題目上都寫着『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婁公子偕遊鴛鴦湖分韻，兼呈令兄通政』、『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其餘某太守，某司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浦郎自想：『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

等榮耀！因想：『他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詩上只寫了牛布衣，並不曾有個名字，何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號，刻起兩方圖書來印在上面……這兩本詩可不算了我的了？我從今就號做牛布衣！』

當晚回家盤算，喜了一夜；次日，又在店裏偷了幾十個錢，走到吉祥寺門口一個刻圖書的郭鐵筆店裏櫃外，和郭鐵筆拱一拱手，坐下說道：『要費先生的心刻兩方圖書。』郭鐵筆遞過一張紙來道：『請寫尊銜。』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個『郎』字，寫道：『一方陰文圖書，刻「牛浦之印」；一方陽文，刻「布衣」二字。』

郭鐵筆接在手內，將眼上下把浦郎一看，說道：『先生便是牛布衣麼？』浦郎答道：『「布衣」是賤字。』郭鐵筆慌忙走出櫃臺來重新作揖，請坐，奉過茶來，說道：『久已聞得有位牛布衣住在甘露庵，容易不肯會人，相交的都是貴官長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鑄上獻醜，筆資也不敢領。此處也有幾位朋友仰慕先生，改日同到貴寓拜訪。』

浦郎恐他走到庵裏，看出爻象，只得順口答道：『極承先生見愛。但目今也因鄰郡一

位當事約去做詩，還有幾時就攔，只在明早就行。先生且不必枉駕，索性回來相聚罷。圖書也是小弟明早來領。」

郭鐵筆應諾了。

浦郎次日討了圖書，印在上面，藏的好好的，每晚仍在庵裏念詩。

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那日午後，沒有生意，間壁開米店的一位卜老爹走了過來，坐着說閒話。牛老爹店裏賣的有現成的「百益酒」，燙一壺，撥出兩塊豆腐乳和些笋乾，大頭菜，擺在櫃臺上，兩人吃着。

卜老爹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罷了。」

生意這幾年也還興。

你令孫長成人了，着實伶俐去得。你老人家有了接代，將來就是福人了。」

牛老道：「老哥，告訴你不得！我老年

不幸把兒子媳婦都亡化了，丟下這個孽障種子，還不會娶得一個孫媳婦，今年已十八歲了。每日叫他出門討賒帳，討到三更半夜不來家，說着也不信，不是一日了。恐怕這厮知識開了，在外沒脊骨鑽狗洞！淘淥壞了身子，將來我這幾根老骨頭，却是叫何人送終！」

說着，不覺悽惶起來。

卜老道：「這也不甚難擺劃的事。

假如你焦他沒有房屋，何不

替他娶上一個孫媳婦，一家一計過日子？」

這也前後免不得要做的事。」

牛老道：「老哥！

我這小生意，日用還餬不過來，那得這一項銀子做這一件事？」

卜老沉吟道：「如今到有

一頭親事，不知你可情願；若情願時，一個錢也不消費得。」

牛老道：「却是那裏有這一頭親事？」

卜老道：「我先前有一個小女嫁在運漕賈家。

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經商，遺下一個外甥女，是我領來養在家裏，倒大令孫一歲，

今年十九歲了。

你若不棄嫌，就把與你做個孫媳婦。

你我愛親做親，我不爭你的財禮，你

也不爭我的裝奩，只要做幾件布草衣服。

況且一牆之隔，打開一個門就擡了過來，行人錢

都可以省得的。」

牛老聽罷，大喜道：「極承老哥相愛。明日就央媒到府上來求。」

卜老道：「這個又

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孫女兒，我和你這些客套做甚麼？」

如今主親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

費得你兩個帖子。

我那裏把庚帖送過來，你請先生擇一個好日子，就把這事完成了。」

牛老聽罷，忙斟了一杯酒送過來，出席作了一個揖。當下說定了，卜老過去。

到晚，牛浦回來，祖父把卜老爹這些好意告訴了一番。牛浦不敢違拗，次早寫了兩副紅全帖：一副拜卜老爲媒，一副拜姓賈的小親家。那邊收了，發過庚帖來。牛老請陰陽徐先生擇定十月二十七日吉期過門。牛老把囤下來的幾石糧食變賣了，做了一件綠布棉襖，紅布裙子，青布上蓋，紫布褲子，共是四件暖衣；又換了四樣首飾，三日前送了過去。

到了二十七日，牛老清晨起來，把自己的被褥搬到櫃臺上去睡。他家只得一間半房子，半間安着櫃臺，一間做客座，客座後半間就是新房。當日牛老讓出床來，就同牛浦把新做的帳子，被褥，鋪疊起來；又勻出一張小桌子，端了進來，放在後簷下有天窗的所在，好趁着亮放鏡子梳頭。房裏停當，把後面天井內搭了個蘆蓆的厦子做廚房。忙了一早晨，交了錢與牛浦出去買東西。

只見那邊卜老爹已是料理了些鏡子，燈臺，茶壺，和一套盆桶，兩個枕頭，叫他大兒子卜

誠做一擔挑了來。挑進門放下，和牛老作了揖。牛老心裏着實不安，請他坐下，忙走到櫃裏面一個罐內倒出兩塊橘餅和些蜜餞天茄，斟了一杯茶，雙手遞與卜誠，說道：『却是勞的緊了，使我老漢坐立不安。』卜誠道：『老伯快不要如此，這是我們自己的事。』

說罷，坐下吃茶。只見牛浦戴了新瓦楞帽，身穿青布新直裰，新鞋淨襪，從外面走了進來。後邊跟着一個人，手裏提着幾大塊肉，兩個雞，一大尾魚，和些閩笋芹菜之類。他自己手裏捧着油鹽作料，走了進來。牛老道：『這是你舅丈人，快過來見禮。』

牛浦丟下手裏東西，向卜誠作揖下跪，起來數錢打發那擎東西的人，自捧着作料，送到廚下去了。隨後卜家第二個兒子卜信，端了一個箱子，內裏盛的是新娘的針線鞋面；又一個大捧盤，十杯高菓子茶，送了過來，以爲明早拜堂之用。牛老留着吃茶，牛浦也拜見過了。

卜家兄弟兩個坐了一回，拜辭去了。牛老自到廚下收拾酒席，足忙了一天。到晚上，店裏擎了一對長枝的紅蠟燭，點在房裏，每枝上插了一朵通草花，央請了鄰居家兩位奶奶把新娘子攙了過來，在房裏拜了花燭。

牛老安排一席酒菜在新人房裏，與新人和攙新人的奶奶坐。自己在客座內擺了一張桌子，點起蠟燭來，杯箸安排停當，請得卜家父子三位來到。牛老先斟了一杯酒，奠了天地，再滿滿斟上一杯，捧在手裏，請卜老轉上，說道：「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却是窮人家，不能備個好席面，只得這一杯水酒，又還要屈了二位舅爺的坐。凡事總是海涵了罷。」

說着，深深作下揖去。卜老還了禮。牛老又要奉卜誠卜信的席。兩人再三辭了，作揖坐下。牛老道：「實是不成個酒饌。至親面上，休要笑話。只是還有一說，我家別的沒有茶葉和炭，還有些須。如今煨一壺好茶，留親家坐着談談，到五更天，讓兩口兒出來磕個頭，也盡我兄弟一點窮心。」卜老道：「親家，外甥女年紀幼，不知個禮體；他父親又不在跟前，一些賠嫁的東西也沒有；把我羞的要不得。若說坐到天亮，我自恁要和你老人家談談哩，爲甚麼要去？」

當下卜誠卜信，吃了酒，先回家去。卜老坐到五更天，兩口兒打扮出來，先請牛老在上，

磕下頭去。牛老道：「孫兒，我不容易看養你到而今。而今多虧了你這外公公替你成就了親事，你已是有了房屋了。我從今日起，就把店裏的事，即交付與你。一切買賣，除欠存留，都是你自己主張。我也老了，累不起了，只好坐在店裏幫你照顧，你只當尋個老夥計罷了。孫媳婦是好的。只願你們夫妻百年偕老，多子多孫！」

磕了頭起來，請卜老爹轉上受禮，兩人磕下頭去。卜老道：「我外孫女兒有甚不到處，姑爺，你指點他。——敬重上人，不要違拗夫主的言語。家下沒有多人，凡事勤慎些，休惹老人家着急。」兩個禮罷，說着，扶了起來。牛老又留親家吃早飯。卜老不肯，辭別去了。自此，牛家續親三口兒度日。

牛浦自從娶親，好些時不會到庵裏去。那日出去討賒帳，順路往庵裏走走。才到浮

橋口，看見庵門外拴着五六匹馬，馬上都有行李，馬牌子跟着。走近前去，看見韋馱殿西邊凳上坐着三四個人，頭戴大氈帽，身穿紬絹衣服，左手擎着馬鞭子，右手撚着鬚子，脚下尖頭

粉底皂靴，蹺得高高的坐在那裏。牛浦不敢進去。老和尚在裏面一眼張見，慌忙招手道：

『小檀越，你怎麼這些時不來？我正要等你說話哩。快些進來。』

牛浦見他叫，大着膽走了進去，見和尚已經將行李收拾停當，恰待起身，因吃了一驚道：『老師父，你收拾了行李，要往那裏去？』老和尚道：『這外面坐的幾個人，是京裏九門提督齊大人那裏差來的。齊大人當時在京，曾拜在我名下。而今他陞做大官，特地打發人來請我到京裏報國寺去做方丈。我本不願去；因前日有個朋友死在我這裏，他却有個朋友到京會試去了，我今借這個便到京尋着他這個朋友，把他的喪奔了回去，也了我這一番心願。我前日說有兩本詩要與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內。我此時也不得功夫了，你自開箱拏了去看。還有一床褥子不好帶去，還有些零碎器用，都把與小檀越，你替我照應着，等我回來。』

牛浦正要問話，那幾個人走進來說道：『今日天色甚早，還趕得幾十里路。請老師父快上馬，休誤了我們走道兒。』說着，將行李搬出，把老和尚簇擁上馬。那幾個人都上了

牲口。牛浦送了出來，只向老和尚說得一聲『前途保重。』那一羣馬，潑喇喇的，如飛一般也似去了。

牛浦望不見老和尚，方才回來，自己查點一查點東西，把老和尚鎖房門的鎖開了，取了下來，出門反鎖了庵門，回家歇宿。次日，又到庵裏走走，自想：『老和尚已去，無人對證，何不就認做牛布衣……』因取了一張白紙，寫下五個大字道：『牛布衣寓內。』自此，每日來走走。

又過了一個月，他祖父牛老兒坐在店裏閒着，把帳盤一盤，見欠帳上人欠的也有限了，每日賣不上幾十文錢，又都是柴米上支銷去了；合共算起，本錢已是十去其七。這店漸漸的撐不住了，氣的眼睜睜說不出話來。到晚，牛浦回家，問着他，總歸不出一個清帳，口裏只管之乎者也，胡支扯葉，牛老氣成一病，七十歲的人，元氣衰了，又沒有藥物補養，病不過十日，壽數已盡，歸天去了。

牛浦夫妻兩口，放聲大哭起來。卜老聽了，慌忙走過來，見屍首停在門上，叫着『老哥』，眼淚如雨的哭了一場。哭罷，見牛浦在旁哭的言不得，語不得，說道：『這時節，不是你哭的事。吩咐外甥女兒看好了老爹，你同我出去料理棺衾。』

牛浦揩淚，謝了卜老。當下同到卜老相熟的店裏，賒了一具棺材，又拵了許多的布，叫裁縫趕着做起衣裳來，當晚入殮。次早，雇了八個脚子，擡往祖墳安葬。卜老又還替他請了陰陽徐先生，自己騎驢子，同陰陽下去點了穴。看着親家入土，又哭了一場，同陰陽先生回來，留着牛浦在墳上過了三日。

卜老一到家，就有各項的人來要錢。卜老都許着。直到牛浦回家，歸一歸店裏的本錢，只抵得棺材店五兩銀子；其餘布店，裁縫，脚子的錢，都沒處出。無計奈何，只得把自己住的間半房子，典與浮橋上抽閘板的閘牌子，得典價十五兩。除還清了帳，還剩四兩多銀子。卜老叫他留着些，到開年清明，替老爹成墳。牛浦兩口子沒處住，卜老把自己家裏出了一間房子，叫他兩口兒搬來住下，把那房子交與閘牌子去了。那日搬來，卜老還辦了幾碗菜。

替他暖房。卜老也到他房裏坐了一會，只是想着死的親家，就要哽哽咽咽的哭。

不覺已是除夕。卜老一家過年，兒子媳婦房中，都有酒席，炭火。卜老先送了幾斤炭，

叫牛浦在房裏生起火來；又送了一桌酒菜，叫他除夕在房裏立起牌位來祭奠老爹。新年
初一日，叫他到墳上燒紙錢去，又說道：『你到墳上去，向老爹說：我年紀老了，這天氣冷，我不
能親自來與親家拜年。』說着，又哭了。牛浦應諾了去。

卜老直到初三才出來賀節。在人家吃了幾杯酒和些菜，打從浮橋口過，見那闌牌子
家換了新春聯，貼的花花綠綠的，不由的一陣心酸，流出許多眼淚來，要家去。忽然遇着姪
女婿，一把拉了家去。姪女兒打扮着出來拜年。拜過了，留在房裏吃酒，捧上糯米做的年
團子來。吃了兩個，已經不吃了，姪女兒苦勸着，又吃了兩個。回來一路迎着風，就覺得有
些不好。到晚頭疼發熱，就睡倒了。請了醫生來看，有說是着了氣，氣裏了痰的；也有說該
發散的；也有說該用溫中的；也有說老年人該用補藥的；紛紛不一。卜誠卜信慌了，終日看

着。牛浦一早一晚的進房來問安。

那日天色晚了，卜老爹睡在床上，見牕眼裏鑽進兩個人來，走到床前，手裏擎了一張紙，遞與他看，問別人都說不會看見有甚麼人。卜老爹接紙在手，看見一張花邊批文，上寫着許多人的名字，都用硃筆點了，一單共有三十四五個人。頭一名牛相，他知道是他親家的名字；末了一名，便是他自己名字——卜崇禮。再要問那人時，把眼一眨，人和票子都不見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結交官府，致令親戚難依；遨遊仕途，幸遇宗誼可靠。

不知卜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認祖孫玉圃聯宗

愛交遊雪齋留客

話說卜老爹睡在床上，親自看見地府勾牌，知道要去世了，即把兩個兒子媳婦叫到跟前，都吩咐了幾句遺言；又把方才看見勾批的話說了，道：『快替我穿了送老的衣服，我立刻就要去了！』

兩個兒子哭哭啼啼，忙取衣服來穿上。穿着衣服，他口裏自言自語道：『且喜我和我親家是一票！他是頭一個，我是末一個！他已是去得遠了，我要趕上他去！』

說着，把身子一掙，一頭倒在枕頭上。兩個兒子都扯不住。忙看時，已沒了氣了。後事都是現成的，少不得修齋理七，報喪開弔。都是牛浦陪客。

這牛浦也就有幾個念書的人和他相與，乘着人亂，也夾七夾八的來往。初時卜家也

還覺得新色；後來見來的回數多了，一個生意人家，只見這些『之乎者也』的人來講獸話，覺得可厭，非止一日。

那日，牛浦走到庵裏，庵門鎖着，開了門，只見一張帖子掉在地下，上面許多字，是從門縫裏送進來的。拾起一看，上面寫道：

『小弟董瑛，在京師會試，于馮琢菴年兄處得讀大作，渴欲一晤，以得識荆；奉訪尊寓不值，不勝悵悵！明早幸駕少留片刻，以便趨教。至禱！至禱！』

看畢，知道是訪那個牛布衣的。但見帖子上有『渴欲識荆』的話，是不曾會過，『何不就認作牛布衣，和他相會……』又想到：『他說在京會試，定然是一位老爺。且叫他竟到卜家來會我，嚇他一嚇卜家弟兄兩個，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在庵裏取紙筆寫了一個帖子，說道：

『牛布衣近日館於舍親卜宅。尊客過問，可至浮橋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

寫畢，帶了出來，鎖好了門，貼在門上；回家向卜誠卜信說道：『明日有一位董老爺來拜。他就是要做官的人，我們不好輕慢。如今要借重大爺，明日早晨把客座裏收拾乾淨了，還要借重二爺，捧出兩杯茶來。這都是大家臉上有光輝的事，須幫襯一幫襯。』

卜家弟兄兩個，聽見有官來拜，也覺得喜出望外，一齊應諾了。第二日清早，卜誠起來，掃了客堂裏的地，把囤米的摺子搬在牕外廊檐下，取六張椅子，對面放着；叫渾家生起炭爐子，煨出一壺茶來；尋了一個捧盤，兩個茶杯，兩張茶匙，又剝了四個圓眼，一杯裏放兩個，伺候停當。直到早飯時候，一個青衣人，手持紅帖，一路問了來，道：『這裏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爺來拜。』卜誠道：『在這裏。』接了帖，飛跑進來說。

牛浦迎了出去，見轎子已落在門首。董孝廉下轎進來，頭戴紗帽，身穿淺藍色緞圓領，脚下粉底皂靴，三縷鬚，白淨面皮，約有三十多歲光景。進來行了禮，分賓主坐下。董孝廉先開口道：『久仰大名，又讀佳作，想慕之極。只疑先生老師宿學，原來還這般青年，更加可敬。』牛浦道：『晚生山鄙之人，胡亂筆墨，蒙老先生同馮琢翁過獎，抱愧實多。』董孝廉

道：『不敢。』

卜信捧出兩杯茶，從上面走下來，送與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直挺挺站在堂屋中間。牛浦打了躬，向董孝廉道：『小价村野之人，不知禮體，老先生休要見笑。』董孝廉笑道：『先生世外高人，何必如此計論？』

卜信聽見這話，頸脖子都飛紅了，接了茶盤，骨都着嘴進去。牛浦又問道：『老先生此番駕往何處？』董孝廉道：『弟已授職縣令，今發來應天候缺，行李尚在舟中。因渴欲一晤，故此兩次奉訪。今既已接教過，今晚即要開船赴蘇州去矣。』牛浦道：『晚生得蒙青目，一日地主之誼也不曾盡得，如何便要去？』董孝廉道：『先生，我們文章氣誼，何必拘這些俗情？弟此去若早得一地方，便可奉迎先生到署，早晚請教。』

說罷，起身要去。牛浦攀留不住，說道：『晚生即刻就來船上奉送。』董孝廉道：『這倒也不敢勞了；只怕弟一出去，船就要開，不得奉候。』當下打躬作別，牛浦送到門外，上轎去了。

牛浦送了回來，卜信氣得滿臉通紅，迎着他一頓數說道：『姑爺，我至不濟，也是你的舅丈人，長親！你叫我捧茶去，這是沒奈何，也罷了，怎麼當着董老爺噪我！這是那裏來的話！』牛浦道：『但凡官府來拜，規矩是該換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不見了。我不說你也罷了，你還來問我這些話！這也可笑！』

卜誠道：『姑爺，不是這樣說！雖則我家老二捧茶，不該從上頭往下走，你也不該就在董老爺跟前洒出來！不惹的董老爺笑！』牛浦道：『董老爺看見了你這兩個灰撲撲的人，也就够笑的了！何必要等你捧茶，走錯了，才笑！』卜信道：『我們生意人家，也不要這老爺們來走動！沒有借了多光，反惹他笑了去！』牛浦道：『不是我說一個大膽的話：若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一二百年也不得有個老爺走進這屋裏來！』

卜誠道：『沒的扯淡！就算你相與老爺，你到底不是個老爺！』牛浦道：『憑你向那個說去！還是坐着同老爺打躬作揖的好？還是捧茶給老爺吃，走錯路，惹老爺笑的好？』

卜信道：『不要惡心！我家也不希罕這樣老爺！』牛浦道：『不希罕麼？明日向董老爺

說，拏帖子送到蕪湖縣，先打一頓板子！』兩個人一齊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

舅丈人去打板子！是我家養活你這年把的不是了！——就和他到縣裏去講講，看是打那

個的板子！』牛浦道：『那個怕你！就和你去！』

當下兩人把牛浦扯着，扯到縣門口。知縣才發二梆，不曾坐堂。三人站在影壁前，恰

好遇着郭鐵筆走來，問其所以。卜誠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養個恩人，一石米養個仇

人！』這是我們養他的不是了！郭鐵筆也着實說牛浦的不是，道：『尊卑長幼，自然之

理。這話却行不得。但至親間見官，也不雅相。』

當下扯到茶館裏，叫牛浦斟了杯茶坐下。卜誠道：『牛姑爺，倒也不是這樣說！如今

我家老爹去世了，家裏人口多，我弟兄兩個，招攬不來。難得當着郭先生在此，我們把這話

說一說。外甥女婿少不的是我們養着，牛姑爺也該自己做出一個主意來。只管不慚不恥

住着，也不是事。』牛浦道：『你爲這話麼？』這話倒容易。我從今日就搬了行李出來，自

已過日，不纏擾你們就是了。」

當下吃完茶，勸開這一場鬧，三人又謝郭鐵筆。

郭鐵筆別過去了。

卜誠卜信回家。

牛浦賭氣，來家拏了一床被，搬在庵裏來住；沒的吃用，把老和尚的鏡鉢叮嚙都當了；閒着無事，去望望郭鐵筆。鐵筆不在店裏，櫃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繙紳』賣。牛浦揭開一看，

看見淮安府安東縣新補的知縣董瑛，字彥芳，浙江仁和人，說道：『是了！我何不尋他去？』

忙走到庵裏，捲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爐，一架磬，拏去當了二兩多銀子，也不到卜家告說，竟搭了江船。恰好遇順風，一日一夜就到了南京燕子磯。要搭揚州船，來到一個飯店

裏。店主人說道：『今日頭船已經開了，沒有船，只好住一夜，明日午後上船。』

牛浦放下行李，走出店門，見江沿上繫着一隻大船，問店主人道：『這隻船可開的？』店主人笑道：『這隻船你怎上的起？要等個大老官來包了才走哩。』說罷，走了進來。

走堂的拏了一雙筷子，兩個小菜碟，又是一碟臘豬頭肉，一碟子蘆蒿炒豆腐乾，一碗湯，一大

碗飯，一齊搬上來。牛浦問：『這菜和飯是怎算？』走堂的道：『飯是二釐一碗，葷菜一分，素的一半。』

牛浦把這菜和飯都吃了，又走出店門，只見江沿上歇着一乘轎，三擔行李，四個長隨。那轎裏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沉香色夾紬直裰，粉底皂靴，手擎白紙扇，花白鬚鬚，約有五十多歲光景；一雙刺蝟眼，兩個鶴骨腮。那人走出轎來，吩咐船家道：『我是要到揚州鹽院太老爺那裏去說話的。你們小心伺候，我到揚州，另外賞你；若有一些怠慢，就擎帖子送在江都縣重處！』船家唯唯連聲，搭扶手，請上了船。船家都幫着搬行李。

正搬得熱鬧，店主人向牛浦道：『你快些搭去！』牛浦捫着行李，走到船尾上，船家一把把他拉了上船，搖手叫他不要則聲，把他安在煙篷底下坐。牛浦見他們衆人把行李搬上了船，長隨在艙裏擎出『兩淮公務』的燈籠來掛在艙口；叫船家把爐銚擎出來，在船頭上生起火來，煨了一壺茶，送進艙去。天色已黑，點起燈籠來，四個長隨都到船後來辦盤子，爐子上頓酒。料理停當，都捧到中艙裏，點起一隻紅蠟燭來。

牛浦偷眼在板縫裏張那人時，對了蠟燭，一桌上擺着四盤菜。一左手擎着酒杯，右手按着一本書在那裏點頭細看。看了一回，拏進飯去吃了。少頃，吹燈睡了。牛浦也悄悄睡下。

是夜東北風緊，三更時分，瀟瀟颯颯的下起細雨。那煙篷蘆蓆上，漏下水來。牛浦翻身打滾的睡不着。到五更天，只聽得艙裏叫道：「船家，爲甚麼不開船？」船家道：「這大獸的頂頭風，前頭就是黃天蕩，昨晚一號幾十隻船都灣在這裏，那一個敢開？」

少停，天色大亮，船家燒起臉水，送進艙去，長隨們都到後艙來洗臉。候着他們洗完，也遞過一盆水與牛浦洗了。只見兩個長隨，打傘上岸去了；一個長隨，取了一隻金華火腿，在船邊上向着港裏洗。洗了一會，那兩個長隨買了一尾時魚，一隻燒鴨，一方肉，和些鮮笋，芹菜，一齊拏上船來。船家量米煮飯，幾個長隨過來收拾這幾樣肴饌。整治停當，裝做四大盤，又盪了一壺酒，捧進艙去與那人吃早飯。吃過，剩下的，四個長隨拏到艙後板上齊坐着。

吃了一會。吃畢，打抹船板乾淨，才是船家在煙篷底下取出一碟蘿蔔乾和一碗飯與牛浦吃。牛浦也吃了。

那雨雖略止了些，風却不曾住。到晌午時分，那人把艙後開了一扇板，一眼看見牛浦，問道：『這是甚麼人？』船家陪着笑臉說道：『這是小的們帶的一分酒資。』那人道：『你這位少年何不進艙來坐坐？』

牛浦巴不得這一聲，連忙從後面鑽進艙來，便向那人作揖下跪。那人舉手道：『船艙裏窄，不必行這個禮。你且坐下。』牛浦道：『不敢拜問老先生尊姓？』那人道：『我麼？』

姓牛，名瑤，草字叫做玉圃。我本是徽州人。你姓甚麼？牛浦道：『小生也姓牛。祖籍本來也是新安。』牛玉圃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道：『你既然姓牛，五百年前是一家，我和你祖孫相稱罷。我們徽州人稱叔祖是「叔公」，你從今只叫我做叔公罷了。』

牛浦聽了這話，也覺愕然；因見他如此體面，不敢違拗，因問道：『叔公此番到揚有甚麼公事？』牛玉圃道：『我不瞞你說，我八轎的官也不知相與過多少。那個不要我到他衙

門裏去？我是懶出門。而今在這東家萬雪齋家，也不是甚麼要緊的人。他圖我相與的官府多，有些聲勢，每年請我在這裏，送我幾百兩銀，留我代筆代筆，也只是個名色。我也不奈煩住在他家那個俗地方。我自自在子午宮住。你如今既認了我，我自有用的着你處。當下向船家說：『把他的行李拏進船來，船錢也在我這裏算。』船家道：『老爺又認着了，一個本家，要多賞小的們幾個酒錢哩。』

這日晚飯就在船裏陪着牛玉圃吃。到夜風住，天已晴了。五更鼓已到儀徵。進了黃泥灘，牛玉圃起來洗了臉，攜着牛浦上岸走走；走上岸，向牛浦道：『他們在船上收拾飯費事，這裏有個大觀樓，素菜甚好，我和你去吃素飯罷。』回頭吩咐船上道：『你們自料理吃早飯，我們往大觀樓吃飯就來。不要人跟隨了。』

說着，到了大觀樓。上得樓梯，只見樓上先坐着一個戴方巾的人。那人見牛玉圃，嚇了一跳，說道：『原來是老弟！』牛玉圃道：『原來是老哥！』兩個平磕了頭。那人問：

『此位是誰？』牛玉圃道：『這是舍姪孫。』向牛浦道：『你快過來叩見。』這是我二十

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老先生。快來叩見。』

牛浦行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橫頭。走堂的搬上飯來，一碗炒麵筋，一碗膾

腐皮，三人吃着。牛玉圃道：『我和你還是那年在齊大老爺衙門裏相別，直到而今。』王

義安道：『那個齊大老爺？』牛玉圃道：『便是做九門提督的了。』王義安道：『齊大老

爺待我兩個人是沒的說的了！』

正說得稠密，忽見樓梯上又走上兩個戴方巾的秀才來：前面一個穿一件繭紬直裰，胸

前油了一塊；後面一個穿一件元色直裰，兩個袖子破的晃晃蕩蕩的。走了上來，兩個秀才

一眼看見王義安，那穿繭紬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裏豐家巷婁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

那穿元色的道：『怎麼不是他？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裏胡鬧！』

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威風。

牛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個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着一桌子吃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勸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裏討沒臉！』牛玉圃見這事不好，悄悄拉了牛浦，走下樓來，會了帳，急急走回去了。

這裏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裏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裏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才罷了，放他下去。

牛玉圃同牛浦上了船，開到揚州，一直擺了子午宮下處，道士出來接着，安放行李，當晚睡下。次日早晨，拏出一頂舊方巾和一件藍紬直裰來，遞與牛浦，道：『今日要同往東家萬雪齋先生家，你穿了這個衣帽去。』

當下叫了兩乘轎子，兩人坐了，兩個長隨跟着，一個抱着毡包。一直來到河下，見一個

大高門樓，有七八個朝奉坐在板凳上，中間夾着一個奶媽，坐着說閒話。轎子到了門首，兩人下轎，走了進去。那朝奉都是認得的，說道：『牛老爺回來了？請在書房坐。』

當下走進了一個虎座的門樓，過了磨磚的天井，到了廳上。舉頭一看，中間懸着一個金字大匾，是『慎思堂』三字；傍邊一行，『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荀玫書』。兩邊金箋對聯，寫『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中間掛着一軸倪雲林的畫，書案上擺着一大塊不會琢過的璞，十二張花梨椅子，左邊放着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鏡。從鏡子後邊走進去，兩扇門開了，鵝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紅欄杆。走了進去，三間花廳。榻子中間，懸着斑竹簾。有兩個小么兒在那裏伺候，見兩個走來，揭開簾子，讓了進去。舉眼一看，裏面擺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間懸着一個白紙墨字小匾，是『課花摘句』四個字。

兩人坐下，吃了茶，那主人萬雪齋方從裏面走了出來，頭戴方巾，手搖金扇，身穿澄鄉繭紬直裰，脚下朱履，出來同牛玉圃作揖。牛玉圃叫過牛浦來見，說道：『這是舍姪孫。』見

過了老先生，三人分賓主坐下。牛浦坐在下面。又捧出一道茶來吃了。

萬雪齋道：『玉翁爲甚麼在京耽擱這許多時？』牛玉圃道：『只爲我的名聲太大了，

一到京，住在承恩寺，就有許多人來求；也有送斗方來的，也有送扇子來的，也有送冊頁來的，都要我寫字，做詩。還有那分了題，限了韻來，要求教的。晝日晝夜，打發不清。才打發清

了，國公府裏徐二公子，不知怎樣就知道小弟到了，一回兩回打發管家來請。他那管家都是錦衣衛指揮五品的前程，到我下處來了幾次，我只得到他家盤桓了幾天。臨行再三不肯放，我說是雪翁有要緊事等着，才勉強辭了來。二公子也仰慕雪翁尊作，詩稿是他親筆看的。』因在袖口裏拏出兩本詩來遞與萬雪齋。

萬雪齋接詩在手，便問：『這一位令姪孫，一向不曾會過。多少尊庚了？大號是甚

麼？』牛浦答應不出來。牛玉圃道：『他今年才二十歲，年幼還不曾有號。』

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萬雪齋起身道：『玉翁本該奉陪，因第七個小妾有病，請醫家宋仁老來看，弟要去同他斟酌，暫且告

過。你竟請在我這裏寬坐，用了飯，坐到晚去。」

說罷去了。管家捧出四個小菜碟，兩雙碗筷來，擡桌子，擺飯。牛玉圃向牛浦道：「他

們擺飯還有一會功夫，我和你且在那邊走走。那邊還有許多齊整房子好看。」當下領

着牛浦走過了一個小橋，循着塘沿走，望見那邊高高低低許多樓閣。那塘沿略窄，一路栽着十幾顆柳樹。

牛玉圃走着，回過頭來向他說道：「方才主人問着你話，你怎麼不答應？」牛浦眼瞪

瞪望着牛玉圃的臉說，不覺一脚蹉了個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牛玉圃慌忙來扶，虧有柳

樹攔着，拉了起來。鞋襪都濕透了，衣服上淋淋漓漓的，半截水。牛玉圃惱了，沉着臉道：

「你原來是上不得臺盤的人！」忙叫小廝毡包裏拿出一件衣裳來與他換了，先送他回下處。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旁人閒話，說破財主行蹤；小子無良，弄得老生掃興。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發陰私詩人被打

嘆老景寡婦尋夫

話說牛玉圃看見牛浦跌在水裏，不成模樣，叫小廝叫轎子先送他回去。牛浦到了下處，惹了一肚子的氣，把嘴骨都着坐在那裏。坐了一會，尋了一雙乾鞋襪換了，道士來問可曾吃飯，又不好說是沒有，只得說吃了，足足的餓了半天。牛玉圃在萬家吃酒，直到更把天才回來，上樓又把牛浦數說了一頓。牛浦不敢回言，彼此住下。

次日，一天無事。第三日，萬家又有人來請，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處，自己坐轎子去了。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飯。道士道：『我要到舊城裏木蘭院一個師兄家走走。』牛相公，你在家裏坐着罷。』牛浦道：『我在家有甚事，不如也同你去頑頑。』當下鎖了門，同道士一直進了舊城，一個茶館內坐下。茶館裏送上一壺乾烘茶，一碟透糖，一碟梅豆上來。

吃着，道士問道：『牛相公，你這位令叔祖可是親房的？』一向他老人家在這裏，不見你相公來？』牛浦道：『也是路上遇着，敘起來聯宗的。』我一向在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

那董老爺好不好客！記得我起初到他那裏時候，才送了帖子進去，他就連忙叫兩個差人出來請我的轎。我不曾坐轎，却騎的是個驢。我要下驢，差人不肯，兩個人牽了我的驢頭，一路走上去；走到暖閣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響。董老爺已是開了宅門，自己迎了出來，同我手攙着手，走了進去，留我住了二十多天。我要辭他回來，他送我十七兩四錢五分細絲銀子，送我出到大堂上，看着我騎上了驢，口裏說道：『你別處若是得意，就罷了；若不得意，再來尋我。』這樣人真是難得！我如今還要到他那裏去。』

道士道：『這位老爺，果然就難得了！』牛浦道：『我這東家萬雪齋老爺，他是甚麼前程？將來幾時有官做？』道士鼻子裏笑了一聲道：『萬家！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罷了！若說做官，只怕紗帽滿天飛，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他的去哩！』牛浦道：『這又奇了！他又不是娼優，隸卒，爲甚那紗帽飛到他頭上還有人撫了去？』

道士道：「你不知道他的出身麼？」我說與你。却都不可說出來。萬家他自小是我

們這河下萬有旗程家的書童，自小跟在書房伴讀。他主子程明卿見他聰明，到十八九歲

上就叫他做小司客。」牛浦道：「怎麼樣叫做「小司客」？」

道士道：「我們這裏鹽商人家，比如託一個朋友在司上行走，替他會官拜客，每年幾百銀子辛俸，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發一個家人去打聽料理，這就叫做「小司客」了。」

「他做小司客的時候，極其停當，每年聚幾兩銀子，先帶小貨，後來就弄窩子。不想他時運好，那幾年窩價陡長，他就尋了四五萬銀子，便贖了身出來，買了這所房子，自己行鹽；生意又好，就發起十幾萬來。萬有旗程家已經折了本錢，回徽州去了，所以沒人說他這件事。」

「去年萬家娶媳婦，他媳婦也是個翰林的女兒，萬家費了幾千兩銀子娶進來。那日大吹大打，執事燈籠就擺了半街，好不熱鬧。到第三日，親家要上門做朝，家裏就唱戲擺酒。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轎子擡了來，坐在他那廳房裏。萬家走了出來，就由不

的自己跪着，作了幾個揖，當時兌了一萬兩銀子出來，才餽的去了，不曾破相。」

正說着，木蘭院裏走出兩個道士來，把這道士約了去吃齋，道士告別去了。牛浦自己

吃了幾杯茶，走回下處來。進了子午宮，只見牛玉圃已經回來，坐在樓底下，桌上擺着幾封

大銀子，樓門還鎖着。牛玉圃見牛浦進來，叫他快開了樓門，把銀子搬上樓去，抱怨牛浦道：

「適才我叫看着下處，你爲甚麼街上去胡撞！」牛浦道：「適才我站在門口，遇見敝縣的

二公在門口過；他見我就下了轎子，說道：「許久不見，」要拉到船上談談，故此去了一會。」

牛玉圃見他會官，就不說他不是了，因問道：「你這位二公姓甚麼？」牛浦道：「他姓

李，是北直人。——便是這李二公，也知道叔公。」牛玉圃道：「他們在官場中，自然是聞我

的名的。」牛浦道：「他說也認得萬雪齋先生。」牛玉圃道：「雪齋也是交滿天下的。」

因指着這個銀子道：「這就是雪齋家拏來的。」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醫生說是寒症，藥

裏要用一個「雪蝦蟆」。在揚州出了幾百銀子也沒處買，聽見說蘇州還尋的出來，他拏

三百兩銀子託我去買。我沒的功夫，已在他跟前舉薦了你。你如今去走一走罷，還可以賺的幾兩銀子。」

牛浦不敢違拗。

當夜牛玉圃買了一隻雞和些酒，替他餞行，在樓上吃着。

牛浦道：

「方才有一句話正要向叔公說，是敝縣李二公說的。」

牛玉圃道：「甚麼話？」

牛浦道：

「萬雪齋先生算同叔公是極好的了，但只是筆墨相與，他家銀錢大事，還不肯相託。」

李二

公說，他生平有一個心腹的朋友，叔公如今只要說同這個人相好，他就諸事放心，一切都託

叔公。不但叔公發財，連我做姪孫的將來都有日子過。」

牛玉圃道：「他心腹朋友是那

一個？」

牛浦道：「是徽州的程明卿先生。」

牛玉圃笑道：「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

我怎麼不認的。我知道了。」

吃完了酒，各自睡下。

次日，牛浦帶了銀子，告辭叔公，上船往蘇州去了。

次日，萬家又

來請酒，牛玉圃坐轎子去。

到了萬家，先有兩位鹽商坐在那裏：一個姓顧，一個姓汪。相見

作過了揖，那兩個鹽商說都是親戚，不肯僭牛玉圃的坐，讓牛玉圃坐在首席。吃過了茶，先

講了些窩子長跌的話，擡上席來，兩位一桌，奉過酒，頭一碗上的「冬蟲夏草」。

萬雪齋請諸位吃着，說道：「像這樣東西，也是外方來的。我們揚州城裏偏生多，一個

「雪蝦蟆」就偏生尋不出來！」顧鹽商道：「還不會尋着麼？」萬雪齋道：「正是揚州

沒有，昨日才託玉翁令姪孫到蘇州尋去了。」汪鹽商道：「這樣希奇東西，蘇州也未必有；

只怕還要到我們徽州舊家人家尋去，或者尋出來。」萬雪齋道：「這話不錯；一切的東西，

是我們徽州出的好。」顧鹽商道：「不但東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們徽州。」

牛玉圃忽然想起，問道：「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麼？」萬雪齋聽了，

臉就緋紅，一句也答不出來。牛玉圃道：「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前日還有書子與我，說

不日就要到揚州，少不的要與雪翁敘一敘。」萬雪齋氣的兩手冰冷，總是一句話也說不

出來。顧鹽商道：「玉翁，自古「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我們今日且吃酒，那些舊話

也不必談他罷了。」

當晚勉強終席，各自散去。牛玉圃回到下處，幾天不見萬家來請。那日在樓上睡中

覺一覺醒來，長隨拏封書子上來，說道：「這是河下萬老爺家送來的，不等回書去了。」牛玉圃拆開來看——

「刻下儀徵王漢策舍親令堂太親母七十大壽，欲求先生做壽文一篇，並求大筆書寫。望即命駕往伊處。至囑！至囑！」

牛玉圃看了這話，便叫長隨叫了一隻「草上飛」往儀徵去。當晚上船。次早到丑壩上岸，在米店內問王漢策老爺家。米店人說道：「是做埠頭的王漢家。他在法雲街朝東的一個新門樓子裏面住。」

牛玉圃走到王家，一直進去，見三間敞廳；廳中間椅子上亮着一幅一幅的金字壽文；左邊牕子口一張長桌，一個秀才低着頭在那裏寫，見牛玉圃進廳，丟下筆，走了過來。牛玉圃見他穿着繭紬直裰，胸前油了一塊，就吃了一驚。那秀才認得牛玉圃，說道：「你就是大觀樓同烏龜一桌吃飯的，今日又來這裏做甚麼？」

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鬧。王漢策從裏面走出來，向那秀才道：『先生請坐，這個不與你

相干。』那秀才自在那邊坐了。王漢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也不作揖，彼此坐下，問道：

『尊駕就是號玉圃的麼？』牛玉圃道：『正是。』王漢策道：『我這裏就是萬府下店。

雪翁昨日有書子來，說尊駕爲人不甚端方，又好結交匪類，自今以後，不敢勞尊了。』因向帳房裏稱出一兩銀子來遞與他，說道：『我也不留了，你請尊便罷。』

牛玉圃大怒，說道：『我那希罕這一兩銀子！我自去和萬雪齋說！』把銀子攢在椅

子上。王漢策道：『你既不要，我也不強。我倒勸你不要到雪齋家去。雪齋也不能會』

牛玉圃氣忿忿的走了出去。王漢策道：『恕不送了。』把手一拱，走了進去。

牛玉圃只得帶着長隨在丑壩尋一個飯店住下，口口聲聲只念着『萬雪齋這狗頭，如

此可惡！』走堂的笑道：『萬雪齋老爺是極肯相與人的，除非你說出他程家那話頭來，才

不尷尬。』說罷，走過去了。

牛玉圃聽在耳朵裏，忙叫長隨去問那走堂的。走堂的方如此這般說出：『他是程明

卿家管家，最怕人挑揭他這個事；你必定說出來，他才惱的。」長隨把這個話回覆了牛玉圃。牛玉圃才省悟道：「罷了！我上了這小畜生的當了！」

當下住了一夜，次日，叫船到蘇州去尋牛浦。上船之後，盤纏不足，長隨又辭去了兩個，只剩兩個粗夯漢子跟着，一直來到蘇州，找到虎邱藥材行內。牛浦正坐在那裏，見牛玉圃到，迎了出來，說道：「叔公來了？」牛玉圃道：「雪蝦蟆可曾有？」牛浦道：「還不曾有。」牛玉圃道：「近日鎮江有一個人家有了，快把銀子拏來同着買去。我的船就在闔門外。」當下押着他拏了銀子同上了船，一路不說出；走了幾天，到了龍袍洲地方，是個沒人煙的所在。是日，吃了早飯，牛玉圃圓睜兩眼，大怒道：「你可曉的我要打你哩！」牛浦嚇慌了道：「做孫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爲甚麼要打我呢？」牛玉圃道：「放你的狗屁！你弄的好乾坤哩！」當下不由分說，叫兩個夯漢把牛浦衣裳剝盡了，帽子鞋襪都不留，拏繩子細起來，臭打了一頓，擡着往岸上一擯，他那一隻船就扯起篷來去了。

牛浦被他攢的發昏，又攢倒在一個糞窖子跟前，滾一滾就要滾到糞窖子裏面去；只得忍氣吞聲，動也不敢動。

過了半日，只見江裏又來了一隻船。那船到岸就住了，一個客人走上來糞窖子裏面出恭。牛浦喊他救命。那客人道：「你是何等樣人？被甚人剝了衣裳，捆倒在此？」牛

浦道：「老爹，我是蕪湖縣的一個秀才。因安東縣董老爺請我去做館，路上遇見強盜，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只饒的一命在此。我是落難的人，求老爹救我一救！」

那客人驚道：「你果然是安東縣董老爺衙門裏去的麼？我就是安東縣人，我如今替你解了繩子。」看見他精赤條條，不像模樣，因說道：「相公且站着，我到船上取個衣帽鞋襪來與你穿着，好上船去。」當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一雙鞋，一頂瓦楞帽，與他穿戴起來，說道：「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如今且權戴着；到前熱鬧所在，再買方巾罷。」

牛浦穿了衣服，下跪謝那客人。扶了起來，同到船裏。滿船客人聽了這話，都吃一驚，問這位相公尊姓。牛浦道：「我姓牛。」因拜問這位恩人尊姓。那客人道：「在下姓黃，

就是安東縣人。家裏做個小生意，是戲子行頭經紀。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們班裏人買些添的行頭，從這裏過，不想無意中救了這一位相公。——你既是到董老爺衙門裏去的，且同我到安東，在舍下住着，整理些衣服，再往衙門裏去。」

牛浦深謝了，從這日就吃這客人的飯。此時天氣甚熱，牛浦被剝了衣服，在日頭下細了半日，又受了糞窖子裏薰蒸的熱氣，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來。那痢疾又是禁口痢，裏急後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兩手抓着船板由他痢。痢到三四天，就像一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這個活鬼，身上打的又發疼，大腿在船沿坐成兩條溝。只聽得艙內客人悄悄商議道：』」

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還是趁他有口氣，送上去；若死了，就費力了。」那位黃客人不肯。他痢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裏聞見一陣菘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菘豆湯吃。」滿船人都不肯。他說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無怨！」衆人沒奈何，只得攏了岸，買些菘豆來煮了一碗湯，與他吃過。肚裏響了一陣，痢出一拋大屎，登時就好了。扒進艙來謝了衆人，睡下安息。養了兩天，漸漸復元。到了安東，先住在黃客人家。黃客人替他買了一

頂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雙靴，穿着去拜董知縣。董知縣果然歡喜，當下留了酒飯，要留在衙門裏面住。牛浦道：『晚生有個親戚在貴治，還是住在他那裏便些。』董知縣道：

『這也罷了。先生住在令親家，早晚常進來走走，我好請教。』

牛浦辭了出來，黃客人見他果然同老爺相與，十分敬重。牛浦三日兩日進衙門去走走，借着講詩爲名，順便『撞兩處木鐘』，弄起幾個錢來。黃家又把第四個女兒招他做個

女婿，在安東快活過日子。

不想董知縣就陞任去了，接任的是個姓向的知縣，也是浙江人。交代時候，向知縣問

董知縣可有甚麼事託他。董知縣道：『倒沒甚麼事；只有個做詩的朋友，住在貴治，叫做牛

布衣。老寅臺青目一二，足感盛情。』

向知縣應諾了。董知縣上京去，牛浦送在一百里外，到第三日才回家。渾家告訴他

道：『昨日有個人來，說是你蕪湖長房舅舅，路過在這裏看你。我留他吃了個飯去了。他

說下半年回來，再來看你。」牛浦心裏疑惑：「並沒有這個舅舅……不知是那一個……且等他下半年來再處。」

董知縣一路到了京師，在吏部投了文，次日過堂掣籤。這時馮琢菴已中了進士，散了部屬，寓處就在吏部門口不遠。董知縣先到他寓處來拜，馮主事迎着坐下，敘了寒溫。董知縣只說得一句：「貴友牛布衣在蕪湖甘露庵裏，」不會說這一番交情，也不會說到安東縣會會着的一番話，只見長班進來跪下稟道：「部裏大人升堂了。」董知縣連忙辭別了去，到部就掣了一個貴州知州的籤，忽忽束裝赴任去了，不會再會馮主事。

馮主事過了幾時，打發一個家人寄家書回去，又拏出十兩銀子來，問那家人道：「你可認得那牛布衣相公家？」家人道：「小的認得。」馮主事道：「這是十兩銀子，你帶回去送與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說他的丈夫現在蕪湖甘露庵裏住。寄個的信與他，不可有誤。這銀子說是我帶與牛奶奶盤纏的。」

管家領了主命，回家見了主母，辦理家務事畢，走到一個僻巷內，一處籬笆門關着。管家走到門口，只見一個小兒開門出來，手裏擎了一個筲箕出去買米。管家向他說是京裏馮老爺差來的。小兒領他進去，站在客座內，小兒就走進去了；又走了出來，問道：「你有甚話說？」管家問那小兒道：「牛奶奶是你甚麼人？」那小兒道：「是大姑娘。」管家把這十兩銀子遞在他手裏，說道：「這銀子是我家老爺帶與牛奶奶盤纏的。說你家牛相公現在蕪湖甘露庵內，寄個的信與你，免得懸望。」

小兒請他坐着，把銀子接了進去。管家看見中間懸着一軸稀破的古畫，兩邊貼了許多的斗方，六張破丟不落的竹椅；天井裏一個土臺子，臺子上一架藤花，藤花旁邊就是籬笆門。坐了一會，只見那小兒捧出一杯茶來，手裏又擎了一個包子，包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道：「我家大姑娘說：『有勞你，這個送給你買茶吃。』到家拜上太太，到京拜上老爺，多謝說的話，我知道了。」管家承謝過去了。

牛奶奶接着這個銀子，心裏悽惶起來，說：「他恁大年紀，只管在外頭，又沒個兒女，怎生是好！我不如趁着這幾兩銀子，走到蕪湖去尋他回來，也是一場事！」

主意已定，把這兩間破房子鎖了，交與鄰居看守。自己帶了姪子，搭船一路來到蕪湖。找到浮橋口甘露庵，兩扇門掩着。推開進去，章馱菩薩面前，香爐，燭臺，都沒有了。又走進去，大殿上榻子倒的七橫八豎，天井裏一個老道人坐着縫衣裳，問着他，只打手勢，原來又啞又聾。問他這裏面可有一個牛布衣，他舉手指着前頭一間屋裏。

牛奶奶帶着姪子復身走出來，見章馱菩薩旁邊一間屋，又沒有門。走了進去，屋裏停着一具大棺材，面前放着一張三隻腿的桌子，歪在半邊。棺材上頭的魂旛也不見了，只剩了一根棍。棺材頭上有字，又被那屋上沒有瓦，雨淋下來，把字跡都剝落了，只有「大明」兩字，第三字只得「一橫」。

牛奶奶走到這裏，不覺心驚肉顫，那寒毛根根都豎起來，又走進去問那道人道：「牛布衣莫不是死了？」道人把手搖兩搖，指着門外。他姪子道：「他說姑爺不曾死，又到別處

去了。」

牛奶奶又走到庵外，沿街細問，人都說不聽見他死，一直問到吉祥寺郭鐵筆店裏。郭鐵筆道：「他麼？而今到安東董老爺任上去了。」牛奶奶此番得着實信，立意往安東去尋。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錯中有錯，無端更起波瀾；人外求人，有意做成交結。

不知牛奶奶曾到安東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牽連多訟事

鮑文卿整理舊生涯

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房都與他住。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上寫道：『牛布衣代做詩文。』那日早上正在家裏閒坐，只聽得有人敲門，開門讓了進來，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這人叫做石老鼠，是個有名的無賴，而今却也老了。

牛浦見是他來，嚇了一跳，只得同他作揖坐下，自己走進去取茶。渾家在屏風後張見，迎着他告訴道：『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今天又來了。』牛浦道：『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接了茶出來，遞與石老鼠吃。

石老鼠道：『相公，我聽見你恭喜，又招了親在這裏，甚是得意！』牛浦道：『好幾年不

曾會見老爹，而今在那裏發財？」石老鼠道：「我也只在淮北山東各處走走。而今打從你這裏過，路上盤纏用完了，特來拜望你，借幾兩銀子用用。你千萬幫我一個忙！」牛浦道：「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却從來不會通過財帛。況且我又是客邊，借這親家住着，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

石老鼠冷笑道：「你這小孩子就沒有良心了！想着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你用了我不知多少；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留你個臉面，不好就說，你倒回出這樣話來！」牛浦發了急道：「這是那裏來的話！你就「揮金如土」，我幾時看見你金子，幾時看見你

的土！你一個尊年人，不想做些好事，只要在一「光水頭上鑽眼騙人」！」石老鼠道：「牛浦郎！你不要說嘴！想着你小時做的些醜事，瞞的別人，可瞞的過我？」

況且你停妻娶妻，——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該當何罪？你不乖的，拏出幾兩銀子來，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牛浦跳起來道：「那個怕你！就同你

到安東縣去！」

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一直來到縣門口，遇着縣裏兩個頭役，認得牛浦，慌忙上前勸住，問是甚麼事。石老鼠說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騙了卜家女兒，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又冒名頂替，多少混帳事。牛浦道：「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叫做石老鼠！而今越發老而無恥！去年走到我家，我不在家裏，他冒認是我舅舅，騙飯吃；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

幾個頭役道：「也罷，牛相公。他這人年紀老了，雖不是親戚，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自古道：『家貧不是貧，路貧貧殺人。』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拏出來給他，我們衆人替你墊幾百文，送他去罷。」石老鼠還要爭。衆頭役道：「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你一個尊年人，不要討沒臉面，吃了苦去！」

石老鼠聽見這話，方才不敢多言了；接着幾百錢，謝了衆人自去。牛浦也謝了衆人回家；才走得幾步，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着來道：「牛相公，你到這裏說話！」當下拉到一

個僻靜巷內，告訴他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牛浦道：『同誰吵？』鄰居道：『你

剛才出門，隨即一乘轎子，一擔行李，一個堂客來到，你家娘子接了進去。這堂客說他就是

你的前妻，要你見面，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娘子託我帶信，叫你快些家去。』

牛浦聽了這話，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自心裏明白：『自然是石老鼠這個老奴才把

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也沒奈何，只得硬着膽走了來家。到家門口，站

住脚聽一聽，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是個浙江人，便敲門進去。和那婦人對了面，

彼此不認得。黃氏道：『這便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牛奶奶問道：『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牛浦道：『我怎不是牛布衣？但是我認不

得你這位奶奶。』牛奶奶道：『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你這厮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

掛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我怎肯同你開交！』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也

最多，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這又出奇了！』牛奶奶道：『怎麼不是！我從蕪湖縣

問到甘露庵，一路問來，說在安東！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須要還我丈夫！』

當下哭喊起來，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着，牛奶奶上了轎，一直喊到縣前去了；正值向知縣出門，就喊了冤。知縣叫補詞來。當下補了詞，出差拘齊了人，掛牌，第三日午堂聽審。

這一天，知縣坐堂，審的是三件。第一件，爲活殺父命事，告狀的是個和尚。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把兩眼睜睜的只望着他。和尚覺得心動，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舐着，那眼淚越發多了。和尚方才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捨在庵裏供養着。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所以來告狀，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

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鄰居來問。鄰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這和尚牽了這一個牛來賣與小的。小的買到手，就殺了。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這牛是他父親變的，要多賣幾兩銀子，前日銀子賣少了，要來找價。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來。小的聽見人

說：「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把鹽搽在頭上，走到放牛所在，見那極肥的牛，他就跪在牛跟前，哄出牛舌來舐他的頭。牛但凡舐着鹽，就要淌出眼水來。他就說是他父親，到那人家哭着求施捨。施捨了來，就賣錢用，不是一遭了。」這回又拏這事告小的，求老爺做主！」

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不會要錢？」施牛的道：

「小的白送與他，不會要一個錢。」向知縣道：「輪迴之事，本屬渺茫，那有這個道理？况

既說父親轉世，不該又賣錢用。這禿奴可惡極了！」即丟下籤來，重責二十，趕了出去。

第二件，為毒殺兄命事，告狀人叫做胡賴，告的是醫生陳安。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

「他怎樣毒殺你哥子？」胡賴道：「小的哥子害病，請了醫生陳安來看。他用了一劑藥，

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躁，跳在水裏淹死了。這分明是他毒死的！」向知縣道：「平日

有讎無讎？」胡賴道：「沒有讎。」

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用的是甚麼湯頭？」陳安道：「他

本來是個寒症，小的用的是荆防發散藥，藥內放了八分細辛。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是個團臉矮子——在傍多嘴，說是細辛用到三分，就要吃死了人。本草上那有這句話？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才跳在水裏死了，與小的甚麼相干？青天老爺在上，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也沒有見那味藥是吃了該跳河的！這是那裏說起？醫生行着道，怎當得他這樣誣陷！求老爺做主！

向知縣道：『這果然也胡說極了！醫家有割股之心；況且你家有病人，原該看守好了，爲甚麼放他出去跳河？與醫生何干？這樣事也來告狀！一齊趕了出去！』

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爲謀殺夫命事。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從浙江尋到蕪湖，從蕪湖尋到安東，『他現掛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問他要，問誰要！』向知縣道：『這也怎麼見得……』

向知縣問牛浦道：『牛生員，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牛浦道：『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並認不得他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

事！向知縣向牛奶奶道：『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的蹤跡。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

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纏的向知縣急了，說道：『也罷，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你到本地告狀去！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

牛生員，你也請回去罷。』說罷，便退了堂。兩個解役把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

自因這一件事，傳的上司知道，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問，要把向知縣訪問參處。按察司具揭到院。這按察司姓崔，是太監的姪兒，蔭襲出身，做到按察司。這日叫幕客叙了揭帖稿，取來燈下自己細看，『爲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自己看了又念，念了又看。燈燭影裏，只見一個人雙膝

跪下。崔按察舉眼一看，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戲子，叫做鮑文卿。

按察司道：『你有甚麼話，起來說。』鮑文卿道：『方才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

位是安東縣向老爺。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曾認得。但自從七八歲學戲，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這老爺是個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個知縣，好不可憐。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况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麼？」

按察司道：「不想你這一個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你倒有這個意思，難道我倒不肯？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他却不知道是你救他。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回家做個本錢。」鮑文卿磕頭謝了。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這安東縣不要參了。」

過了幾日，果然差一個衙役，擎着書子，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大驚，忙叫快開宅門，請這位鮑相公進來。向知縣便迎了出去。鮑文卿青衣小帽，走進宅門，雙膝跪下，便叩老爺的頭，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向知縣雙手來扶，要同他叙禮。他道：「小的何等人，敢與老爺施禮！」向知縣道：「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况且與我有恩，怎

麼拘這個禮？快請起來，好讓我拜謝！

他再三不肯。向知縣拉他坐，他斷然不敢坐。向知縣急了，說：「崔大老爺送了 you 來，

我若這般待你，崔大老爺知道不便。」鮑文卿道：「雖是老爺要格外擡舉小的，但這個關

係朝廷體統，小的斷然不敢。」立着垂手回了幾句話，退到廊下去了。向知縣託家裏親

戚出來陪他，也斷不敢當；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才歡喜了，坐在管家房裏，有說有笑。

次日，向知縣備了席，擺在書房裏，自己出來陪，斟酒來奉。他跪在地下，斷不敢接酒；叫

他坐，也到底不坐。向知縣沒奈何，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還上來謝

賞。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他一釐也不敢受，說道：「這是

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小的乃是賤人，怎敢用朝廷的銀子？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

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爺天恩，留小的一條狗命。」

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不好強他，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稟按察司；又留他

住了幾天，差人送他回京。按察司聽見這些話，說他是個獸子，也就罷了。

又過了幾時，按察司升了京堂，把他帶進京去。不想一進了京，按察司就病故了。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他本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來。

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臺。城裏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那一個僻巷裏面，總有一個地方懸着燈籠賣茶，插着時鮮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

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湘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裏的月

色煙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官妓，新粧炫服，招接四方遊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

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

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

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

糧食更無其數！

鮑文卿進了水西門，到

家和妻子見了。

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

他這戲行裏，淮清橋是

三個總寓，一個老郎庵；水西門是一個總寓，一個老郎庵。

總寓內都掛着一班一班的戲子

牌。凡要定戲，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

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寓掛牌。

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

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寓那裏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

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十幾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

碑上。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些幾歲年紀，

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才敢行。

鮑文卿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就把家裏笙簫管笛，三弦琵琶，都查點了出來；也有斷了弦的，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他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才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獨自坐在那裏吃茶。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請坐吃茶。』鮑文卿道：『我方才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吃茶，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

當下坐了吃茶。

錢麻子道：『文卿，你在京裏走了一回，見過幾個做官的，回家就拏翰

林科道來嚇我！』

鮑文卿道：『兄弟，不是這樣說。像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

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

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

前的講究了！

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或是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要留我們坐

着一桌吃飯。

憑他甚麼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

不會看見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

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茶館裏拏上點心來吃。

吃着，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紬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執龍

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吃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

你們二位！到跟前才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

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好過的快，相別已十四年。記

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着老爹扮了一齣「茶博士」才走的。老爹而

今可在班裏了？』

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添點心來吃，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

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

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弟的戲，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鮑文卿道：『那個薛鄉

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庚，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一鄉飲

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着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一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來，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

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

當時吃完了茶，各自散了。

鮑文卿雖則

因這些事看不上眼，自己却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那日走到鼓樓坡上，遇着一個人，有分教：

邂逅相逢，舊交更添氣色；婚姻有分，子弟亦被恩光。

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鮑文卿南京遇舊

倪廷璽安慶招親

話說鮑文卿到城北去尋人，覓孩子學戲。走到鼓樓坡上，他才上坡，遇着一個人下坡。

鮑文卿看那人時，頭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紬直裰，脚下一雙爛紅鞋，花白鬚鬚，約有六十多歲光景；手裏擎着一張破琴，琴上貼着一條白紙，紙上寫着四個字道：『修補樂器。』鮑文卿趕上幾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會修補樂器的麼？』那人道：『正是。』鮑文卿道：『如此，屈老爹在茶館裏坐坐。』

當下兩人進了茶館坐下，泡了一壺茶來吃着。

鮑文卿道：『老爹尊姓？』

那人道：

『賤姓倪。』

鮑文卿道：『尊府在那裏？』

那人道：『遠哩，舍下在三牌樓。』

鮑文卿道：

『倪老爹，你這修補樂器，三弦，琵琶，都可以修得麼？』

倪老爹道：『都可以修得的。』

鮑文卿道：「在下姓鮑，舍下住在水西門，原是梨園行業。因家裏有幾件樂器壞了，要借重老爹修一修。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還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倪老爹道：「長兄，你共有幾件樂器？」鮑文卿道：「只怕也有七八件。」倪老爹道：「有七八件就不好拏來，還是我到你府上來修罷。也不過一兩日功夫，我只擾你一頓早飯，晚裏還回來家。」鮑文卿道：「這就好了。只是茶水不周，老爹休要見怪。」又道：「幾時可以屈老爹去？」倪老爹道：「明日不得閒，後日來罷。」

當下說定了，門口挑了一擔茯苓糕來。

鮑文卿買了半斤，同倪老爹吃了，彼此告別。

鮑文卿道：「後日清晨，專候老爹。」倪老爹應諾去了。

鮑文卿回來和渾家說下，把樂器都揩抹乾淨了，搬出來擺在客座裏。

到那日清晨，倪老爹來了，吃過茶點心，拏這樂器修補。修了一回，家裏兩個學戲的孩

子捧出一頓素飯來，鮑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到下午時候，鮑文卿出門回來，向倪老爹道：

「却是怠慢老爹的緊，家裏沒個好菜蔬，不恭；我而今約老爹去酒樓上坐坐，這樂器丟着，明

日再補罷。」倪老爹道：「爲甚麼又要取擾？」

當下兩人走出來，到一個酒樓上揀了一個僻靜座頭坐下，堂倌過來問：「可還有客？」

倪老爹道：「沒有客了。你這裏有些甚麼菜？」走堂的疊着指頭數道：「肘子，鴨子，黃悶

魚，醉白魚，雞膾，單雞，白切肚子，生燻肉，京燻肉，燻肉片，煎肉圓，悶青魚，煮鯉頭；還有便碟白切

肉。」倪老爹道：「長兄，我們自己人，吃個便碟罷。」鮑文卿道：「便碟不恭。」因叫堂

倌先拏賣鴨子來吃酒，再燻肉片帶飯來。

堂倌應下去了，須臾，捧着一賣鴨子，兩壺酒上來。鮑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坐下吃

酒，因問倪老爹道：「我看老爹像個斯文人，因甚做這修補樂器的事？」那倪老爹歎一口

氣道：「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

了這幾句死書，拏不得輕，負不的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

奈何的事。」鮑文卿驚道：「原來老爹是學校中人。我大膽的很了。請問老爹幾位相

公？老太太可是齊眉？」倪老爹道：「老妻還在。從前倒有六個小兒，而今說不得了。」

鮑文卿道：『這是甚麼原故？』

倪老爹說到此處，不覺悽然垂下淚來。

鮑文卿又斟一杯酒，遞與倪老爹，說道：『老爹，

你有甚心事，不妨和在下說。

我或者可以替你分憂。』

倪老爹道：『這話不說罷，說了反

要惹你長兄笑。』

鮑文卿道：『我是何等之人，敢笑老爹？』

老爹只管說。』

倪老爹道：

『不瞞你說，我是六個兒子，死了一個，而今只得第六個小兒子在家裏，那四個——』說

着，又忍着不說了。

鮑文卿道：『那四個怎的？』

倪老爹被他問急了，說道：『長兄，你不是

外人，料想也不笑我。

我不瞞你說，那四個兒子，我都因沒有的吃用，把他們賣在他州外府

去了！』

鮑文卿聽見這句話，忍不住的眼裏流下淚來，說道：『這是個可憐了！』

倪老爹垂淚

道：『豈但那四個賣了！這一個小的，將來也留不住，也要賣與人去！』

鮑文卿道：『老爹，

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捨得？』

倪老爹道：『只因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餓死，不如放他

一條生路！』

鮑文卿着實傷感了一會，說道：『這件事，我到有個商議，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說。』

倪老爹道：『長兄，你有甚麼話只管說，有何妨？』鮑文卿正待要說，又忍住道：『不說罷；這

話說了，恐怕惹老爹怪。』倪老爹道：『豈有此理。任憑你說甚麼，我怎肯怪你？』鮑文

卿道：『我大膽說了罷。』倪老爹道：『你說，你說。』

鮑文卿道：『老爹，比如你要把這小相公賣與人，若是賣到他州別府，就和那幾個相公一樣不見面了。如今我在下四十多歲，生平只得一個女兒，並不曾有個兒子。你老人家若肯不棄賤行，把這小令郎過繼與我，我照樣送過二十兩銀子與老爹，我撫養他成人。平日逢時遇節，可以到老爹家裏來；後來老爹事體好了，依舊把他送還老爹。這可以使得的麼？』

倪老爹道：『若得如此，就是我的小兒子恩星照命。我有甚麼不肯？但是既過繼與你，累你撫養，我那裏還收得你的銀子？』鮑文卿道：『說那裏話，我一定送過二十兩銀子來。』

說罷，彼此又吃了一回，會了帳。出得店門，趁天色未黑，倪老爹回家去了。鮑文卿回來把這話向乃眷說了一遍，乃眷也歡喜。

次日，倪老爹清早來補樂器，會着鮑文卿，說：「昨日商議的話，我回去和老妻說，老妻也甚是感激。如今一言爲定，擇個好日，就帶小兒來過繼便了。」鮑文卿大喜。自此，兩人呼爲親家。

過了幾日，鮑家備了一席酒，請倪老爹，倪老爹帶了兒子來寫立過繼文書，憑着左鄰開絨線店張國重，右鄰開香蠟店王羽秋。兩個鄰居都到了。那文書上寫道：

「立過繼文書倪霜峯，今將第六子倪廷璽，年方一十六歲，因日食無措，夫妻商議，情願出繼與鮑文卿名下爲義子，改名鮑廷璽。此後成人婚娶，俱係鮑文卿撫養。立嗣承祧，兩無異說。如有天年不測，各聽天命。今欲有憑，立此過繼文書，永遠存照。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過繼文書倪霜峯。憑中鄰

都畫了押。鮑文卿拏出二十兩銀子來付與倪老爹去了。鮑文卿又謝了衆人。自此，兩家來往不絕。

這倪廷璽——改名鮑廷璽——甚是聰明伶俐。鮑文卿因他是正經人家兒子，不肯叫他學戲，送他讀了兩年書，幫着當家管班。到十八歲上，倪老爹去世了，鮑文卿又拏出幾十兩銀子來替他料理後事，自己去一連哭了幾場，依舊叫兒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

自此以後，鮑廷璽着實得力。他娘說他是螟蛉之子，不疼他，只疼的是女兒女婿。鮑文卿說他是正經人家兒女，比親生的還疼些；每日吃茶吃酒，都帶着他；在外攬生意，都同着他，讓他賺幾個錢，添衣帽鞋襪；又心裏算計，要替他娶個媳婦。

那日早上，正要帶着鮑廷璽出門，只見門口一個人，騎了一匹驢子，到門口下了驢子進來。鮑文卿認得是天長縣杜老爺的管家姓邵的，便道：「邵大爺，你幾時過江來的？」邵

管家道：『特過江來尋鮑師父。』鮑文卿同他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請他坐下，拏水洗臉，拏茶來吃；吃着，問道：『我記得你家老太太該在這年把正七十歲了。想是過來定戲的？你家大老爺在府安？』邵管家笑道：『正是爲此。老爺吩咐要定二十本戲。鮑師父，你家可有班子？若有，就接了你的班子過去。』鮑文卿道：『我家現有一個小班，自然該去伺候。只不知要幾時動身？』邵管家道：『就在出月動身。』

說罷，邵管家叫跟騾的人把行李搬了進來，騾子打發回去。邵管家在被套內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鮑文卿，道：『這是五十兩定銀。鮑師父，你且收了。其餘的，領班子過去再付。』文卿收了銀子，當晚整治酒席，大盤大碗，留邵管家吃了半夜。

次日，邵管家上街去買東西，買了四五天，僱頭口，先過江去了。鮑文卿也就收拾，帶着鮑廷璽，領了班子，到天長杜府去做戲。做了四十多天回來，足足賺了一百幾十兩銀子。父子兩個，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盡。那一班十幾個小戲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賞他一件棉襖，一雙鞋襪。各家父母知道，也着實感恩，又來謝了鮑文卿。鮑文卿仍舊領了

班子在南京城裏做戲。

那一日，在上河去做夜戲，五更天散了戲，戲子和箱都先進城來了，他父子兩個在上河澡堂子裏洗了一個澡，吃了些茶點心，慢慢走回來。到了家門口，鮑文卿道：『我們不必攏家了。』內橋有個人家，定了明日的戲，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銀子秤來。』

當下鮑廷璽跟着兩個人走到坊口，只見對面來了一把黃傘，兩對紅黑帽，一柄遮陽，一頂大轎。知道是外府官過，父子兩個站在房簷下看，讓那傘和紅黑帽過去了。遮陽到了跟前，上寫着『安慶府正堂』。鮑文卿正仰臉看着遮陽，轎子已到。那轎子裏面的官看見鮑文卿，吃了一驚。鮑文卿回過臉來看那官時，原來便是安東縣向老爺，他原來陞了。轎子才過去，那官叫跟轎的青衣人到轎前說了幾句話，那青衣人飛跑到鮑文卿跟前問道：『太老爺問你可是鮑師父麼？』鮑文卿道：『我便是。』太老爺可是做過安東縣陞了來的？』那人道：『是太老爺公館在貢院門口張家河房裏，請鮑師父到那裏去相會。』

說罷，飛跑趕着轎子去了。

鮑文卿領着兒子走到貢院前香蠟店裏買了一個手本，上寫「門下鮑文卿叩」，走到張家河房門口，知道向太爺已經回寓了，把手本遞與管門的，說道：「有勞大爺稟聲，我是鮑文卿，來叩見太老爺。」門上人接了手本，說道：「你且伺候着。」鮑文卿同兒子坐在板凳上。坐了一會，裏面打發小廝出來問道：「門上的，太爺問有個鮑文卿可曾來？」門上人道：「來了，有手本在這裏。」慌忙傳進手本去。只聽得裏面道：「快請。」

鮑文卿叫兒子在外面候着，自己跟了管門的進去。進到河房來，向知府已是紗帽便服，迎了出來，笑着說道：「我的老友到了！」鮑文卿跪下磕頭請安。向知府雙手扶住，說道：「老友，你若只管這樣拘禮，我們就難相與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又跪下告了坐，方敢在底下一個凳子上坐了。

向知府坐下說道：「文卿，自同你別後，不覺已是十餘年。我如今老了。你的鬚子却也白了許多。」鮑文卿立起來道：「太老爺高陞，小的多不知道，不曾叩得大喜。」向知

府道：「請坐下，我告訴你。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才陞到這裏。你自從崔大人死後，回家來做些什麼事？」鮑文卿道：「小的本是戲子出身，回來沒有甚事，依舊教一小班子過日。」向知府道：「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誰？」鮑文卿道：「那就是小的兒子，帶在公館門口，不敢進來。」向知府道：「爲甚麼不進來？」叫人快出去請鮑相公進來。

當下一個小廝，領了鮑廷璽進來。他父親叫他磕太老爺的頭。向知府親手扶起，問：

「你今年十幾歲了？」鮑廷璽道：「小的今年十七歲了。」向知府道：「好個氣質！你

正經人家的兒女！」叫他坐在他父親傍邊。向知府道：「文卿，你這令郎也學戲行的營

業麼？」鮑文卿道：「小的不曾教他學戲。他念了兩年書，而今跟在班裏記帳。」向知

府道：「這個也好。我如今還要到各上司衙門走走。你不要去，同令郎在我這裏吃了飯，我回來還有話替你說。」

說罷，換了衣服，起身上轎去了。鮑文卿同兒子走到管家們房裏，管宅門的王老爹本

來認得，彼此作了揖，叫兒子也作了揖。看見王老爹的兒子小王已經長到三十多歲，滿嘴有鬚子了。王老爹極其歡喜鮑廷璽，拏出一個大紅緞子釘金線的鈔袋來，裏頭裝着一錠銀子，送與他。鮑廷璽作揖謝了，坐着說些閒話，吃過了飯。

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來，換去了大衣服，仍舊坐在河房裏，請鮑文卿父子兩個進來，坐下說道：『我明日就要回衙門去，不得和你細談。』因叫小廝在房裏取出一封銀子來遞與他，道：『這是二十兩銀子，你且收着。我去之後，你在家收拾收拾，把班子託與人領着，你在半個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門裏來，我還有話和你說。』鮑文卿接着銀子，謝了太老爺的賞，說道：『小的總在半個月內，領了兒子到太老爺衙門裏來請安。』

當下又留他吃了酒。鮑文卿同兒子回家歇息。次早又到公館裏去送了向太爺的行，回家同渾家商議，把班子暫託與他女婿歸姑爺同教師金次福領着。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又買了幾件南京的人事，十頭繩，肥皂之類，一帶與衙門裏各位管家。

又過了幾日，在水西門搭船。到了池口，只見又有兩個人搭船，艙內坐着。彼此談及，

鮑文卿說要到向太爺衙門裏去的。那兩人就是安慶府裏的書辦，一路就奉承鮑家父子

兩個，買酒買肉，請他吃着；晚上候別的客人睡着了，便悄悄向鮑文卿說：『有一件事，只求太

爺批一個「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兩銀子。又有一件事，縣裏詳上來，只求太爺駁下去，

這件事竟可以送你三百兩。你鮑大爺在我們太老爺跟前懇個情罷。』

鮑文卿道：『不瞞二位老爹說，我是個老戲子，乃下賤之人。蒙太老爺擡舉，叫到衙門

裏來，我是何等之人，敢在太老爺跟前說情？』

那兩個書辦道：『鮑大爺，你疑惑我這話是說慌麼？只要你肯說這情，上岸先兌五百

兩銀子與你。』

鮑文卿笑道：『我若是歡喜銀子，當年在安東縣曾賞過我五百兩銀子，我不敢受。自

己知道是個窮命，須是骨頭裏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我怎肯瞞着太老爺拏這項錢？况

且他若有理，斷不肯拏出幾百兩銀子來尋人情。若是准了這一邊的情，就要叫那邊受屈，

豈不喪了陰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連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門裏好修行。」你們伏侍太老爺，凡事不可壞了太老爺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幾句說的兩個書辦毛骨悚然，一場沒趣，扯了一個淡罷了。次日早晨，到了安慶，宅門上投進手本去。向知府叫將他父子兩人行李搬在書房裏面住，每日同自己親戚一桌吃飯；又擎出許多紬和布來替他父子兩個裏裏外外做衣裳。

一日，向知府走來書房坐着，問道：「文卿，你令郎可曾做過親事麼？」鮑文卿道：「小的的是窮人，這件事還做不起。」向知府道：「我倒有一句話，若說出來，恐怕得罪你。這事你若肯相就，倒了我一個心願。」鮑文卿道：「太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小的怎敢不依？」

向知府道：「就是我家總管姓王的，他有一個小女兒，生得甚是乖巧，老妻着實疼愛他，帶在房裏，梳頭，裹腳，都是老妻親手打扮。今年十七歲了，和你令郎是同年。這姓王的在我家已經三代，我把「投身紙」都查了賞他，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他兒子小王，我又替

他買了一個部裏書辦名字，五年考滿，便選一個典史雜職。你若不棄嫌，便把你令郎招給他做個女婿。將來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這個你可肯麼？」

鮑文卿道：「太老爺莫大之恩，小的知感不盡！只是小的兒子不知人事，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向知府道：「我替他說了，他極歡喜你令郎的。這事不要你費一個錢。你只明日拏一個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一切牀帳，被褥，衣服，首飾，酒席之費，都是我備辦齊了，替他兩口子完成好事，你只做個現成公公罷了。」鮑文卿跪下謝太老爺。向知府雙手扶起來，說道：「這是甚麼要緊的事？將來我還要爲你的情哩。」

次日，鮑文卿拏了帖子拜王老爹，王老爹也回拜了。到晚上三更時分，忽然撫院一個差官，一匹馬，同了一位二府，擡了轎子，一直走上堂來，叫請向太爺出來。滿衙門的人都慌了，說道：「不好了！來摘印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

榮華富貴，享受不過片時；潦倒摧頽，波瀾又興多少。

不知這來的官果然摘印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